

美術叢書

一

編實鄧·虹賓黃

書叢術美

1

集 初

輯 一第

社光國州神

辛亥孟春初版
戊辰十月二版復印
民國二十五年夏三版續完
民國二十六年秋四版增訂

美術叢書序

是編刊行肇始辛亥竣工癸丑曾未三稔成書百二十冊題籤標帙不脛而走者凡數千部逮乙卯再版至今又十餘年攷古名家如珍瑋寶攤泉冷客頻問陳編旣快睹於爭先或殷情於待後雖鏗而弗舍匪辭僕僕從事之勞而座有向隅時抱惻惻來遲之感因鑒於此不獲自己重擬覆印務益求精剡籐拂素品可逾於舶來宋槧聚珍字必方乎善本所以文章煥發蔚爲國華藝事清高符於古趣先民矩矱重不朽於立言後學津梁在無紛於志道苟眞詮之可得忘有筌蹄亦會心之匪遙游均濠濮尙思廣蒐載籍繼軌前塵續爲四編月刊一輯裘綴粹白價重於千金火候純青鋼成乎百鍊是則雞多食蹠乃知味之彌珍而豹僅窺斑未足語於斯旨也爰述端末謹爲之

序

戊辰八月黃賓虹誌

原序

叢書之刊始于季明而盛于我朝嘉道之際至輓近稍淩雜矣孫氏之平津館岱南閣黃氏之士禮居鮑氏之知不足齋錢氏之守山閣伍氏之粵雅堂均先得善本復加精勘然後鏤版故其書無一而非佳帙近人刻叢書則但取名目之多拉雜坊本復加刪節幾至通部無一可觀之書故前人刻書而古人之書賴以存今人刻書而書反亡何也別擇與不別擇之分也

叢書之例或限以地者如嶺南遺書紹興先正遺書等是也或限以一人所著者如戴氏遺書焦氏遺書等是也而以類爲別者則甚罕余以謂以類刻成叢書有數善焉古今學術浩如淵海必欲并包並蓄恐無此材力先由一類入手由此推彼則事半功倍其善一也學問貴有門徑不得其途則白首

無成有以類彙刻之書則從此一門悉力研究易成絕學其善二也古人學術原貴分科歐美學風亦重專門蓋學以分而始精書以類而易別其善三也求一種之學問必有一種之書籍今人每欲爲專家之學而苦于書籍之散而無紀蒐求不易因此裹足得此類刻之叢書祇患不學不患無書其善四也是則美術叢書之所以刊行歟

自歐學東漸吾國舊有之學遂以不振蓋時會旣變趨向遂殊六經成糟粕義理屬空言而惟美術之學則環球所推爲獨絕言美術者必曰東方蓋神州立國最古其民族又具優秀之性故技巧之精丹青之美文藝篇章之富代有名家以成絕詣固非白黑紅椶諸民可與倫比此則吾黃民之特長而可以翹然示異于他國者也

物常聚于所好然必其物有可好之實然後好之者不憚出萬死一生之力以求之遠行掘地之隊考古專門之家其蹤跡所以不絕于吾中原者必吾物固有可好者在也今家有至寶不知寶貴而遺于路人不可惜歟吾聞巴黎倫敦博物之院其所貯吾東方之古物至夥即吾所處之上海一隅年見吾宋元明舊畫之流出外國者值至百數十萬其他磁銅諸器亦稱是古物幾何得不網羅以俱盡乎古物既盡學無所師百工技藝日趨于僂陋而文化日退而西方之民得吾所有方日日集會以相研究則他日吾黃民之長安知不爲他人所有也

國當全盛則其民優游暇豫每多好古而博覽弱國之民方掾死憂生之不暇尙何心于玩好吾以謂人生不幸逢此百權孤存于世肉食者既不足與

謀間一接構無非撓寧痛苦之極遂覺有生爲可厭使無美術以解釋而慰藉之則一國之人心死矣國死可復興心死無復活然則此數十卷忘憂捐忿之書聊拯一國方死未死之人心而引之于高尚玄渺之境以通于神明望古而懷舊哀窈窕而思賢才是亦亂世詩人所不得已之極思也已辛亥正月順德鄧實

略例

一是書爲提倡美術起見叢集古今大美術家之著述勒成一書以引起人優尙之思想蓋吾國開化最早爲列邦文藝之祖凡書畫琺刻之類久爲藝林所寶貴是書所收皆係講求書畫琺刻之術者良墨精印以供海內共賞

一古之集錄書畫者如書斷畫斷書史畫史等書各自成編未合爲一士林惜之間有裒集成書者大抵割裂原文非本來之面目是書於書畫之外凡琺刻摹印筆墨紙硯磁銅玉石詞曲傳奇以及一切珍玩無美不搜仿叢書之例於原書毫無增刪洵美術之大觀也

一是書所收有採諸大部叢書者有刻本行世久遠舊板散佚者有向來藏

弄家僅有傳抄而無刻本者有前哲脫稿而未流行者皆世間所極欲願見之書而無從覲覓若大部通行之本概不收入

一舊本傳寫展轉承譌是書每刻一種必廣搜善本參互校讎彼此偶異擇善而從疑者仍守闕如之例不意改一字致失作者真面

一 是書內容分書畫類 琺瑯刻摹印類 文房各品附 磁銅玉石類 文藝類 詞曲傳奇雜記

類每集五類不能俱全至少必有三四類

一 是書以書畫爲主而畫尤多蓋畫爲神州美術之最優者近來歐美美術名家競相蒐羅我國畫品皮藏寶貴視同拱璧是書所刊悉書畫之眞筌讀之不僅可資談助其有益於鑑別臨池者不少也

一 先賢著述凡有涉于美術者多不勝收是書所刊取其有裨見聞足資考

鏡之助者方爲入集其餘如名人題詠昔人所謂有聲之畫亦皆收入若無關學術之書與乏趣味之作概不暇及

一 本社所編神州國光集神州大觀久已風行海內國光集神州大觀悉古人之真蹟是書悉古人之精神二者並行不可偏廢

一 金石之學別有專門本社將繼此編另輯金石叢書鏤版行世

一 是書紙墨精良校讎審愼色色美善毫無缺憾而售價仍復從廉

引

丹文綠牒神符煥河洛之文景星慶雲天德布光華之象此固宇宙自然之文章而神物莫測之變化自六書肇於倉頡圖畫始於史皇文化既開美善咸備或謂書契以代結繩圖畫以攷地理衣裳而朝萬國圭璧而會諸侯後世視爲飾麗之端皇古以爲實用之學然而九鼎旣鑄圖山川奇異之形五采施彰繪日月星辰之象織幣織縞詳於方物刺繡練染設有專官於今爲烈自古而然夫書以傳意畫以肖形刻印始於秦皇造像盛於唐室陸離光怪發爲國光班駁璘斌饒有古趣所以西方哲士設有美術專科而東土士夫不少賞鑑巨子獨是時代遞嬗宗派分歧墨客騷人爭奇鬪巧技師藝士踵事增華書別方圓畫分南北大抵厚重莊嚴灑西京之態度疏秀俊逸慕

晉人之風標依故事以寫生神形惟肖潑濃墨以逞媚氣韻獨超或以徵實爲宗或以傳神爲美各極其妙祇覺可珍世多高士代有傳人逸少之書虎頭之畫伯牙之琴李斯之刻洵藝林之始祖爲士夫所推稱襟懷灑落超然具出塵之思筆墨精良盎然發占香之氣降及後世媲美前賢蓋世界之文治日繁而美術之進步愈速曠士無聊用以抒其逸趣文人好事時亦寄其閒情以一藝而自鳴悉箸書而傳後書譜畫史咸有專書硯志墨經亦成箸述吐來驪龍之沫悉是明珠度出鴛鴦之鍼非同凡鐵特是散而無紀遂至金玉紛拋用以勒爲成書無數瓊珠叢聚存先賢之槩矧作執事之準繩雖風徽已渺如見揮毫灑翰之時而典型猶存可作臨池染墨之助辛亥正月

涇胡韞玉

初集第一輯目錄

書筏魚重光

畫筌魚重光

畫訣龔賢

畫語錄釋道濟

題畫偶錄戴熙

草心

樓讀畫集黃崇暉

摹印述陳澧

墨經吳說

琴學八則程雄

觀石錄高兆

藝蘭記劉文淇

履園畫訣錢泳

七頌堂詞繹劉體仁

七頌堂識小錄劉體仁

初集第二輯目錄

初月樓論書隨筆吳德旋

兩窗漫筆王原祁

麓臺題畫稿王原祁

東莊論

畫王昱

裝璜志周嘉胄

端溪硯坑記李兆洛

玉紀陳性

玉紀補劉心璠 金

粟詞話彭孫通

製曲枝語黃周星

前塵夢影錄徐康

初集第三輯目錄

書法約言宋曹

畫眼蕭其昌

畫訣孔衍

冬心畫竹題記金巖

冬心畫

梅題記 金農

冬心畫馬題記 金農

冬心畫佛題記 金農

冬心自寫真

題記 金農

陽羨名陶錄 吳憲

審器說 程哲

後觀石錄 毛奇齡

勇盧閒

詰 趙之謙

士那補釋 張義澍

負暄野錄 陳櫨

初集第四輯目錄

鈍吟書要 馮班

畫引 顧凝遠

二十四畫品 黃鉞

畫友錄 黃鉞

賴古堂

書畫跋 周亮工

小松圓閣書畫跋 程庭鼐

秋水園印說 陳鍊

墨志 蔣三衡

笛

律圖注 徐養原

書影擇錄 周亮工

初集第五輯目錄

頻羅庵論書 梁同書

繪事發凡 唐岱

頻羅庵書畫跋 梁同書

古銅瓷器

考 梁同書

論畫絕句 宋肇

漫堂書畫跋 宋肇

怪石贊 宋肇

雪堂墨品 張仁熙

漫堂墨品

宋筆

筆史

梁同書

秋園雜佩

陳貞慧

初集第六輯目錄

臨池管見

周星蓮

畫塵

沈頴

繪事津梁

秦祖永

楓江漁父小像題詠

徐電發

書箋

屠隆

帖箋

屠隆

畫箋

屠隆

琴箋

屠隆

摹印傳燈

葉爾寬

石譜

諸九鼎

硯錄

曹溶

瓶史

袁宏道

天壤閣雜記

王懿榮

初集第七輯目錄

臨池心解

朱和燾

學畫淺說

王概

學古編

晉丘衍

附三十五舉校勘

記姚觀元

續二十五舉

桂馥

再續二十五舉

姚晏

續三十五舉

黃子高

端

溪硯石考

高兆

享金簿

孔尚任

初集第八輯目錄

美術叢書 目錄

三

神州國光社刊

海岳名言

米芾

寶章待訪錄

米芾

指頭畫說

高秉

玉几山房畫外

錄

陳撰

印章集說

甘暉

清秘藏

張應文

初集第九輯目錄

安吳論書

包世臣

小山畫譜

鄒一桂

曝書亭書畫跋

朱彝尊

說硯

朱彝尊

賞

延素心錄

周二學

琉璃志

孫廷鈞

石友贊

王暉

洞天清祿集

趙希鵠

初集第十輯目錄

天際烏雲帖攷

翁方綱

評書帖

梁嘯

書畫史

陳繼儒

書畫金湯

陳繼儒

西

湖臥遊圖題跋

李流芳

湖中畫船錄

迂朗

妮古錄

陳繼儒

二集第一輯目錄

書史

米芾

珊瑚網畫繼

汪珂玉

珊瑚網畫據

汪珂玉

珊瑚網畫法

汪珂玉

印

說萬壽

論墨萬壽

硯林拾遺施閏

寓意編都穆

二集第二輯目錄

雲烟過眼錄周密

雲烟過眼續錄湯允

吳郡丹青志王穉

竹嬾畫

贖李日

竹嬾續畫贖李日

竹嬾墨君題語李日

醉鷗墨君題語李會

評紙帖米芾

墨表附古今墨論萬壽

傳古別錄陳介

二集第三輯目錄

貞觀公私畫史裴孝

玉雨堂書畫記韓泰

今夕盦讀畫絕句居巢 今

夕盦題畫詩居巢

七家印跋秦祖

二集第四輯目錄

書法雅言項穆

須靜齋雲烟過眼錄潘遵

宣德鼎彝譜附宣爐博

論項元宣爐歌注冒襄非烟香法董說

二集第五輯目錄

寒山帚談趙宦光

竹譜李衍

墨竹記張退公

梅譜釋華光

畫梅題跋查禮

竹

人錄金元鈺

二集第六輯目錄

唐朝名畫錄朱景玄

鈴山堂書畫記文嘉

朱臥庵藏書畫目朱之赤

金

粟箋說張燕昌

墨法集要沈繼孫

論畫絕句吳修

二集第七輯目錄

林泉高致郭熙

傳神秘要蔣驥

陶說朱琰

繡譜丁佩

談石圖梁九

二集第八輯目錄

字學憶參

姚孟起

山水純全集

韓拙

景德鎮陶錄

藍浦

杖扇新錄

王廷鼎

骨董十三說

董其昌

二集第九輯目錄

畫史

米芾

六如居士畫譜

唐寅

紙墨筆硯箋

屠隆

香箋

屠隆

茶

箋

屠隆

山齋清供箋

屠隆

起居器服箋

屠隆

文房器具箋

屠隆

遊

具箋

屠隆

論印絕句

吳卷

二集第十輯目錄

書法粹言

汪挺

中麓畫品

李開先

硯史

米芾

歙州硯譜

唐棣

端溪硯

譜

闕名

瓶花譜

張謙德

硃砂魚譜

張謙德

茶經

張謙德

野服考

張丑

紫泥

法

汪錫京

韻石齋筆談

姜紹書

三集第一輯目錄

篆學指南趙宦光

硯林印款丁敬

鹽古百一詩張丑

谿山臥遊錄盛大士

冬心先生雜畫題記金農

冬心先生隨筆金農

竹里畫者詩張廷濟

清

儀閣雜詠張廷濟

三集第二輯目錄

書學緒聞魏錫曾

古今畫鑑湯厚

圖畫精意識張庚

我川寓賞編闕名

我川書畫記闕名

墨記何蓮

續語堂論印彙錄魏錫曾

三集第三輯目錄

四友齋書論何良俊

四友齋畫論何良俊

歛硯說闕名

辨歛石說闕名

茗

壺圖錄日本真寶

論畫雜詩金農

山靜居畫論方薰

志雅堂雜鈔周密

三集第四輯目錄

論書法王宗炎

文湖州竹派吳鎮

梅道人遺墨吳鎮

松壺畫憶錢杜

海

虞畫苑略魚翼

海虞畫苑略補遺魚翼

曼盦壺盧銘葉金壽

三集第五輯目錄

翰林要訣陳繹曾

越畫見聞陶元濂

冬花庵題畫絕句奚岡

松壺畫贅錢村

蜀箋費著

蜀錦譜費著

糖霜譜王灼

三集第六輯目錄

書訣豐坊

古畫品錄謝赫

續畫品姚最

續畫品錄李嗣真

後畫錄彥棕

飲流齋說瓷許之衡

三集第七輯目錄

畫論湯廬

明畫錄徐沁

端溪硯坑考計楠

石隱硯談計楠

墨餘贅

稿計楠

三集第八輯目錄

宣和論畫雜評

好古堂家藏書畫記姚際恆

續收書畫奇物記姚際恆

嘯月樓印賞戴啓偉

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金玉瑣碎謝堃

三集第九輯目錄

玉燕樓書法魯一值張廷相

山水松石格梁元帝

畫山水訣李澄叟

雲林石譜

杜鎰

長物志文震亨

三集第十輯目錄

大滌子題畫詩跋釋道濟

畫說華翼綸

燕閒清賞箋高濂

談藝錄鄧實

四集第一輯目錄

內府刻絲書畫錄朱啓鈞

畫說莫是龍

南密筆記闕名

紀硯程瑤田

四集第二輯目錄

述書賦寶素

續書法論蔣驥

畫錄廣遺張徵

畫禪蓮儒

滄園題

跋姜宸英

板橋題畫鄭燮

絲繡筆記朱啓鈞

四集第三輯目錄

玉臺書史厲鶚

玉臺畫史湯漱玉

拙存堂題跋蔣衡

鼎錄虞荔

研

史米芾

皺水軒詞筌賀裳

四集第四輯目錄

南宋院畫錄厲鶚

南宋院畫錄引用書目厲鶚

茗笈屠本峻

刀劍

錄陶弘景 翼譜叢談陶弘景

四集第五輯目錄

蘇米齋蘭亭考翁方綱

畫品李廌

宋中興館閣儲藏圖書記楊王休

女

紅傳徵略朱啓鈴

南宋院畫錄補遺厲鶚

四集第六輯目錄

書勢程璠田

筆法記荆浩

書畫目錄王惲

南田畫跋惲格

銅仙傳徐元潤

水坑石記錢朝鼎

清內府藏刺繡書畫錄

四集第七輯目錄

聽颿樓書畫記潘正燾

聽颿樓續刻書畫記潘正燾

四集第八輯目錄

湘管齋寓賞編 陳焯

四集第九輯目錄

書小史 陳思 衍極 鄭杓 王右軍年譜 晉魯一

四集第十輯目錄

山水純全集 韓拙 書畫所見錄 謝堃 天瓶齋書畫題跋 張照 畫錄

廣遺 張澂 趙蘭坡所藏書畫目錄 闕名 悅生所藏書畫別錄 闕名 香

國 毛晉 一木堂詩稿 黃生

美術叢書目錄終

美術叢書初集第一輯目錄

書筏

笄重光

畫筌

笄重光

畫訣

龔賢

畫語錄

釋道濟

題畫偶錄

戴熙

草心樓讀畫集

黃崇惺

摹印述

陳澧

墨經

晁說之

琴學八則

程雄

觀石錄

高兆

藝蘭記

劉文淇

履園畫學

錢泳

七頌堂詞繹

劉體仁

七頌堂識小錄

劉體仁

書筏

句容笄重光君宣著

筆之執使在橫畫字之立體在豎畫氣之舒展在撇捺筋之融結在紐轉脈絡之不斷在絲牽骨肉之調停在飽滿趣之呈露在勾點光之通明在分布行間之茂密在流貫形勢之錯落在奇正

橫畫之發筆仰豎畫之發筆俯撇之發筆重捺之發筆輕折之發筆頓裏之發筆圓點之發筆挫鈎之發筆利一呼之發筆露一應之發筆藏分布之發筆寬結構之發筆緊

數畫之轉接欲折一畫之自轉貴圓同一轉也若誤用之必有病分別行之則合法耳

橫之住鋒或收或出有上下之分 豎之住鋒或縮或垂有懸針搖縷之別 撇之出鋒或掣

或捲捺之出鋒或迴或放

人知起筆藏鋒之未易不知收筆出鋒之甚難深于八分章草者始得之法
在用筆之合勢不關手腕之強弱也

匡廓之白手布均齊散亂之白眼布勻稱

畫能如金刀之割淨白始如玉尺之量齊

精美出于揮毫巧妙在于布白體度之變化由此而分觀鍾王楷法殊勢而
知之

真行大小離合正側章法之變格方而稜圓棟直而網曲佳構也

人知直畫之力勁而不知遊絲之力更堅利多鋒

磨墨欲熟破水用之則活蘸筆欲潤蹙毫用之則濁黑圓而白方架寬而絲

緊

黑有肥圓細圓曲折之圓
白有四方長方斜角之方

古今書家同一圓秀然惟中鋒勁而直齊而潤然後圓圓斯秀矣

勁拔而綿和圓齊而光澤難哉難哉

將欲順之必故逆之將欲落之必故起之將欲轉之必故折之將欲掣之必故頓之將欲伸之必故屈之將欲拔之必故擲之將欲束之必故拓之將欲行之必故停之書亦逆數焉

臥腕側管有礙中鋒佇思停機多成算子

活潑不呆者其致豁流通不滯者其機圓機致相生變化乃出

一字千字準繩于畫十行百行排列于直

使轉圓勁而秀折分布勻豁而工巧方許入書家之門

名手無筆筆湊拍之字書家無字字疊成之行

黑之量度爲分白之虛淨爲布

橫不能平豎不能直腕不能展目不能注分布終不能工分布不工規矩終不能圓備規矩有虧難云法書矣

起筆爲呼承筆爲應或呼疾而應遲或呼緩而應速

橫撇多削豎撇多肥臥捺多留立捺多放

骨體筋而植立筋附骨而縈旋骨有修短筋有肥細二者未始相離作用因而分屬勿謂綿軟二字爲劣如掣筆非第一品紫毫不能綿軟也

欲知多力觀其使運中塗何謂豐筋察其紐絡一路

筋骨不生于筆而筆能損之益之血肉不生于墨而墨能增之減之
能運中鋒雖敗筆亦圓不會中鋒即佳穎亦劣優劣之根斷在于此
肉託毫穎而腴筋藉墨瀋而潤腴則多媚潤則多姿

以上論書言淺而旨確非工力深者不解其難也

原跋

此卷爲笄書中無上妙品其論書深入三昧處直與孫虔禮先後並傳筆
陣圖不足數也乾隆辛丑夏四月朔丹徒後學王文治記

書筏終

畫筌

江上外史笄重光著

虞山王 翬石谷

評

毘陵惲 格正叔

繪事之傳尚矣代有名家格因品殊考厥生平率多高士凡為畫訣散在藝

林六法六長頗聞要略然人非其人畫難為畫師心踵習迄無得焉聊據所

見輯以成篇纖計小談俟夫知者

繪苑流傳大都高人韻士寫其胸中逸氣此言人與畫合真為定論

夫

山川氣象以渾為宗林巒交割以清為法

畫家最重章法清渾二語通體段落始兩得之

形勢

崇卑權衡小大景色遠近劑量淺深山之旁脇易寫正面難工山之腰脚易

成峰頭難立主山正者客山低主山側者客山遠衆山拱伏主山始尊羣峰

盤互祖峰乃厚土石交覆以增其高支隴勾連以成其闊一收復一放山漸

開而勢轉一起又一伏山欲動而勢長

起復收放括盡
縱橫運用之法

背不可覩仄其鋒

勢恍面陰崖坳不可窺鬱其林叢如藏屋宇山分兩麓半寂半喧崖突垂膺

有現有隱近阜下以承上有尊卑相顧之情遠山低以爲高有主客異形之

象

山頭山足俯仰照顧有情近峯遠峯形狀
勿令相犯此章法要緊處學者勿輕放過

危巖削立全依遠岫爲屏

巨嶺橫開還藉羣峰插笏一抹而山勢迢遙貴腹內陵阿之層轉一峰而山

形峯崿在嶺邊樹石之續紛數徑相通或藏而或露諸峰相望或斷而或連

峰天矯以欲上仰而瞰空砂迤邐以同奔俯而薄地山從斷處而雲氣生山

到交時而水口出山脈之通按其水徑水道之達理其山形

水道乃山之
血脈貫通處

水道不清則通幅滯
塞所當刻意研求者地勢異而成路時爲夷險水性平而畫沙未許欹斜

近水瀠洄每於邨邊石脚遠沙迢遞見之峯頂山腰樹中有屋屋後有山
色時多沈靄石旁有沙沙邊有水水光自愛空濛平遠一派水陸有殊江湖
以沙岸蘆汀帆檣鳧雁刹竿樓櫓成壘漁罾爲映帶邨野以田廬籬徑菰渚
柳隄茅店板橋煙墟渡艇爲鋪陳畫中平遠最難作此分江湖邨野雨
景晚景處卽是畫法野景以趙大
年爲宗江景則江燕諸公爲妙觀此點綴畫法盡矣山本靜水流則動石本頑樹活則靈土無全

形石之巨細助其形石無全角石之左右藏其角土戴石而宜審重輕石壘

石而應相表裏

山中畫石與尋常畫法不同須令土石渾
成雖極奇險之致而位置天然方爲合格

石之立勢

正走勢則斜坪之正面平旁面則反半山交夾石爲齒牙平壘透迤石爲膝
趾山脊以石爲領脈之綱山腰用樹作藏身之幄山實虛之以煙靄山虛實
之以亭臺山形欲轉逆其勢而後旋樹影欲高低其餘而自聳山面陡面斜

莫爲兩翼樹叢高叢矮少作並肩石壁巒岬一帶傾欹而倚盼樹枝撐攪幾株向背而紛拏橫崖泉落景已伏而忽通孤嶂石飛勢將墜而仍綴樹排蹤

以衛峽石頽臥以障虛山外有山雖斷而不斷樹外有樹似連而非連

此段言隱

現斷續之妙如文章家龍門敘事法變化無方榆柳茂于邨舍松檜鬱乎巖阿坡間之樹扶疎石

上之枝偃蹇短樹參差忌排一片密林翳翳尤喜交柯密葉偶間枯槎頓添生致紐幹或生剝蝕愈見蒼顏枝綴葉而參互錯綜弗生窒礙葉附枝而橫斜紆直欲使聯翩苑枯或因發葉之早遲舒屈多由引幹之老稚一本之穿插掩映還如一林一林之倚讓秉承宛同一本正標側杪勢以能透而生葉

底花間影以善漏而豁透則形脞而似長漏則體肥而若瘦

作畫樹居其半諸家畫法變態

多種不過爲造化傳神若非靜觀難得其理此段洗發曲盡入微一本一林透漏之法畫樹秘要前人所不傳今于江上先生發之令人玩索不盡

烟中之幹如影月下之枝無色雨葉暗而淋漓風枝亞而搖曳木皮之膚理

如生蟠根之植立宜固春條擢秀夏木垂陰霜枝葉零寒柯枝瑣表挺而修

立影互而成行幽巖古栝老狀離奇片石疎叢天真爛漫山擁大塊而虛腹

木攢多種而疎巔衆山交會借叢樹以爲深細路斜穿綴荒林而自遠沙如

漂練分水勢而復羅邨勢樹若連柵圍山足而兼襯山巒沙邊水蕩偶借石

防峯裏雲生還容樹隱

沙之交插處作樹有法惟癡翁最爲擅勝荒林細路南宋諸公妙景也

林麓互錯

路暗藏于山根巖谷遮藏境深隱于樹裏密樹憑山而根株迭露能令土石

分明近山嵌樹而坡岸稍移便使柯條別異樹根無著因山勢之橫空峰頂

不連以樹色之遙蔽峰稜孤側草樹爲羽毛坡脚平斜石叢爲綴嵌樹惟巧

于分根即數株而地隔石若妙于劈面雖百笏而景殊

妙在心傳非能口授

石看三

面有圭端刀錯玉尺銀瓶香案琴墩蟲窠魚砌覆孟欵帽缺折蹲獸蚌殼螺
軀鳥罩犀首之異狀須離象而求樹分單夾有散蝶聚蜂蛇驚鴉集雞翎燕
翦珠綴冰凌竹个糝團簾垂穗結飄縷簇角攢鍼疊紈之殊形貴相機而作
形容樹石之法不離此種種
而其妙處全在筆墨脫化石有剝蘚之色土有膏澤之容樹勁則清水

柔則秀麓拖沙而勢弔背隱樹而境深瀑亂瀉者源長巖倒懸者脚穩原巘
交迴起空嵐而氣豁雲巖聳矗互脩坂而勢悠山巍脚遠水無近麓之情地
廓邨遙樹少參天之勢山淺莫爲懸瀑樹大無作高山沙勢勿先成背峰頭
而後定遠墅勿先作待山空而徐添懸坪疊石即作山巒低岸交沙便成津
浦瀨層層如浪捲石泛泛似漚浮衆水滙而成潭兩崖逼而爲瀑關狹因乎
石積夷險視乎巖梯無風而瀾平觸石而湍激折瀏如傾沸湧浪若騰驥派

流遠近爲斷續之分波紋有無由起滅之異水漲闊而沙岸全無水烟浮而

江湖半失平波之行筆容與激湍之運腕回旋浪花迅捲而筆繁濤勢高掀

而筆蕩山夾兩崖樹欹斜而援引水分雙岸橋蜿蜒以交通五代北宋諸公多工畫水

溪澗江湖畫法迥異玩此不特取勢之法明析無餘而運筆之妙發揮略盡布局觀乎縑楮命意寓于規程

統于一而締構不芴審所之而開闔有準尺幅小山水宜寬尺幅寬邱壑宜

緊卷之上下隱截巒垠幅之左右吞吐巖樹一縱一橫會取山形樹影有結

有散應知境闢神開畫法不斷縱橫聚散四字所謂一陰一陽之爲道巧在善留全形具而妨于

湊合圓因用閃正勢列而失其機神眼中景現要用急追筆底意窮須從別

引二語畫禪元要也知其解者且暮遇之偶爾天成加以人工而或損此中佳致移之彼處

而多違理路之清由低近而高遠景色之備從淡簡而綢繆挈小以成鉅心

欲其靜完少以布多眼欲其明目中有山始可作樹意中有水方許作山

中目

有山四句卽所謂胸有成竹也今人作畫時胸中了無作山先求入

主見信筆填砌縱令成圖神氣索然參此方悟畫法

路出水預定來源擇水通橋取徑設路分五行而辨體峰勢同形諳于地理

象庶類以殊容景色一致昧其物情樹無表裏不知隱見之方山少陰陽豈

識渲皴之訣水遲引導難以奔流樹早生根無從轉換瀑水若同簷溜直瀉

無情石塊一似土坯模稜少骨坡寬石巨崇山翻似培塿道直沙麤遠地猶

同咫尺

講究邱壑只在路徑水口二者安置穩貼邱壑之理思過半矣此下論繪事中疵病洗剔略盡若不細加體認即蹈其

弊轍猶爾茫然坪憎桶案之形山厭瓜稜之狀地薄崖危未帖峰高樹壯非宜近山

平田患其壁立離村列樹勿似籬橫挺然者樹容木本毋同草本油然者樹

色生枝休似伐枝峰巒雄秀林木不合蕭疎島嶼孤清屋舍豈宜叢雜異境

未可多爲田圃只堪戲作宮殿鬱盤而壯麗寺觀清邃而嵯峨園亭之屋幽
敞旅舍之屋駢闐漁舍荒寒田家樸野山居僻其門逕邨聚密其井烟界畫

之工無虧折算寫意之妙頗擅縱橫

屋宇畫法諸家體格不同大約意象用筆

人屋質無傷于

雅沙草劇不失于文雪意清寒休爲染重雲光幻化少作鉤盤雨景霾痕宜
忌風林狂態堪噴曉霧昏烟景色何容交錯秋陰春靄氣候難以相干前人

有題後畫當未畫而意先今人有畫無題即強題而意索雲裏帝城山龍盤
而虎踞雨中春樹屋鱗次而鴻冥仙宮梵刹協其龍砂邨舍茅堂宜其風水
山門敞豁松杉森列而成行水閣幽奇藤竹蕭疎而垂影平沙渺渺隱葭葦
之蒼茫邨水溶溶映垂楊之歷亂林帶泉而含響石負竹以斜通草媚芳郊
蒲緣幽澗潮落沙交水光百道山寒石出樹影千樞愛落景之開紅值山嵐

之送晚宿霧斂而猶舒柔雲斷而還續危峰障日亂壑奔江空水際天斷山
銜月雪殘青岸烟帶遙岑日落川長雲平野闊地表千鐔高標插漢波間數
點遠黛浮空匿秀嶺于重巒立奇峰于側嶂兩崖峭壁倒壓溪船一架危樓
下穿巖瀑孤亭樹覆危磴闌扶溪深而猿不得下壁峭而鳥不敢飛驚濤拍
于怒石叢木擁乎飛梁江上千峰雪積海中孤島雲浮霞蔚林皋陰生洞壑
雨氣漸沈暮景夜色乍分晨光散秋色于平林收夏雲于深岫月映園林之
瀟灑風生野渚之飄颻雲擁樹而林稀風懸帆而岸遠修篁掩映于幽澗長
松倚薄于崇崖近淑鷺飛色明初霽長川雁度影帶沈暉水屋輪翻沙堤橋
斷冕飄浦口樹夾津門石屋懸于木末松堂開自水濱春蘿絡徑野篠縈籬
寒螿桐疎山窗竹亂柴門設而常關篷窗繫而爲寄樵子負薪于危峰漁父

橫舟於野渡臨津流以策蹇憩古道而停車宿客朝餐旅店行人暮入關城
幅巾杖策於河梁被褐擁鞍于棧道賈客江頭夜泊詩人湖畔春行樓頭柳
颺陌上花飛散騎秋原荷鋤芝嶺高士幽居必愛林巒之隱秀農夫草舍常
依隴畝以棲遲攤書水檻須知五月江寒垂釣砂磯想見一川風靜寒潭曬
網曲徑攜琴放鶴空山牧牛盤谷尋泉聲而躡足戀松色以支頤濯足清流
之中行吟絕壁之下登高而望遠臨水以送歸臥看滄江醉題紅葉松根共
酒洞口觀棋見丹井而如逢羽客望浮屠而知隱高僧看瀑觀雲偶成獨立
尋幽訪友時見兩人

此段論畫中諸景凡畫家無有不知者但筆墨
麤疎即竭意布置終不能逼出真境是有景與

無景同也覽者勿徒愛其詞句
之佳當于景色中有會心處

人不厭拙只貴神清景不嫌奇必求境

實董巨峰巒多屬金陵一帶倪黃樹石得之吳越諸方米家墨法出潤州城

南郭氏圖形在太行山右摩詰之輞川荆關之桃源華原冒雪營邱寒林江
寺圖于希古鵲華貌于吳興從來筆墨之探奇必繫山川之寫照善師者師
化工不善師者樛縑素拘法者守家數不拘法者變門庭叔達變爲子久海
岳化爲房山黃鶴師右丞而自具蒼深梅花祖巨然而獨稱渾厚方壺之逸
致松雪之精妍皆其澄清味象各成一家會境通神合于天造畫工有其形
而氣韻不生士夫得其意而位置不穩前輩脫作家習得意忘象時流託士
夫氣藏拙欺人是以臨寫工多本資難化筆墨悟後格制難成

資分格力
兼之者難

百年以來不一二觀故有童而習之老無所得或
恃其聰明終虧學力此成家立名之所以不易也 十幅如一幅胸中

邱壑易窮一圖勝一圖腕底烟霞無盡全局布於心中異態生于指下氣勢
雄遠方號大家神韵幽閒斯稱逸品寓目不忘必爲名迹轉瞬若失盡屬庸

裁山下宛似經過即爲實境林間如可步入始足怡情聚林屋于盈寸之間
招峰巒于千里之外仰眎峩嶷訝躋攀之無路俯觀叢邃喜尋覽之多途無
猿鶴而恍聞其聲有湍瀨而莫覩其跡近睇鈞皴潦草無從摹搨遠覽形容
生動堪使留連濃淡疊交而層層相映繁簡互錯而轉轉相形

畫家六法以氣韻生

動爲要人人能言之人人不能得之全在用筆用墨時奪取造化
生氣惟有煙霞邱壑之癖者心領神會不然雖畢生撫古法終隔
塵無層次而有層次者佳有層次而無層次者拙狀成平褊雖多邱壑不爲
工看入深重即少林巒而可玩真境現時豈關多筆眼光收處不在全圖合

景色于草昧之中味之無盡擅風光于掩映之際覽而愈新密緻之中自兼

曠遠率易之內轉見便娟

此篇中闡發氣韻最微妙處也其議論精微
語無虛下學者字字作禪句參之默契其旨

山之厚處即深處水之靜時即動時林間陰影無處營心山外清光何從着

筆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現神無可繪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畫

處多屬贅疣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

凡理路不明隨筆填湊滿幅布置處處皆病至點出無畫

處更進一層尤當尋味而得之

人但知有畫處是畫不知無畫處皆畫畫之空處全局所關卽虛實相生法人多不著眼空處妙

在通幅皆靈故云妙境也

得勢則隨意經營一隅皆是失勢則盡心收拾滿幅都非勢

之推挽在于機微勢之凝聚由乎相度畫法忌板以其氣韻不生使氣韻不

生雖飛揚何益畫家嫌稚以其形模非似使形模非似即老到奚庸粗簡或

稱健筆易入畫苑之魔疏拙似非畫家適有高人之趣按圖畫而尋其爲邱

壑則鈍見邱壑而忘其爲圖畫則神

邱壑忘其爲圖畫是得天地之靈氣也所謂藝游而至者則神傳矣

蓋山容憑皴淡以想像無泥皴淡而著其僞樹態假點抹以形容勿拘點抹

而忽其真鈎之行止即峰巒之起伏皴之分搭即土石之紋痕頓挫乃鈎劈

之流行淺深爲渲染之變化虛白爲陽實染爲陰山均染重端因陰影相遮
山面皴空多是陽光遠映山以分按脊生石用重鈎面出山脚伏而皴側坡
脊起而皴圓麻皮虛腳而山空兼讓長林之得致釘頭露額而石豁又資叢
樹以託根墨帶燥而蒼皴兼于擦筆濡水而潤渲間以烘襯復而內暈鈎簡
而外工鈎靈動似乎皴皴細碎同于擦劈而不皴知烘染之有法皴而不染
知鈎劈之意全著筆爲皴畱空痕以成廓連墨爲染間滃跡以省鈎點之圓
活與皴無殊皴之沈酣眎染匪異鈎之漫處可以資渲染之著處即以代皴
複染于鈎內而石面稜稜增染于廓外而石脊隱隱皴不足重染以發其華
皴已足輕染以生其韻解索動而麻皮靜爛草質而牛毛文釘頭莽于木柿
長短相施豆瓣潑于芝麻小大易置卷雲雨點各態亂柴荷葉分姿劈斧近

于作家文人出之而峭鬼臉易生習氣名手爲之而適大劈內帶鑿痕小劈

中含鏽跡石凌面而隱疊千層山沒骨而融成一片灰堆乃礬頭之變境疊

饒即斧劈之後塵

從古畫家各立門戶皆由皴法不同自唐五代南
北宋以至元明其筆法有如方枘圓鑿之難入者

然其中自有一貫通之理故能精于一家法而得其變化離合處
則諸家畫法一以貫之更無凝滯今人之蔽只在不能專攻一家

故諸家皆無入處也觀此論皴法精開墨妙之元秘補前人之
缺略真六法之微言也畫中惟皴法最難所宜急講各家畫法

未易兼綜然須畫北宋勿使入南宋諸家法畫南宋勿使一筆入
元人法畫元人亦勿使入南宋諸家法諸家各有門庭勿相混淆

惟通其理而化其偏讀此可以豁然開悟鈎多圭角而俗態生皴若團欒而清韻少皴之俯仰

披似風蘆而垂如露草皴之縝密明同屋漏而隱若紗籠連鈎帶染機到筆

隨似石如山形忘意會點分多種用在合宜圓多用攢側多用疊禿鋒用鈎

破筆用鬆擲筆者芒按筆者銳含潤若滴帶渴爲焦細等纖塵粗同墜石淡

以破濃聚而隨散繁簡恰有定形整亂因乎興會

濃淡聚散點法要訣更須以各家法參之論設

色之妙于下文數語盡之

丹青競勝反失山水之真容筆墨貪奇多造林邱之惡境怪

僻之形易作作之一覽無餘尋常之景難工工者頻觀不厭墨以破用而生

韵色以清用而無痕輕拂軼于穠纖有渾化脫化之妙獵色難于水墨有藏

青藏綠之名蓋青綠之色本厚而過用則皴淡全無赭黛之色本輕而濫設

則墨光盡掩粗浮不入雖濃郁而中乾渲暈漸深即輕勻而肉好間色以免

雷同豈知一色中之變化一色以分明晦當知無色處之虛靈

此言一色中變化已

造妙境至論及無色處精微之理幾于入道

宜濃而反淡則神不全宜淡而反濃則韵不足學

山樵之用花青每多齷齪仿一峰之喜淺絳亦涉扶同乃知慘淡經營似有

似無本于意中融變即令朱黃雜沓或工或誕多于象外追維千筆萬筆易

當知一筆之難一點兩點工終防多點之拙山川之氣本靜筆躁動則靜氣

不生林泉之姿本幽墨麤疎則幽姿頓減

畫至神妙處必有靜氣蓋掃畫縱橫餘習無斧鑿痕方于紙墨

間靜氣凝結靜氣今人所不講也畫至于靜其登峯矣乎

山隈空處筆入虛無樹影微時墨成烟霧

筆中用墨者巧墨中用筆者能墨以筆爲筋骨筆以墨爲精英筆渴時墨焦而屑墨暈時筆化而鎔人知搶筆之鬆不知鬆而非懈人知破墨之澀不知澀而非枯墨之頻潑勢等崩雲墨之沈凝色同碎錦筆有中鋒側鋒之異用更有着意無意之相成轉折流行鱗游波駛點次錯落隼擊花飛拂爲斜脈之分形磔作偃坡之折筆啄毫能令影疎策穎每教勢動石圓似弩之內擲沙直似勒之平施故點畫清真畫法原通于書法風神超逸繪心復合于文心抒高隱之幽情發書卷之雅韻點筆閒窗寓懷知己偶逢合作庶幾古人

此復拈八法示人以見書畫同原真千古不易之論此筮先生書
後畫筮并著之意也高隱下四句尤爲作畫根本要義勿輕讀過
至于人物花卉鳥獸蟲魚冠服審其時代衣紋應有專家顧盼想其性情爪
髮更無遺憾春葩秋萼花葉全師造化寫豔如浮其香雲翼霜蹄飛走合于
自然傳神兼肖其貌鮮鱗繚繞于溪潭荇繁弄影草蟲飛綴于條葉風日搖
姿顧吳陸李韓戴徐黃昔號擅長世珍遺跡援毫傳彩造于精微能事此者
覽而自悟繪法多門諸不具論其天懷意境之合筆墨氣韻之微于茲編可
會通焉

僕以患足守拙深山離羣索居同于木石偶著有書筏畫筮二篇聊用遣
懷非敢自謂解事也時庚申夏訪醫湖上藁本爲童子攜置行笥秋岳曹
先生見而悅之命僕付梓竊笑藝林卮言無裨身世謝以未遑及返棹吳

門虞山王子石谷毘陵惲子正叔兩友人過訪虎阜討論時畫索觀此篇深爲許可因相與縱譚生平所見唐宋元明諸大家流傳真蹟幸篇中無不脗合者遂參較評閱力慫余鏤板以爲初學者鉛槧之助同所編書筏一篇取正大方爲幸也笄重光識

龔安節先生畫訣

金陵 龔賢 半千

學畫先畫樹後畫石畫石外爲輪廓內爲石紋石紋之後方用皴法石紋者皴之現者也皴法者石紋之渾者也

畫石筆法亦與畫樹同中有轉折處勿露稜角畫石塊上白下黑白者陽也黑者陰也石面多平故白上承日月照臨故白石旁多紋或草苔所積或不見日月爲伏陰故黑

石最忌蠻亦不宜巧巧近小方蠻無所取

石不宜方方近板更不宜圓圓爲何物妙在不方不圓之間

石必一叢數塊大石間小石然須聯絡面宜一向即不一向亦宜大小顧盼

石下宜平或在水中或從土出要有着落今人畫石皆若倒懸可笑可笑石有面有肩有足有腹亦如人之俯仰坐臥豈獨樹則然乎

畫樹易畫石難樹有體段石無端倪石自石而山自山今人作畫樹下轉似山山頭轉似石

石有背面面多皴背不宜多皴惟屋亦然景在下面朝我景在上面朝外石亦然

石面有似平臺者然平臺者即破山也山倒去半邊即成平臺故作色平臺面染綠苔艸色也旁染赭色倒去沙土色也

初畫高手亦自可觀畫至數十年後其好處在何處分別其顯而易見者皴法也皴法名色甚多惟披麻豆瓣小斧劈爲正經其餘卷雲牛毛鐵線鬼面

解索皆旁門外道耳。大斧劈是北派，戴文進、吳小僊、蔣三松多用之。吳人皆謂不入賞鑑。刺梨皴即豆瓣皴之變，巨然常用此法。

山頭宜分土石，或石戴土，或土戴石，所以欲分者辨深淺耳。深山大壑純用石，山不妨若淺水沙灘，不妨用土。山耳土山下不妨用小石爲腳。大山內亦宜用土，山爲肉，純用石恐無烟雲縹緲之態耳。

學畫先畫樹，起畫樹先畫枯樹，起畫樹身好，然後點葉。

樹身中直皴數筆，謂之樹皮根。下闊處白處補一點，兩點謂之樹根。

四筆即成樹身，以後即添枝。身向左則枝皆向左，左枝多，右枝少。若向右樹反此。

四筆之曲直視一筆之曲直，但上狹而下稍寬耳。

續三筆而直下合一筆爲樹身

合二筆之半自上而下爲右杈自左而右即轉而上共一筆也

二筆左半合一筆之杪爲左杈

自上而下上銳下立中宜轉折然後折在中半之上轉折處勿露稜角惟用中鋒自無芒刺

凡向左枝皆自上而下向右枝皆自下而上此自然之理即欲反畫亦不順手

向右樹第一筆自上而下又折上折上謂送逆送筆宜圓若偏鋒卽扁筆矣
向左樹先身後枝向右樹先枝後身

向左樹大枝向右樹大枝向左亦有變體卽不論

向右樹一筆即分丫分丫處勿結凡自上而下自左而右者謂之走筆

一株獨立者其樹必作態下覆式居多

二株一叢必一俯一仰一欹一直一向左一向右一有根一無根一平頭一
銳頭二根一高一下

古云三樹一叢第一株爲主樹第二樹三樹爲客樹或問何以爲主樹曰根
在下者爲主樹主樹近樹也三株或四株一叢一樹二樹相近則三樹四樹
必稍遠謂之破式主樹欹客樹直主樹直則客樹不得不欹矣

主樹根在下則樹杪不得高出客樹之上主樹多欹者所以讓客樹之直也
大叢中不妨添小樹直立如孔門弟子冠者中雜立童子也

一樹二樹相近直立則枝宜橫出頂上

一樹向前則二樹向後中添小樹則兩向雖向前者必顧後向後者必應前亦有羣樹一向謂之變體偶一爲之不可多作也

三樹一叢一樹有根則二樹無根

添葉則一樹一色葉子不可雷同五樹之下雜以變體十樹之外不妨雷同四樹一叢添葉式此四樹一叢三樹相近一樹稍遠添葉子最要濃濃淡淡始有分別且其中要一縱一橫如扁點橫也下垂葉縱也縱也直也半菊頭縱之類松鍼葉橫之類不縱不橫夾圈圓點子也

六樹一叢大叢九樹小叢三樹六樹中叢也六樹六色葉子不可雷同

無葉謂之寒林數點謂之初冬葉稀謂之深秋一徧點謂之秋林積墨謂之茂林小點著於樹杪謂之春林

平橋兩面俱見者其面必狹

空者爲亭實者爲團瓢

畫屋有正有旁正爲堂旁爲舍不得倒置

畫屋要設以身處其地令人見之皆可入也

橋有面背面見于西上則背見于東下往往有畫反者大謬也小橋平橋不必著欄高橋危橋不可不著欄

亭子有三足者四足者其常也亦有多至八九柱者有四面者六面八面者凡安寺觀大小亦宜視山之深淺林之厚薄設橋亦然小橋板橋止可設于平灘沙水之際深山大澤須用石橋樓臺宜聳出松楸林木之外然亦須襯貼大石橋邊必有古寺

樓閣第二層宜淺

畫屋固不宜板然須端正若欹斜使人望之不安看者不安則畫亦不靜樹石安置尙宜妥貼况屋子乎

亭子宜著高爽處在下之亭必矮而闊中多柱

凡畫風帆或其下有水草蘆葦楊柳之屬皆宜順風若帆向東而草頭樹杪皆向西謂之背戾乃畫家之大忌

大船著桅宜在中小船著竿子在前半見有著於船頭者非是也篷索遠則不見然不畫出又無勢止得畫一根遠不見人手持之處其人隱于梢篷內即不見也

遠帆宜短又是一法

如三船同行一船獨遠二船稍近三船均停擺去可笑也

畫泉宜得勢聞之似有聲即在古人畫中見過摹臨過亦須看真景始得

畫石宜穩今人畫石不管著落何地或著水如在水中或著土如在土上今人常畫一尖倒垂似懸而無所依附可笑也可嘆也

大石間小石染墨小石宜黑大石宜白

松葉宜厚

畫松平頂多於直頂

畫松正與畫柳相反畫柳從下分枝畫松枝在樹杪柳枝向上松枝兩分畫柳根多畫松根少松宜直柳宜欹松鍼宜平

玲瓏石最忌瑣碎瑣碎美人圖中物也

玲瓏石宜在水邊近日文沈圖中多畫此

玲瓏石多置于書屋酒亭旁大邱大壑中不宜著此

柳欲身短而幹長根宜遠引宜出土

畫柳最不易余得之李長蘅從余學者甚多余曾未以此道示人今告昭昭曰畫柳若胸中存一畫柳想便不成柳矣何也幹未上而枝已垂一病也滿身皆小枝二病也幹不古而枝不弱三病也惟胸中先不着畫柳想畫成老樹隨意勾下數筆便得之矣

俯螳螂枝最忌枝枝相似犯此謂之刻板耳惟用筆法即無此病

畫訣終

苦瓜和尚畫語錄

全州道 濟石濤著

一畫章第一

太古無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於何立立於一畫一畫者衆有之本萬象之根見用於神藏用於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畫之法乃自我立一畫之法者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衆法也夫畫者從於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錯鳥獸草木之性情池榭樓臺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盡其態終未得一畫之洪規也行遠登高悉起膚寸此一畫收盡鴻濛之外即億萬萬筆墨未有不始於此而終於此惟聽人之握取之耳人能以一畫具體而微意明筆透腕不虛則畫非是畫非是則腕不靈動之以旋潤之以轉居

之以曠出如截入如揭能圓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齊凸凹突兀斷截橫斜如水之就深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髮強也用無不神而法無不貫也理無不入而態無不盡也信手一揮山川人物鳥獸草木池榭樓臺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運情摹景顯露隱舍人不見其畫之成畫不違其心之用蓋自太朴散而一畫之法立矣一畫之法立而萬物著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了法章第二

規矩者方圓之極則也天地者規矩之運行也世知有規矩而不知夫乾旋坤轉之義此天地之縛人於法人之役法於蒙雖攘先天後天之法終不得其理之所存所以有是法不能了者反爲法障之也古今法障不了由一畫

之理不明一畫明則障不在目而畫可從心畫從心而障自遠矣夫畫者形
天地萬物者也舍筆墨其何以形之哉墨受於天濃淡枯潤隨之筆操於人
勾皴烘染隨之古之人未嘗不以法爲也無法則於世無限焉是一畫者非
無限而限之也非有法而限之也法無障障無法法自畫生障自畫退法障
不參而乾旋坤轉之義得矣畫道彰矣一畫了矣

變化章第三

古者識之具也化者識其具而弗爲也具古以化未見夫人也嘗憾其泥古
不化者是識拘之也識拘於似則不廣故君子惟借古以開今也又曰至人
無法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爲至法凡事有經必有權有法必有化一知其
經即變其權一知其法即工於化夫畫天下變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勢之精

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陰陽氣度之流行也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
泳乎我也今人不明乎此動則曰某家皴點可以立腳非似某家山水不能
傳久某家清澹可以立品非似某家工巧祇足娛人是我爲某家役非某家
爲我用也縱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殘羹矣於我何有哉或有謂余曰某家博
我也某家約我也我將於何門戶於何階級於何比擬於何效驗於何點染
於何鞞皴於何形勢能使我即古而古即我如是者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者
也我之爲我自自在古之鬚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
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鬚眉縱有時觸著某家是某家就我也
非我故爲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於古何師而不化之有

尊受章第四

受與識先受而後識也。識然後受，非受也。古今至明之士，籍其識而發其所受，知其受而發其所識，不過一事之能其小受小識也。未能識一畫之權，擴而大之也。夫一畫含萬物於中，畫受墨，墨受筆，筆受腕，腕受心，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以受也。然貴乎人能尊得其受而不尊自棄也。得其畫而不化自縛也。夫受畫者必尊而守之，疆而用之，無間於外，無息於內。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疆不息。此乃所以尊受之也。

筆墨章第五

古之人有有筆有墨者，亦有有筆無墨者，亦有有墨無筆者。非山川之限於一偏，而人之賦受不齊也。墨之濺筆也，以靈筆之運墨也，以神墨非蒙養不靈。筆非生活不神，能受蒙養之靈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無筆也能受生。

活之神而不變蒙養之靈是有筆無墨也山川萬物之具體有反有正有偏有側有聚有散有近有遠有內有外有虛有實有斷有連有層次有剝落有丰致有飄渺此生活之大端也故山川萬物之薦靈於人因人操此蒙養生活之權苟非其然焉能使筆墨之下有胎有骨有開有合有體有用有形有勢有拱有立有蹲有跳有潛伏有衝霄有崩劣有磅礴有嵯峨有嶙峋有奇峭有險峻一一盡其靈而足其神

運腕章第六

或曰繪譜畫訓章章發明用筆用墨處處精細自古以來從未有山海之形勢駕諸空言托之同好想大滌子性分太高世外立法不屑從淺近處下手耶異哉斯言也受之於遠得之最近識之於近役之於遠一畫者字畫下手

之淺近功夫也變畫者用筆用墨之淺近法度也山海者一邱一壑之淺近張本也形勢者鞞皴之淺近綱領也苟徒知方隅之識則有方隅之張本譬如方隅中有山焉有峯焉斯人也得之一山始終圖之得之一峯始終不變是山也是峯也轉使脫齔雕鑿於斯人之手可乎不可乎且也形勢不變徒知鞞皴之皮毛畫法不變徒知形勢之拘泥蒙養不齊徒知山川之結列山林不備徒知張本之空虛欲化此四者必先從運腕入手也腕若虛靈則畫能折變筆如截揭則形不癡蒙腕受實則沈著透徹腕受虛則飛舞悠揚腕受正則中直藏鋒腕受仄則欹斜盡致腕受疾則操縱得勢腕受遲則拱揖有情腕受化則渾合自然腕受變則陸離譎怪腕受奇則神工鬼斧腕受神則川嶽薦靈

網緼章第七

筆與墨會是爲網緼網緼不分是爲混沌關混沌者舍一畫而誰耶畫於山則靈之畫於水則動之畫於林則生之畫於人則逸之得筆墨之會解網緼之分作關混沌手傳諸古今自成一家是皆智得之也不可雕鑿不可板腐不可沈泥不可牽連不可脫節不可無理在於墨海中立定精神筆鋒下決出生活尺幅上換去毛骨混沌裏放出光明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蓋以運夫墨非墨運也操夫筆非筆操也脫夫胎非胎脫也自一以分萬自萬以治一化一而成網緼天下之能事畢矣

山川章第八

得乾坤之理者山川之質也得筆墨之法者山川之飾也知其飾則非理其

理危矣知其質而非法其法微矣是故古人知其微危必獲於一一有不明則萬物障一無不明則萬物齊畫之理筆之法不過天地之質與飾也山川天地之形勢也風雨晦明山川之氣象也疎密深遠山川之約徑也縱橫吞吐山川之節奏也陰陽濃淡山川之凝神也水雲聚散山川之聯屬也蹲跳向背山川之行藏也高明者天之權也博厚者地之衡也風雲者天之束縛山川也水石者地之激躍山川也非天地之權衡不能變化山川之不測雖風雲之束縛不能等九區之山川於同模雖水石之激躍不能別山川之形勢於筆端且山水之大廣土千里結雲萬里羅峯列嶂以一管窺之即飛仙恐不能周旋也以一畫測之即可參天地之化育也測山川之形勢度地土之廣遠審峯障之疎密識雲烟之蒙昧正踞千里邪睨萬重統歸於天之權

地之衡也天有是權能變山川之精靈地有是衡能運山川之氣脈我有是一畫能貫山川之形神此予五十年前未脫胎於山川也亦非糟粕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予也予脫胎於山川也搜盡奇峯打草稿也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之於大滌也

皴法章第九

筆之於皴也開生面也山之爲形萬狀則其開面非一端世人知其皴失卻生面縱使皴也於山乎何有或石或土徒寫其石與土此方隅之皴也非山川自具之皴也如山川自具之皴則有峯名各異體奇面生具狀不等故皴法自別有捲雲皴擘斧皴披麻皴解索皴鬼面皴骷髏皴亂柴皴芝蔴皴金碧皴玉屑皴彈窩皴礬頭皴沒骨皴皆是皴也必因峯之體異峯之面生峯

與皴合皴自峯生峯不能變皴之體用皴卻能資峯之形勢不得其峯何以變不得其皴何以現峯之變與不變在於皴之現與不現皴有是名峯亦有是形如天柱峯明星峯蓮花峯仙人峯五老峯七賢峯雲臺峯天馬峯獅子峯峨眉峯瑯琊峯金輪峯香鑪峯小華峯匹練峯回雁峯是峯也居其形是皴也開其面然於運墨操筆之時又何待有峯皴之見一畫落紙衆畫隨之一理纔具衆理附之審一畫之來去達衆理之範圍山川之形勢得定古今之皴法不殊山川之形勢在畫畫之蒙養在墨墨之生活在操操之作用在持善操運者內實而外空因受一畫之理而應諸萬方所以毫無悖謬亦有內空而外實者因法之化不假思索外形已具而內不載也是故古之人虛實中度內外合操畫法變備無疵無病得蒙養之靈運用之神正則正仄則

仄偏側則偏側若夫面牆塵蔽而物障有不生憎於造物者乎

境界章第十

分疆三疊兩段似乎山水之失然有不失之者如自然分疆者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是也每每寫山水如開闢分破毫無生活見之即知分疆三疊者一層地二層樹三層山望之何分遠近寫此三疊奚翅印刻兩段者景在下山在上俗以雲在中分明隔做兩段爲此三者先要貫通一氣不可拘泥分疆三疊兩段偏要突手作用纔見筆力即入千峯萬壑俱無俗迹爲此三者入神則於細碎有失亦不礙矣

蹊徑章第十一

寫畫有蹊徑六則對景不對山對山不對景倒景借景截斷險峻此六則者

須辨明之對景不對山者山之古貌如冬境界如春此對景不對山也樹木
古朴如冬其山如春此對山不對景也如樹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樹木倒皆
倒景也如空山杳冥無物生態借以疏柳嫩竹橋梁草閣此借景也截斷者
無塵俗之境山水樹木翦頭去尾筆筆處處皆以截斷而截斷之法非至鬆
之筆莫能入也險峻者人跡不能到無路可入也如島山渤海蓬萊方壺非
仙人莫居非世人可測此山海之險峻也若以畫圖險峻只在峭峯懸崖棧
直崎嶇之險耳須見筆力是妙

林木章第十二

古人寫樹或三株五株九株十株令其反正陰陽各自面目參差高下生動
有致吾寫松柏古槐古檜之法如三五株其勢似英雄起舞俛仰躡立踞蹠

排宕或硬或軟運筆運腕大都多以寫石之法寫之四指五指三指皆隨其腕轉與肘伸去縮來齊並一力其運筆極重處卻須飛提紙上消去猛氣所以或濃或淡虛而靈空而妙大山亦如此法餘者不足用生辣中求破碎之相此不說之說矣

海濤章第十三

海有洪流山有潛伏海有吞吐山有拱揖海能薦靈山能脈運山有層巒疊嶂邃谷深崖巒岬突兀嵐氣霧露煙雲畢至猶如海之洪流海之吞吐此非海之荐靈亦山之自居於海也海亦能自居於山也海之汪洋海之含泓海之激笑海之蜃樓雉氣海之鯨躍龍騰海潮如峯海沙如嶺此海之自居於山也非山之自居於海也山海自居若是而人亦有目視之者如瀛州閬苑

弱水蓬萊元圃方壺縱使棋布星分亦可以水源龍岫推而知之若得之於海失之於山得之於山失之於海是人妄受之也我受之也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山海而知我受也皆在人一筆一墨之風流也

四時章第十四

凡寫四時之景風味不同陰晴各異審時度候爲之古人寄景於詩其春日每同沙草發長共水雲連其夏日樹下地常蔭水邊風最涼其秋日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其冬日路渺筆先到池寒墨更圓亦有冬不正令者其詩曰雪慳天欠冷年近日添長雖值冬似無寒意亦有詩曰殘年日易曉夾雪雨天晴以二詩論畫欠冷添長易曉夾雪摹之不獨於冬推之三時各隨其令亦有半晴半陰者如片雲明月暗斜日雨邊晴亦有似晴似陰者未須愁

日暮天際是輕陰予拈詩意以爲畫意未有景不隨時者滿目雲山隨時而變以此哦之可知畫即詩中意詩非畫裏禪乎

遠塵章第十五

人爲物蔽則與塵交人爲物使則心受勞勞心於刻畫而自毀蔽塵於筆墨而自拘此局隘人也但損無益終不快其心也我則物隨物蔽塵隨塵交則心不勞心不勞則有畫矣畫乃人之所有一畫人所未有夫畫貴乎思思其一則心有所著而快所以畫則精微之入不可測矣想古人未必言此特深發之

脫俗章第十六

愚者與俗同譏愚不蒙則智俗不濺則清俗因愚受愚因蒙昧故至人不能

不達不能不明達則變明則化受事則無形治形則無迹運墨如已成操筆如無爲尺幅管天地山川萬物而心淡若無者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

兼字章第十七

墨能栽培山川之形筆能傾覆山川之勢未可以一邱一壑而限量之也古今人物無不細悉必使墨海抱負筆山駕馭然後廣其用所以八極之表九土之變五嶽之尊四海之廣放之無外收之無內世不執法天不執能不但其顯於畫而又顯於字字與畫者其具兩端其功一體一畫者字畫先有之根本也字畫者一畫後天之經權也能知經權而忘一畫之本者是由子孫而失其宗支也能知古今不泯而忘其功之不在人者亦由百物而失其天之授也天能授人以法不能授人以功天能授人以畫不能授人以變人或

棄法以伐功人或離畫以務變是天之不在於人雖有字畫亦不傳焉天之授人也因其可授而授之亦有大知而大授小知而小授也所以古今字畫本之天而全之人也自天之有所授而人之大知小知者皆莫不有字畫之法存焉而又得偏廣者也我故有兼字之論也

資任章第十八

古之人寄興於筆墨假道於山川不化而應化無爲而有爲身不炫而名立因有蒙養之功生活之操載之寰宇已受山川之質也以墨運觀之則受蒙養之任以筆操觀之則受生活之任以山川觀之則受胎骨之任以鞞皴觀之則受畫變之任以滄海觀之則受天地之任以坳堂觀之則受須臾之任以無爲觀之則受有爲之任以一畫觀之則受萬畫之任以虛腕觀之則受

穎脫之任有任者必先資其任之所任然後可以施之於筆如不資之則局隘淺陋有不任其任之所爲且天之任於山無窮山之得體也以位山之薦靈也以神山之變幻也以化山之蒙養也以仁山之縱衡也以動山之潛伏也以靜山之拱揖也以禮山之紆徐也以和山之環聚也以謹山之虛靈也以智山之純秀也以文山之蹲跳也以武山之峻厲也以險山之逼漢也以高山之渾厚也以洪山之淺近也以小此山受天之任而任非山受任以任天也人能受天之任而任非山之任而任人也由此推之此山自任而任也不能遷山之任而任也是以仁者不遷於仁而樂山也山有是任水豈無任耶水非無爲而無任也夫水汪洋廣澤也以德卑下循禮也以義潮汐不息也以道決行激躍也以勇濼洄平一也以法盈遠通達也以察沁泓鮮潔也

以善折旋朝東也以志其水見任於瀛潮溟渤之間者非此素行其任則又何能周天下之山川通天下之血脈乎人之所任於山不任於水者是猶沈於滄海而不知其岸也亦猶岸之不知有滄海也是故知者知其畔岸逝於川上聽於源泉而樂水也非山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廣非水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大非山之任水不足以見乎周流非水之任山不足以見乎環抱山水之任不著則周流環抱無由周流環抱不著則蒙養生活無方蒙養生活有操則周流環抱有由周流環抱有由則山水之任息矣吾人之任山水也任不在廣則任其可制任不在多則任其可易非易不能任多非制不能任廣任不在筆則任其可傳任不在墨則任其可受任不在山則任其可靜任不在水則任其可動任不在古則任其無荒任不在今則任其無障是以

古今不亂筆墨常存因其浹洽斯任而已矣然則此任者誠蒙養生活之理以一治萬以萬治一不任於山不任於水不任於筆墨不任於古今不任於聖人是任也是有其資者也

宋王孫趙彝齋者其品峻絕千古其畫妙絕一世品不以畫重而畫益以品重也宋亡隱居廣陳鎮山水之外別無興趣詩酒之外別無寄託田叟野老之外別無知契孤昂肅潔之操如雲中之龍雪中之鶴不可昵近者也乃今之大滌非昔之彝齋乎其人同其行同其履變也無不同蓋彝齋之後復一彝齋數百載下可以嗣荒徽可以並幽躅矣兩先生之隱德吾知頡頏西山之餓夫固然耳且其浩浩落落之懷一皆寓於筆墨之際所謂品高者韻自勝焉吾觀大滌子論畫鉤元抉奧獨抒胸臆文乃簡質古

峭莫可端倪直是一子海內不乏解人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雍正六年戊申秋七月獻邱生張沅書於江上之畏廬

賜硯齋題畫偶錄

錢塘戴熙醇士著

竹易于密而難于疎惟板橋能密亦能疎此專師其疎處

夏太常銀鈎鐵畫一時之傑時人爲之語曰太常一个竹西涼十錠金余家
有其畫偶一效之

臨水一梢亭亭自動掀篷悵望不減天寒翠袖也

月下承影非但求其筆妙尤當領其墨妙造化之才無所不有醅士口能言
之手不能寫之奈何奈何

前人謂喜氣畫蘭怒氣畫竹余專以喜氣畫竹又自具一種面貌也

微風報秋修竹自語下有幽人與竹爲侶若聞竹語屬我寫汝寫竟問竹竹

笑而許

竹遇雨則垂之著地若靡靡者之所爲顧大節挺挺斷不可屈世之太剛而折者尙其以竹爲師

僕嘗謂客曰天下惟竹節飲客曰何也余曰五月十三日爲竹醉一年祇醉一日非節飲而何客起而對曰吾師乎吾師乎

山石犖确村路逶迤荒陂無人空林自響推篷悵望不知身在晚煙深處也舟過南安作

惲東園之柳輕華東園之柳重皆能攝柳之神此作擬惲草草數筆未盡其妙

羣山鬱蒼羣木蒼蔚空亭翼然吐納雲氣楡盒銘

程松圓作畫知己論心流連詩酒弄筆輒佳王公大人造門求請則逡巡而退蓋其胸次高澹不耐爲人作奴故所傳真跡皆乏畫史習氣偶仿其筆漫題于上以誌慨慕云爾

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余今又在春山外悵望平湖惟有漫天細雨飛絮落花而已

崎岸無人長江不語荒林古刹獨鳥盤空薄暮峭帆使人意豁意在秦淮山塘若耶溪鴛鴦湖之間

翠雨漫天綠陰鋪地安得六尺黃琉璃臥其影下

竹節至根則密所以能干霄蔽日無所依著而不折者其根固也不求其本而務其末不類于轉蓬者幾何

風雨將至窗外諸竹皆有奮迅之勢迨雲消日出竹乃欣欣然有喜色矣此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涼風沁秋雙竿自曼如有人語出深林間袈裳往從不識其處歸而寫此擲筆惘然

重陰壓水暗綠迷天尺幅中常有朝霧晚煙滃鬱之狀少陵所謂元氣淋漓者惟梅花菴有此妙諦餘子不逮也

余辛卯歲曾爲沈朗亭畫雙桂題南宋詞曰占斷花中聲譽香和韻兩奇絕是歲秋榜發朗亭名在第二同人以爲畫識余時有桂林聲譽原無比悔畫蟾宮第二枝之句轉瞬十年朗亭已三秉使節矣余畫不足傳當藉人以傳也辛丑中秋藻垣大兄又以素篋索畫漫作月桂圖作竟忽憶舊事輒志于

左世間一舉一動無非因緣此畫此題當不偶然耳

用憚南田華東園兩家筆意簾隙中常有畏春寒不出戶庭者却不思寂寞了露井桃花也

洞庭波兮木葉下余未至洞庭而畫洞庭得洞庭之意而已遊洞庭者正當作如是觀

秋葉臨風紅樸蕪新篁照水綠娉婷

溪居清夏王耕煙筆意高古林壑幽邃能使人情移畫中興發塵表

古桂幽篁與奇石相間蕭森秀爽不減深山巖壑中也

雲山不始于米氏亦北苑一種也膠柱鼓瑟未足言畫

垢道人潤含春雨乾裂秋風得倪迂吮筆之妙可謂善于用渴者矣

湖水著天處有二三漁舸往來出沒心竊羨其空曠天門煙雨曉起望天門
諸峯與煙雲混合爲一恐其化去捉筆寫出

小輞川莊石臺能收取湖天清曠之趣漫寫其意

舊見檀園西泠橋圖數數效之近住招賢寺門外即西泠也朝暉夕霏中別
有會意遂變舊格

池上古樹日夕相對戲爲寫照

多寶峯一角剪燭聽鴻率爾操管

西風蕭瑟林影參差小立籬根使人肌骨俱爽時史作秋樹多用疎林余以
密林寫之覺葉葉梢梢別饒秋意

接天帆影去何之酒醒日暮送客下樓遲離緒化爲江上柳被東風攪作萬

千絲

雲捲濤驅石橫水恣巖壑之奇造物之戲余昔過龍湫潭頓悟六如之旨觀者當求無相之相斯得耳妙圓子

小窗雨過日嫩風柔池上紅梅細蕾欲綻吮毫蘸墨漫寫是圖香雪糝糊頗似清淺水邊昏黃月上也

物有定形石無定形有形者有似無形者無似無似何畫畫其神耳

鄂士整理盆石予弗能也偶寫于畫文待詔云我之齋堂每于印上起造醅土盆玩亦于腕下運也

只有一株梧葉不知多少秋聲二語頗有名理

峭骨聳蒼黝幽竅孕青葱

蝮柯輪困瘦石明瑩間以幽篁各擅其勝

東坡畫蟹南宮畫鯉皆工緻詣極而二公或以赭汁作畫固知此道不當以一格拘也

平疇過雨仿趙大年清曠超遠從無筆墨處求之

前年曉過徐州尋黃鶴樓故址親見煙消日出山鑿水鱗滿目河山斯人不作拈毫漫寫曷勝惓惓

四山吮雨萬木沈煙少陵所謂元氣淋漓者惟梅沙彌能當之餘子不逮也
煙江夜月萬頃蘆花領其趣者惟賓鴻數點而已擬惠崇

柳陰繫艇于閒冷中領空曠之趣殊勝千巖萬壑也

此余二十四歲作幼年好弄歲暮輟學率事兒嬉是冊聊當鑿冰搏雪之戲

非以云畫也滋伯見而極愛累贈名章余慙且感因以奉貽越二十年滋伯
出一册索題裝池極精余不知是何名筆正襟危坐而取觀焉開視不覺失
驚滋伯愛主人愛及其烏誠可風矣攜置書案消暑諦眎彼時造意構境亦
自可味宜滋伯之久而弗棄也獨題字蛇蚓不可辨識耳近年草率酬應之
畫或不能如此精到書法似稍稍進矣滋伯試觀此書較前何如自題畫雪
八景册一岱宗密雪仿叔明彈雪二昨歲除夕至湖上曾觀此景三水痕雲
屑瘦影寒牕隔人在梅花深處分明看糝糊一有恨憑誰說倚徧欄杆月莫
怕春寒還向樓頭去弄長笛四山陰獨泛五廣庭積素六昨夜窗前聞折竹
曉來蠟屐到溪亭七關山雪霽仿范華源八寒江欲雪圖甲甲十二月醅土
寫

青山不語空亭無人西風滿林時作吟嘯幽絕處正恐索解人不得擬李晞古

效雲氣施墨而無墨處却成雲氣此中大有參悟

竹聲錚錚泉聲琤琤耳非有聞聽于無聲

雲林寥寥數筆盡取南北宗之精華而遺其糟粕此作從北宗參入與雲林貌離而神合

東坡詩清寒入山骨草木皆堅瘦倚翠生畫品似之後人專使重筆一味獷悍以爲效彼奚啻去而萬里

六橋煙雨此圖體會香光南田一家寫之尙不負家山風景否故鄉有此好湖山貪戀京華未肯還却道相思不相見替人圖畫作消閒

峯巒深厚草木華滋即是大癡門徑不必以迹象求也

蟠天際地之思驅雲走濤之筆乘風破浪之興洞心駭目之觀往往於閒靜中偶一遇之萬頃蒼波迂老十萬圖之一耕煙所擬是如此

茆亭煙樹香光仿北苑瀟湘圖有此意所謂霧景也

竹非草非木非花非果獨具天地靈和秀挺之氣可謂自出機杼不傍門戶者矣

峭以厲品厚以積學時雨將至先知先覺

大海洪濤漏天河匹練橫無風常自動不雨亦秋聲

雲林自謂得荆關遺意實則荆關本意與雲林各自不同所謂古人似我也
熙此畫似略有雲林遺意

詩古文詞耳學也書畫目學也近人作畫先構圖名執耳繩目猶以鼻飲以眉語子梅屬予製圖爲隨意作山水小幀不立圖名子梅當賞諸語言文字之外

楊龍友喜以渴筆作米畫其法蓋從方方壺出此楮不生不熟可渴可潤戲仿其意殆如已退筆寫蘭亭序因其勢而順導之者也佳楮能引畫興與公瑾交如飲醕醪不覺自醉此之謂矣

畫如草書不可匆匆求也靜觀久視當自來耳

有意於畫筆墨每去尋畫無意於畫畫自來尋筆墨蓋有意不如無意之妙耳

夙聞太常仙蝶好與士大夫遊或數千里訪其人思一見不獲道光二十九

年熙以少司馬偕張少宰番直南齋率四三日宿澄懷園四三日歸宣武城南私宅立夏日在私宅晨起觀穗兒仿書突見牕上一蝶黃質黑章四跌古樸類枯葉羽穆穆然因語穗兒都下盛傳仙蝶此當是笙兒適至曰兒聞仙蝶四跌驗之良是蝶立紙牕屢張其翅竊意其索畫作曰蝶果仙乎今乃知來意輒取簞爲寫影畧具藁即入署歸蝶尙在又張其翅不已諦視悟所寫未肖復細撫形色及剝落處一一似之以示兩兒皆曰肖蝶乃有去志爲穴窗一隙翩然出小駐院牆而逝賃此宅幾二載未見一蝶是蝶來半日許院中來三蝶蓋其侍從云越五日潘太常過我曰去冬在李鐵眉學士家見仙蝶昨日住海淀蝶忽來訪回翔久之去熙詢其狀及剝落處且示之篋兩見合乃更寫而爲之記將以證見者 瞬息幾千里天空任去來果然是仙客

何必守瑤臺冷暖不逾節交遊殊愛才人間幻夢耳此相豈真哉予旣寫蝶
仙小影且記其事玉泉見而笑曰仙亦索畫耶無怪人矣復成是圖

雲林得味外味故着筆不多意思愈遠

陰陰沉沉若風雨雜遝而驟至縹縹緲緲若雲煙吞吐於太空巨師神趣淑
明蓋得之矣

筆墨在境界之外氣韻又在筆墨之外然則境界筆墨之外當別有畫在醅
卿深於六法其爲我參之

二
松舊葉初青新葉已發故詩人詠松不僅曰茂而必曰承體物之精千古無

夜夢有人持春水二七律索和第一首領聯用伊字韻其人曰此韻難押予

應聲曰兩岸蒹葭昨溯伊醒而記此漫題畫上

宵分人靜風起水湧長林蕭蕭如作人語聆之者惟一丸涼月而已荒寒幽杳之中大有生趣在

春山如美人夏山如猛將秋山如高士冬山如老衲各不相襲各不相勝數寸之楮作山寺浮圖要使其高插天此如須彌芥子現三千大千世界一剎那頃有八萬四千過去未來彼夏蟲安可語冰

朗亭以舊楮索畫戲作八葉請鑒予畫懶設色此楮不適於墨假色以助其韻遂無不設色者而畫思即從色生譬如雁踏雪泥蟲蝕木葉因雪而顯籍葉以成者也

畫橋碧陰宋畫有簡於元者巨師作柳此一拂而意已足畫無定法但取攝

神耳

大癡青溪碧嶂圖石師檢校石渠書畫親從真蹟對臨一本此本流落人間
厚重縝密幽深無際石師平生力量盡於是矣長安市上李暮笛聲却是廣
寒宮霓裳羽衣第三拍也未可以尋常曲調視之此紙畧窺藩籬未能盡其
趣耳

東坡在試院以硃筆畫竹見者曰世豈有朱竹耶坡曰世豈有墨竹耶善鑒
者固當賞識於驪黃之外

古人最重畫沙謂山之坡腳氣象厚薄所系皴法簡處要令不可加山得勢
石開面則不可加矣

南田富春山卷深厚處畧似米虎兒積墨

苗山之岑虬柯千尋凝髓漂檎結構鋪陰雲蟠霧鬱磊落蕭森孕以黝骨發
爲豪吟颼颼銅鐺琅琅鐵琴晉林唐關庶幾朋簪

檀欒大竹挺千尋難得雙竿聚一林休問孰高還孰下此君个个是虛心
夢裏模糊記將身化綠筠起看牕上影却是夢中身綠霧迷天暗蒼煙冪野
平瀟湘今夜雨應有佩環聲兀兀常離俗超超迴出羣一生惟尙直不覺已
干雲

裊裊垂楊嫩細雨茸茸淺草蘸寒煙不識是煙還是雨耐人尋味是春山
牆陰隙地淨無埃擬覓琅玕此處栽栽爾未能姑畫爾清光先上筆尖來
煙月迷漫夜秋燈閃爍時幽人讀書處踈影見枝枝

細響敲紗榻輕陰覆石牀月寒風露重清夢落瀟湘

板橋意最闊吉金氣亦豪兩君取神似俱是九方皋
似雨霏幽徑如雲接遠嵐不栽蕉數尺也勝綠天菴
昨夜西風起蕭蕭到五更此君窓外笑笑我太淒清

雨後龍孫長風前鳳尾搖心虛根柢固指日定干霄

繞翠圍嵐出薊州歸帆直指大江秋離人却怨津門柳萬縷千絲不繫舟
竹如長爪郎君立石似平頭奴子隨可有錦囊佳句否攬身天外正尋詩
瑟瑟煙波闊蕭蕭風葉枯寒牕鴻雁到秋思滿江湖

傍巖溪路兩三曲緣磴煙林千萬重負手偶從橋上立四圍雲氣盪吾胸
腰肢瘦小髮鬢繁乍見梢頭綠意含屈指未過風廿四畫眉纔仿月初三輕
於試乳呢喃燕弱比思眠瑟縮蠶堪笑城西倦遊客聽鷓昨已飽雙柑

聞說山峯高插天是中往往著飛仙白雲懶過前山去且在山腰一晌眠
早起到陂塘歸來每夕陽得魚不自飽辛苦爲誰忙

獵獵霜風厲冥冥雲路永日出蒼煙開寒塘下秋影

春山睡未足宿雲曉不收微陽射煙樹隱見空中樓樓上披裘公落落無所
求素書亦懶讀臥聽雙鳴鳩

寒日下峯巔西風起林杪野亭時一來秋空數歸鳥

幾日秋風起江鄉似畫圖季鷹歸未得卽此是尊鱸

秋風起白雲飛木葉凋雁南歸懷之子聞叩扉謂當是而更非夙昔約違復
違歲云暮將何依

空山足春雨緋桃間丹杏花發不逢人自照溪中影

千里長江浪影拋布帆葉葉曉風梢一天秋意無人領止有寒鴉說樹梢
巖谷春回得氣先梅清松古竹便娟賞心樂事開佳釀斟酌輕寒薄暖天
雪牕小坐撥爐灰對月開缸飲一杯忽見滿階枯樹影蒼然吹上楮毫來
獨自住雲凹關地誅茅前溪來往盪輕舸溪路交叉人不識一樹夭桃 乘
興訪神交小步芳皋一重楊柳一重橋落日碧烟何處是春水迢迢

皓潔明深院團欒挂密林三郎歸去後煙月夜沉沉

落落長松瘦幹蟠風欺雪壓半摧殘而今蝨曲知無用留與空山伴歲寒
負笈從房君載酒問揚子挾冊追大儒往哲多有此陳君嗜古籍兼之慕奇
士遂命千里駕所至輒倒屣屬我寫爲圖將以播遐邇君何不見訪探袖出
此紙而介南屏衲悟雲敲門索不已豈我非君友腹笥儉經史落落畫者流不

足當訪矣想君誦此詩投袂奮然起要從煙水外直趨城市裏非敢效遂薦亦豈請隗始故賺子猷舟枉過安道里相逢乃一笑欲觀君書耳蓮汀陳丈屬畫載書訪友圖囑南屏悟公寄來且以金剛經石刻潤筆畫後戲題餘紙以發大噱鹿牀居士戴熙記

右題畫偶錄一卷錢塘戴少司馬所著寄託深遠不蹈故常每於牕明几淨時展讀數則如淪佳茗如爇異香令人一空塵想不獨爲六法中之換骨金丹也因付諸剞劂願與同志者共珍之

咸豐己未仲春月鐵沙沈樹鏞謹識

賜硯齋題畫偶錄一卷余友沈均初孝廉手寫付梓庚午季夏均初以印本見貽述及此書刻成後即遭兵燹原板已燬此印本從故鄉叢殘中檢

得在今日幾同星鳳矣余適補刊春暉堂叢書殘帙告成因重寫刻之篋
中有文節公爲陳蓮汀丈畫載書訪友圖卷并五古一章亦附刻以傳焉
同治庚午冬十月上海徐允臨識于寒木春華館

草心樓讀畫集序

歙邑黃君字次孫予宰是邑時始相識締交也襟懷清曠吐屬風流生平工詩不苟作其詩風格雋爽天分絕高不作僻深欹仄之體不染淺庸庸爛之習簿書閒暇時相過從忽忽十餘年睇山川之間隔悵籌書之多阻回憶當年分曹角韻觴詠爲樂杳不可追今春令子見示二江草堂稿乞序于予披覽始終皆題畫之作其自述曰世所傳題畫詩彙集古今作者佳惡雜出鮮有可觀古云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滌山川之靈暝聲韻之秀意欲爲此體一洗穢腐乃取往時所見名蹟差可記憶者各賦一詩詩存不多其吐棄凡庸之意洵足馳騁騷壇傳播藝林也噫余老矣天涯知己如晨星碩果今讀是篇又深懷舊之感喟也已光緒辛丑仲春仁和譚廷獻

黃小傳崇惺原名崇姓字麟士號茨孫又號次孫眞民先生孫幼穎異從父兩墩司訓鍾愛之長遭兵亂時同族虎卿觀察任漢黃道客漢臯旋中咸豐辛亥浙榜舉人同治辛未授庶吉士先君僑浙東太史迂道來拜在閩中郵寄所著勸學贅言鳳山筆記又重刊潭濱雜志等書未幾卒於官所歷任歸化福清知縣署汀州同知著有二江草堂詩集集虛齋文家多藏書旋亦盡佚先是太史嘗擬修蓼莪堂譜秋宜少尉亦欲同輯嘉道以來里中軼事以續潭濱雜志之後又爲思源錄以紀述先德之文均有志未果 濱虹雜著

草心樓讀畫集

依寫本刊

歙黃崇惺原名崇姓

僕自束髮以後薄遊燕吳楚越之地所見當世偉人碩德蓋亦多矣若夫天懷高澹赴義純摯門內之行感於路人而世俗之味棄若芻狗則未有如吾大父眞民府君者僕之生大父年已七十少壯客遊江東西及是不復出生平於文詞書畫皆具懸解所言醫卜地理之術皆與世絕殊異晚歲猶日取漢書爲諸孫講說以世變方亟有意於徐孺子申屠子龍之爲人有腹疾不甚能出門所居畫舫齋軒檻明淨有樹石之勝每風日晴美輒欣然含毫吮墨爲畫幅以自娛蓋大父生平所見宋元以前名蹟至夥每一下筆輒與古會然大父之言曰吾於畫不知所謂南北宗派也當吾意而已吾作山水樹石不知所謂陰陽向背也得

物之天而已當吾意則不必悅世眼得物之天則雖尺幅之內天與地
卑山與澤平無害也故大父所畫松輒如霧雨欲滴紙障猶濕所畫石
如池冰初裂紋理四出間作小人馬驅幹蹄足畧具而已而奔騰控縱
之勢令人見之神聳僕於畫無所解然竊以爲畫家氣韻可一望而知
若今人作畫須諦視乃得此非知畫者如大父畫不須諦視已覺其妙
此爲氣韻勝也大父築草心樓於揚水之上刻草心樓小印鈐所作畫
僕生之日此樓已歸他姓獨見小印而已僕家世故多蓄名畫其後稍
稍散失大父與先君又別有藏度至咸豐中經亂乃盡燬於賊同治中
客遊江漢間每憶家藏及戚里中所見名迹今皆無有輒爲惘然太息
念前人題畫詩如子美退之子瞻魯直下逮裕之伯生及我朝王朱

諸公皆絕妙畫舫中人不能解也世所傳題畫詩彙集古今作者佳惡雜出其書乃鮮可觀蓋題畫詩亦當首重氣韻若模範瑣瑣乃無是處因取往時所見名畫差可記憶者各賦一詩意欲爲此體一滌穢腐與前數公者相翱翔而大父及黃氏諸畫家名共古作者俱永人事牽擾所作不多旋亦遂不復作乃者檢篋得之雖不敢妄希前人然於大父所云當吾之意得物之天者或庶幾焉又以識吾鄉當時好事賞鑑之盛實爲罕儷而人事變遷若此之亟爲可慨也

黃子久富春山水

紙幅長八尺許子久自題詩沈石田題一詩先高祖存齋府君舊物也富春之山天下絕松石融絡成奇峯上連黃山下走杭與越秀色獨擢諸州

中靈奇蟠鬱有時發霸氣乃毓孫江東富春江頭一杯水狂煞當年子陵子
後來痛哭復何人走上窮山愁欲死卻思前年與客拏扁舟富春灘頭十日
畱峯巒一轉一奇絕煙鬟倒浸波中秋山花何斑斑江水亦油油白雲忽飛
來一片當船頭扣舷發奇叫響答千巖幽羨彼巖居人石間架屋如猿獠時
逢賣魚翁當是疑年老羊裘釣臺高高欲上不敢上塵容俗狀恐被山靈羞
至今魂夢忘不得好景已被癡翁收癡翁之畫今亦邈令我懷古心悠悠蓬
萊萬里不易到鄉路咫尺成雲浮吳山楚山不徧游漢水漸水不共流天涯
縱目成惆悵芳草淒淒鸚鵡洲

仇英九歌圖

雲旂翠罕中天中天風澹澹翔鸞鴻靈奇妍怪一堂集虛堂深深煙霧濕湘

蘭湘竹怨愁多湘水無情夜不波夢裏君山向人笑美人無奈蹇修何

沈啓南周杏花卷子

嘉靖初吳匏庵成進士石田寫杏花一枝賀之墨筆揮灑而神韻欲絕
卷長丈許文衡山跋其後余於鮑雁卿表兄家中見之當吾州亂時故
族避居山中賊至攜孥遠走他物皆不復顧法書名畫半爲賊焚其存
者居人取以易餅猶鮮有酬者獨雁居靈金山賊氛稍遠則以餘錢收
之蓋所費數十百金而名墨盈篋猶記一日詣其家雁以所得穎上蘭
亭見示蓋米老所歎爲絕無僅有者宋元以來名人題跋殆徧雁以米
一升得於村婦他所收多類此然不二年并室廬燼於賊雁書來言每
一憶及輒痛哭欲絕也雁曩所藏余有見有未見此卷則常在念耳

人間科第眞何物重使高人費筆端
棖觸京華舊時夢銅駝春雨鳳城寒

馬湘蘭蘭

外舅鮑夢蘇先生物紙卷精好筆意婉變
外舅有書畫四巨篋舟車必載以自隨
仕宦貧甚猶不忍棄質錢於杭州質庫
辛酉杭州失守遂不復存此卷亦四巨篋中物
嘗舉以相示者也

露花媚烟葉泛泛如有香一箭兩箭春
令我思沅湘佳人出江南婉變得花意
惜也生常門薰蕕等遭棄

坡谷二公像各一首

坡爲笠屐圖谷爲幅巾道服畫者不足言
吾自寫愛慕之意爾

長髯短髻霜班班東坡何年墮人間
平生著述幾兩屐飯顆戴笠眞窮慳萬

釘已付元長老破衲未遣素與蠻蛾眉天邊難着腳空憶斗大宜興山黃州
魚筍惠州飯此身且伴漁樵閒春泥沒髀雨注面尙被兒童呼長官田家泥
飯聽松籟髣髴直闌鳴銅鑲天公放晴萬象霽脫屣棄笠朝清班右坡像

書摹瘞鶴腕百鈞小文亦妙世說倫仲連太白不世出天與摧折成詩人霜
縑黯敝氣象古幅巾短髻饒丰神平生孝友自天性論學况與周程親出交
東坡天下士意氣感激高峨岷黔西蜀道天萬里讀書學道忘遑迤晚年手
寫范滂傳風節異代同嶙峋世間茶客豈有此此士自邁晁張秦生前苦遭
俗物惱身後風雅疇聽真緇維宋初詩道雜頗掇瓦礫遺瑤琨少陵文章耀
日月大年永叔猶斷斷荆公學杜亦漫與餘子顛預徒續紛惟公句律有神
解筆刀洞闢蠶叢雲雄才逸韻信追配百態欲壓坡翁新草堂風氣自茲振

功媿六一張韓軍豈惟西江奉初祖元虞幾輩皆兒孫羣愚嘲謔亦何有萬
古共仰中天辰至今畫像拜顏色猶令耳目開塵昏山池六月風雨過紅荷
萬柄搖漪淪亦有溪茶淪雲霧菱芡自摘潭湖澣思公不見倏千載令我屢
歎還沾巾右谷像

沈啟南畫椿樹

空堂無風日腳射古綠婆娑一庭亞老椿閱世不知年影落石田翁腕下嘗
聞先子言在昔石田翁避人來山中吾宗長老敬愛客石田感激爲寫松柏
桐復有一縑圖五松與此而五奇觀同流傳遂爲吾家有未及百年又落族
人手族人珍貴不誇客神物光芒埋戶牖先人語及掀兩眉賤子在旁嘗聽
受庚辛以來兵氣殘故家法物遺榛菅五縑剩二松椿在屋漏煙熏非舊觀

千金馬骨人誰眷况值亂離名蹟賤酒酣耳熱戲乞之幡然舉贈無難詞珠
還合浦喜動色蝴蝶聯翩更裝飾謂是高堂眉壽徵椿身不老松堅實可憐
風蕭蕭樹靜風動搖一編蓼莪難終卷兩嶺丹青空故條明年盡室江頭住
畫松又逐雲飛去今日虛堂看大椿淚痕江漢同東注卻思石田畫此三百
年已閱衰宗十數傳傷哉先人身乃不如畫堅安望春秋歲月逾八千此身
朝菌夕槿然畫耶人耶皆雲烟螻蛄聲中風雨連一慟獨臥秋雲邊

惲正叔畫四首

正叔以山水讓石谷然其所爲山水視石谷無不及也花卉之作舊蓄
頗多今皆不存矣

白丁香

素艷全欺雪長條易惹風香濃熏午夢春老帶烟叢麗日銀墻外流雲鏡檻
中細腰人舞倦粉褪畫樓東

牡丹先從兄崇敬所贈

人間第一香穠重不尋常幾處亭臺麗傾城士女狂雲霞擁塔砌錦繡壓衣
裳卻笑荷衣客朝朝綵筆忙

月季

述異記崑侖有長春樹第四句本此

磁斗清芬絕可人衝寒耐冷見精神休誇瓊樹朝朝見未抵瑤臺日日春舞
袖雲霞千態麗曉妝風露四時新維揚自古稱香國留與蕃釐步後塵

近時揚州

月季極奇好事者譜其品至數千百種惜未得如正叔者一一寫之也

木芙蓉

瓊樹南朝蹟已荒一枝礪戶趁新妝娟娟庭院人如玉漠漠簾櫳夜有霜贈
遠幾人牽木末尋秋有客醉霞觴涉江前渡悲搖落那更西風賦採芳

錢舜舉白山茶

描來素影畫中看標格曾非鶴頂丹翠幕銀屏藏綽約古梅修竹伴清寒天
風送曙明霞歛暮雪啼春淚粉殘料得臨川新曲就玉簫吹罷更憑欄

陳白陽白芍藥

朱欄粉砌暮烟浮涼雨初晴萬綠稠白袷衣單銀押重玉簫聲裏怨揚州

王石谷畫

明河泛煙霧澹月流輕素風送洞庭波秋生漢陽樹叢篁疎更韻籬艷寒猶
吐山靜夜猿愁窗虛塞鴻度懷人歲方晏望遠情逾鶩濁酒不成歡清琴聊

寄慕

趙承旨畫馬

雲松先生嘗得趙承旨三世畫馬長卷詫爲至寶余從其孫少帆處見之未敢信爲真跡也近於揚州得承旨畫馬巨幅乃遠勝此卷家守愚翁以畫名嘉道間所畫乃得承旨遺意嗟乎江都曹韓世莫留矣安得長對承旨畫與識者同賞其神駿哉

駿馬如美人難得亦難畫題詩人亦夥苦束少陵械披圖見神駿作者殊未邁春晴原野綠萬柳當風掛神駒跑空來塵浪逐澎湃如山忽卓立掉尾自鳴快髯奚汗流踵公子癢搔疥韓曹不可作獨有吳興派丰神藏骨肉與世作者背千金猶有識一幀何處賣爲詩冀增重願我筆力敗

鳳六山人輞川圖

族祖鳳六山人克呂白山先生子也以畫名近世畫譜中多載其名余家所收甚多

山人名父子瀟灑似王維偶寫輞川景無慚老畫師琴聲竹裏館人語欵湖湄應有裴錢侶開樽共賦詩

宋人仙山樓閣

過子和齋中見壁間宋人仙山樓閣愛之不能忘也因憶家藏仇實甫歲寒書屋長卷金碧爛然而蒼鬱之氣過於宋院畫遠甚末有唐子畏題長句行書亦絕妙又二伯父藏趙千里樓閣小冊界畫工細殆不減今泰西人畫今皆不知落誰氏矣

閣道盤空萬綠圍樓臺縹緲映朝暉雲霞入檻浮金碧衣袂從風拂翠微盡
日青鸞吟桂樹三秋紅葉鎖巖扉洞簫鳴咽傳清怨却是人間得聽稀

倪雲林畫

雲林畫吾所見鮮真者家有漸江畫枯樹竹石小景乃深具高澹之致
漸江畫當時得之以當雲林吾思雲林畫不可得展漸江畫如覩雲林
詩題倪名亦買王得羊之意爾

雲林畫筆枯而腴妙處欲突王黃吳此境絕高知者少學之不成如枯篠蕭
然一石一樹根樹亦無枝石無紋數莖軟草風中翻諦視無有筆墨痕旨哉
風味不可論轉覺萬壑千巖繁秋蟲鳴鳴月當軒素琴彈罷吾無言

漸江山水

卷長丈餘高僅四尺許合仿四家而成卷末附致程蝕庵小札行書尤可愛此先高祖舊物二十年來行篋所存獨此與石田椿樹而已

碎月灘頭寒月明松風十寺雜鐘聲老僧出定無餘事閒放筆端煙雨橫
石濤使氣作奔放髡殘行筆恣峻嶒漸公更嗣元人法今日緇流能不能

先大父山水小幅

府君姿絕人畫筆不師古煙霞滿胸臆筆墨供一吐高情發奇采六法焉得
圍倪黃與荆關過眼等塵土此圖中年筆結構殊亦粗坡陀礙籬落樹石入
檐宇題詩行半欹細字脫未補天機所洋溢草草逾媚嫵雖為俗人笑自有

識者許也嘉道中吳子野畫為時所重名在大父右金丈庶仲大父甥也獨不然之曰子野筆墨純熟而已若我舅氏所作氣韻高
妙正如昔人論書所云無右軍一點俗氣者豈子野所敢望哉丈朗甫吉士子也平生長桑書活人不知數閒

騎瘦馬出晚日踏村塢熱腸蟠宇宙冷韻忘城府丹青亦聊寄陰德耳鳴鼓
鬢齡侍揮灑硯側常摩撫當時不知貴縑絹從人取故人遠持贈

江夢湘汪菊泉皆以

大父書

慰我長羈旅更念含飴恩激昂淚如雨

管夫人竹

紙質小方幅亦黯敝而娟秀之致如新

湘簾日暮碧雲昏皓腕蕙柔染露痕寫出江南煙雨意只愁歸思動王孫

董香光山水八冊

董畫所見甚多獨雲松先生所藏兩冊子最奇其一藏經紙山水樹石
皆以朱綠信筆點染而神氣飛動每冊有高江村評騭之語香光自跋
其後亦以爲得意筆也其一墨筆山水凡上下二冊余得其下冊亦有

江村跋語王杏颿孝廉跋其後以爲猶不如上册之妙然得之亦足以
豪矣

尙書畫品兼奇逸興到峰巒觸手成墨點淋漓參米法銀鈎題識妙顏行櫓
聲欸乃郭邊下松影鱗而煙外清想見九峰三泖路碧天無際暮雲橫

先大父畫便面

秋山澹蕩如名士髡柳婆娑似醉人騎馬溪南踏紅葉偏提滿貯濁醪春
疎林覓句晚風清黃葉風前自送迎行過前溪更回首馬頭三十六峰清
六陵無地種冬青疎影年年廢苑生記得鳳凰山下路古花如雪萬枝橫 仿

宋人畫梅

農人叱犢飲溪畔魚人得魚懸樹梢樵人歸途談虎跡童子挾書尋鳥巢 漁

樵耕讀圖

黃端木自畫萬里尋親圖冊子

亦雲松先生物端木所自畫者皆黔滇奇險之景筆墨殆出鳥目之右
洵天地奇物余得之復散去至今思之惘然

血淚化雲煙行踪歷歷傳虎狼哀大孝黔滇走青天有路身能到無親命豈
延孤兒翻感激何術及黃泉

先大父山水

峻嶒石作冰紋裂平遠山如佛髻青古徑微茫出猿鳥幽泉斷續響瓏玲秋
生岸上短楊柳霧隱峰梢孤草亭故里風光先世墨客中惆悵淚星星

戴文進畫

戴畫識者不甚貴以爲浙派吾所見乃有絕佳者戴嘗爲吾家作春暉堂圖歲時懸之堂中亂後猶在紙墨如新可貴也余又得戴畫長江萬里圖長卷今亦散去

紅蕖萬柄擎翠蓋風竹一叢啼露枝主人隱几坐清晝池上鷓鴣偷眼窺

仇英美人彈琴

昔王文簡與王茂京侍郎論畫侍郎謂仇畫之勝正如杜詩沈鬱痛快文簡擊節其言余謂倪高士畫亦當以沈鬱痛快勝恐漸江輩已不能至余不解畫亦坡公論畫所謂通其意者正如詩家陶彭澤韋蘇州皆以沈鬱發爲高古王摩詰孟山人不能逮也世有文簡侍郎當共證之素月流天夜景沈玉顏纖指發商音娉婷花底龍鴻影縹緲犬邊鸞鳳吟坐

久明河低鏡檻曲終清露散蘭襟芳踪憑仗貞桐訴不向臨邛覓賞心

無名氏楓樹

幼時習聞先大夫言啟南嘗以訟累避地來新安館於吾宗燕翼堂瀕行爲作松柏桐椿四大幅又五松圖一幅 國初歸於吾家乾嘉之際吾家鹺事中落以五畫及周鐘一質千金於族人某粵逆亂後僅存松椿二畫復歸於余其始末已詳前詩中此畫無款識而筆意蒼勁與啟南相類因憶僕初遊武昌謁家虎卿方伯叔以書畫二物爲贄一爲啓南山水畫幅峰勢巖崿懸之高堂素壁家人婦子輒疑山石欲墜爲之驚怖有程徵君易疇題七言古詩也一爲董尙書集虛齋記草稿長卷塗乙潦草字勢幾不可辨而天趣飛動蓋不著意之作尤妙絕矣此桂

未谷家物乾嘉名士題跋如林而錢塘方夫人題字尤秀勁爲世罕見程徵君亦有跋以爲昔王云劬論文謂當觀其本領不在字句尙書此稿極草草而本領自不同余於他書畫猶不甚留意獨此卷惓惓不釋蓋吾家老屋亦有集虛齋先世文稿皆以此名在方文舫之前尙書此記名適與合嘗欲葺治齋屋以此卷藏之齋中佳客時至相與啜茗展玩今齋屋遭亂鞠爲茂草而方伯叔下世亦久其後人居揚州異時如能長守此卷猶與藏吾家無異勝落他氏手也

白露爲霜下百草老楓矜妍自忘老江蘆頭白弄秋色江天淒淒雲浩浩君不見春城桃李搖晴烟萬戶千門生管絃遊人繞樹日百市裘屐翩躚皆少年

碧峰白鵲圖

吾宗多畫師而碧峯先生柱最有名碧峰生明嘉隆中人物尤擅長嘗於聖僧寺粉壁作十八應真渡海象觀者以爲道元復生村人有得白鵲者人以爲瑞碧峰因爲之圖先大父亦仿之爲一幅余時皆未嘗見同治癸亥至武昌薄暮遊行漢臯忽於市攤上見碧峰此畫索直裁二千余故靳之明日再往則已爲他人買去爲之惆悵累日及乙丑成進士南旋而江都邢子膺明府忽以先大父所臨白鵲圖見貽蓋鄉里亂後法書名畫流轉至三楚最多明府此畫亦從鄉人購得僕入手狂喜更乞諸名士題詠而同年楊利叔象濟及車竹君廣文元春施望雲布衣山三詩皆妙楊云百年遺迹付文孫前輩風流此尙存我展雲縑慙

祖德銜環黃雀未酬恩畫圖鄭重鎮相詒田返龜陰事可師今日鳳毛
方鵠起含飴記否點毫時車云黃公舊墨邢侯得卷贈依然付後昆不
見珍禽棲木末空餘素縑動霜痕畫龍飛去無形影化鶴歸來有子孫
故物纍纍金印在看君他日大君門施云白鵠來一家婦子歡顏開白
鵠去佛國茫茫無覓處眞民先生留畫圖至今畫上如可呼此鵠當年
過華屋鶴鶴翅翎瑩如玉其聲若曰見者富貴子孫有餘福一朝鵠去
風蕭蕭朱鵠噴火燒其巢斷縑零絹亦流落誰其得之歸鳳毛邢子絕
代風義高還君畫與君掛鵠雖不眞畫非假我知神州赤縣自有白鵠
飛不知黃山之麓練水之側何時歸鵠雖不歸畫猶在鵠兮歸來畫之
外爾與黃子先人曾相識我見此圖常再拜霜翎雪翅耀喬柯如向雕

陵感類過今日飄零猶祖德合歡巢上吉聲多

余夫婦同客漢上

王舜耕秋景小幅

半醉歸途倚短筇孤城吹角寺聞鐘山銜晚色丹砂豔林染清霜錦障重竹
轡騾綱爭野渡板橋虹澗急村春等閒一幅溪山景卻是天涯未易逢

文待詔畫

明四家畫吾獨愛沈石田仇實父子畏恐未免俗獨天賦超耳待詔當
在唐沈之間吾於雁卿所見待詔所爲蘭亭圖蓋即王文簡冒園修楔
所見者欲爲一詩未果此幅乃舅氏洪笠舫先生物也

綠楊煙裏織愁絲野水穿林夕照遲好約成都病司馬春風來看遠山眉

牧豬圖

此亦宋院畫絹素黯敝而神采如生先君子所藏畫以此爲第一

芒屨圈豢雜耕氓東閣誰知相業成畢竟公孫經術好上林飼彘有轅生

陳老蓮淵明簪菊圖

吾家舊有吳道子畫先聖像又外舅家有閩立本畫孔子事蹟二十四
圖嘗一見之筆意不復可記獨二伯父蓄李龍眠白描十八應真渡海
長卷筆墨若毫髮窮極神妙又舅氏藏姚少師百八羅漢圖面貌無一
筆相似則兒時已知爲神物然不敢爲詩也老蓮此畫爲世父所愛玩
者其筆力無人能及而古意亦寔微矣

羲皇上人亦有癖葛巾一枝秋露滴我家潭湖半畝園千朵萬朵無人摘

王孟端山水

畫家固首重氣韻然非運以腕力則氣韻亦無所附也今人作畫第知有董文敏耳孟端此卷筆力橫絕每一憶及輒有故鄉大好山水之思我生愛山出骨髓去山不見今六年兩峰蒼蒼夾青天雪瀑萬丈銀河懸徑路一綫蛇蜿蜒樵人猿子同盤旋幽籐古木蛟龍纏人家一半藏蒼烟鷄聲五夜鳴崖巔下視溪谷方悄然此境心目常流連此畫乃奪造化權吾州山水天下稀知君未到夢見之醒來落筆風霆馳慰我歸思魂怡怡何當開雲結山茨看山讀畫忘朝饑與君朝夕同娛嬉息壤在彼視此詩

仇實甫宮闈圖卷子

董尚書言畫家得煙雲供養之益若實甫輩畫苦心刻鏤正足損人耳吾謂尚書此言爲畫家自言則可若論畫者不當如是吾甚愛實甫正

以其沈厚蒼鬱之氣足以益人此如徐庾文字杜文貞五言長律豈以排偶掩其工哉此卷爲吾鄉某氏家藏余曾一見後流轉入浙中聞已爲李小泉尙書所有先伯父嘗言畫家士女最難蓋婦人果以何等爲美乎此言極可思畫家多託名實甫皆惜抱所謂蘇州娘娘耳吾謂畫者胸中必有一段蒼涼盤鬱之氣乃可畫山水必有一段纏綿悱惻之致乃可畫士女何物饒州畫磁匠乃竟得此意乎宜乎爲小李將軍後

一人已

余以仇畫與楊升庵詩皆爲有明一代絕出其古雅工緻非恆所及也

人間何者爲佳人驚鴻遊龍狀未眞天工鍾此亦愁絕畫手何物能得傳
仙人居處碧雲海風月萬古容華新刹那一念墮塵劫下與人世看朱唇
蘿溪茆屋留不得宮掖窈窕嬌藏春南山曉翠鬱氤氳朱檐碧瓦曝魚鱗嵌空

閣道捫參辰繚垣列植森梧籓濃陰細葉翔禽珍下有流水涵青蘋宮牆駐
馬鬪嶙峋天風危浪笑語親雲霧拂袖嵐沾鬢媵侍二八魚莘莘雲肩繡鬢
各稱身燁如華星從月輪月宮姝子顏如銀威儀棣棣真絕倫山題黃珥珠
貫緡文榆錦頰鸞鴻振褊褊不動谿波勻紅牆碧樹車鱗鱗來遲去速天不
噴弱顏固植肯邀寵君自三日留芳塵吁嗟平昭陽椒風足恩幸長門團扇
悲幽淪人間風月損肌骨世上羅綺空紛綸君恩未歇良自愛舜槿豈足爭
晨昏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先從兄崇敬所藏奇物也

新妝炫服照河間綵鷁低昂牽挽難不及西湖風景好荷花十里碧波寒

尤貢甫蘭花

貢甫與先高祖存齋府君交好此幅以瓷青紙泥金作繪已百餘年矣而金色不改府君風雅好士所交皆當世名士家中所存半爲府君故物程徵君瑤田比之於顧阿瑛也府君書法入承旨之室斷縑零絹今鮮有存余題畫詩以康熙前爲斷蓋幼時遊里中諸收藏家親見其論畫必宋元人乃辨別其真假工拙明及國初不甚措意若乾隆以來鮮有齒及者大亂以後金冬心鄭板橋之儔一聯一幅皆值數萬錢承平時中人之家黏柱障壁比比皆是亦無人估值也嗟乎竹垞先生論明審瓷器之言豈不信哉

竹垞序感
舊集語

水村時代稍近以其爲先高祖而

作故與吾族諸畫家並系詩焉

今蘭非古蘭今畫乃古畫空階與粉壁嬈娜誰真假尋幽宜蠟屐出塞還盤馬寫贈素心人高堂百年掛

白山先生畫

白山先生以前代遺老倡漢學於東南與亭林遙相桴應所著字詁義府兩書及杜詩說已爲玲瓏山館馬氏進呈錄入四庫其書法如龍虎盤崛蓋得晉人不傳之秘視唐以後書家皆煙視媚行也先生不以畫稱家有敝冊以墨點山水樹石皆自然高妙先生子鳳六爲老畫師然骨韻遠不逮矣

吾廬修竹已蒿萊

先生遭訟無屋先州牧府君築屋以居先生先生喜名之曰吾廬家可堂先生虛船集中有吾廬歌

遺老心情亦可哀畫怪不須蚩馬遠殘山剩水足徘徊

孫知微畫水

外祖洪雲上先生蓄古畫一幅長六尺全幅皆水作波濤起伏之勢墨色濃淡相間一鯉魚長可盈尺盤躍其中懸之高堂水勢皆動魚亦躍躍欲出雖至靜者不能逼視移時目不轉眄洵坡公所謂洵洵欲崩屋者相傳爲孫知微真蹟紙質堅韌亦必非宋以後物也洪氏歷代寶之外人不以輕視每值三伏則懸之清鑒軒旬日以當曝畫

軒爲華亭書額 余

以洪氏外孫故得數見之

古人畫水但畫藻畫家畫水無專門奇哉孫氏出新意能使坡公無間言昔者我行虹源萬山中見我舅氏洪崖翁笑指高堂上白日生雷風髣髴前年擊汰下鳩茲江濤湧洶驚兒童篙師絕叫不得渡一川晴雪煙濛濛近視浪

打頭卻立珠濺衣鯉魚一何神騰空如欲飛便乘此魚上霄漢自號琴高知
是非虹源多高山巨蛟潛伏深山隅多年一出必爲患崖崩谷裂萬室嗟其
魚嗟蛟一何愚山中豈不好何必爲龍躍天衢亦如此鯉波中藏翻波濺浪
情有餘我無老坡才熟視發嗟咨願向洪流親洗筆波瀾萬頃更題詩

鄭所南蘭

余生也晚里中耆宿多不及見猶及見王杏颿汪藝梅曹芙蓉諸先生
皆風雅好獎進後學兼工賞鑒而是時休歛名族乃程氏銅鼓齋鮑氏
安素軒汪氏涵星研齋程氏尋樂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書籍法
帖名墨佳硯奇香珍藥與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屬每出一物皆歷來賞
鑒家所津津稱道者而卷冊之藏尤爲極盛諸先生往來其間每至則

主人爲設寒具已而列長案命童子取卷冊進金題玉躡錦罽繡褌一觸手古香經日不斷相與展玩歎賞或更相辨論斷斷不休某以髻齡隨侍長老坐隅蓋往往見之恨爾時都無所知百不能一二記憶也此卷亦外氏所藏猶髣髴其筆意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百家題咏苦紛紛博得少陵兩句足

李成山水

程氏古畫以李成五老峰圖爲第一書蹟以大令保姆帖爲第一余時方稚齒來往程氏齋中未知請觀然耳熟久矣亂後雲松先生孫少帆避居祁門書畫數十篋寄於山農家忽爲太平賈人賺去汪授芝聞之驚歎約余與雁卿芥湄十數人會於埭田議相與贖之不可則訟之賈

人懼乃以卷軸數者介鄉人獻於曾文正公以求庇而盡挈其笥篋以
赴武昌厲伯苻方伯吳芷生大令得之頗多李畫及大令帖未知歸於
文正抑歸於厲吳然皆可謂得所矣此畫余至今未之見感念往事聊
爲一詩誌之大令帖則雲松先生書畫跋稱以千金得之蘇州者也

雲根枯木擅風流廬阜烟嵐萬古秋今日畫船無米老畫家誰識李營邱

高房山山水

僕嘗言宋元詩家惟虞伯生真有得於畫家山水氣韻之妙故每一下
筆輒有雲煙蒼潤之致繞其腕底若摩詰詩中有畫猶僅得其好景而
已房山此卷爲新宇舍姪所藏惜無道園好手一再題詩也

高公潑墨太模糊學古風流今已無莫把風砂噉北客房山山色自清腴

高季

迪題彥敬畫有尙書生長金臺下見慣風沙
草漫野之語蓋未嘗見房山風景之佳也

王叔明山水

吾族承德堂家藏鸞綾象匣蓋當時以備進御者

黃鶴去不返翩然名墨存吳興得家法荆關有專門匠心細毫髮厚力蟠昆
崙畫史但太息誰能涉籬樊黃氏守此畫寶之等彝尊金題與玉躡留待呈
金門緬惟純皇時民物何阜蕃翠華每南幸淮海開乾坤山祇與水怪効力
同騰奔商人盛絲車媚獻隨所敦他氏不敢知吾黃名實暄聯翩槐棘間冠
蓋何軒軒豈惟力供儲誠款達 帝闈英英玉蓮花咳唾猶承恩此畫胡見
遺韜精老山村山村亦難保賊騎如雲屯子女不相守雲煙更何論玉山有
興衰金谷多黃昏百年喬木在太息思鄉園

堂中舊藏玉盤孟翡翠硯
山之屬又有髹漆唾孟爲

兩蓄形嵌以銀絲握其樞則
花自開睡已復合至爲工巧

坡公墨竹

亦承德堂物

嗟我文忠亦以畫名墨竹一派近在彭城仙人乘鸞下遊玉京豈是可法公

自寫生我有谷帖光如日星龍拏虎攫風縱雨橫二妙一堂快哉生平

舊有黃山

谷馬伏波詞
五言詩墨蹟

商喜西園雅集圖

僕之先世多蓄法書名畫嘉道以來家道中落往往歸於他氏然存者

尙多有書一樓列几堆積高五六尺多有前代古本而不容取視又有

大小竹木筍十餘雜貯先世冠屨之屬皆明代之物一日登樓見一筍

匣蓋微露日光映射其中似有籤軸然巨篋層積力不能舉又不敢公然啓視以手探之出一小冊則柯敬仲書月賦小楷又於他室塵鼠迹中得趙承旨西園雅集圖記小楷以呈先君曰是并州牧府君遺物吾昔嘗見之好事家欲得之久矣童子寶之經亂後二物並失去樓中物百無一存楹書旣不能盡讀又不知笥中尙有幾許名墨也昔人稱煙雲過眼若僕者先世舊藏乃並不獲過眼之樂欲如元裕之作記而不可得不亦可太息乎此圖先君所蓄筆墨精好今雖不存然念之輒不忘也

誰繼龍眠蹟商公筆有神風流鄴下貴高會永和春詩句留巖隙巾裙散水濱異時文字禁淪落半斯人

叔祖秦友府君畫菊便面

府君爲大父之弟與大父友愛至老無間言從大父學繪事間作花卉娟雅入格吾黃氏多畫家自碧峰先生以來代有作者吾所及見又有小舡靜之皆善花卉靜之兼善寫真小舡工夫最深二人者並未能免俗小舡父遐齡老人工書效王夢樓尤逼真與汪竹坪齊名小舡作畫父爲書款字好事者以爲古畫爭持去父歿畫亦減價矣

黃潭產四絕菘菜棗與茶沙田又宜菊紛敷多好花錦繡滿原野四顧秋無涯豪家列屏幃琉璃照明霞未若空齋中時盆植孤芽蕭疎對書卷几格霜橫斜府君性如菊澹宕憎囂譁偶貌幽人姿香風生畫又六年未還鄉江介眞如家油菜味洵美襄陽不須誇

油菜武昌最美襄陽白亦有名實舉肥耳

盆花半洋產點綴少

精嘉以此憶故園，尊鱸發長嗟。何日扁舟去，長鏡刷金沙。

詠羊皮燈屏

升庵集有羊皮燈，長律極工。黃氏有羊皮燈屏，三瑩淨可喜。蓋族祖鳳六輯五柳溪諸先生所繪筆墨，皆有矩矱，亦百年前物矣。爰仿升庵七

言體詠之

棠溪仙綬色如銀，六曲屏風製作新。雲母琉璃徒耀畫，青玉銅芝不隔塵。何似靈獮裁粉黛，金花燈火爛生春。屏中畫采發迷離，義士仙人神骨奇。衣袖沾紅淚，須眉澈素絲。射獵陰山意態工，旌旗袴褶蠟光中。初訝明星隨馬落，又道獵火滿山紅。帶箭山羊質無假冒，雪渾脫色并融。草樹山河畫更難，千年精氣現爛斑。金華石爛宵光彩，洞庭龍起暮波瀾。元宵遊女貌如仙，奇裳

聯襪各喧闐試抽玉燕敲花落更步青莎踏影妍不羨綠沈飛彩鳳但愛祥
光映鬢蟬歸來緩帶銀屏下還怯羊燈照獨眠

石濤琴谿圖卷子

款云送退庵法弟歸新安蓋吾邑亦有琴谿非琴高仙處也七言一章
皆禪障語又有汪扶晨閔麟嗣題詩

髡家第一流搖筆動滄洲爲送山中客圖成江上秋雲生小南海琴溪之山又名小南

海風動木蘭舟春水桃花岸令人憶昔遊

溫日觀蒲萄卷子

金繩鐵索亂相交萬顆元珠掛樹梢不是畫師溫日觀人間誰解畫蒲萄

草心樓畫集終

摹印述 寫本

番禺陳 澧撰

顓民近欲學刻印余謂此秦書八體之一謂之摹印古人小學之一端也古摹印既有師法故文字精雅爲物雖小而可與鼎彝碑版同珍後人爲之不能及也不講小學不能作篆書隸書故也因舉古今人論印之論撮其大略并溯源於篆書之法以告顓民丁未正月蘭甫書

篆書之體有三一曰古文

蒼頡始作之周太史籀所作曰籀文較古文筆畫稍繁亦可謂之古文

說文重

文所載及世傳古鐘鼎彝器銘字是也二曰篆文

秦丞相李斯作

亦謂之小篆

籀文謂之大篆故秦篆謂之小篆

說文正體字是也三日繆篆世所傳古銅字是也漢延

光殘碑張遷韓仁碑額即繆篆體漢晉銅器及瓦當文甄文亦多此體

摹印以繆篆為字主而繆篆仍當以小篆為根本小篆之有說文猶楷書之有康熙字典說文所無之字作小篆不可用猶字典所無之字作楷書不可用也說文雖無而小篆碑版有之則亦可用如秦碑有詔字漢少室石闕有佐字漢碑額有銘字

皆說文所無 猶字典雖無而楷書碑版有之亦可用也小篆碑版之字不盡合

說文作篆者可做之如大徐本說文卷末所載篆文筆迹相承小異諸字是也 猶楷書碑版之字不

盡合字典作楷者可做之也惟碑版字間有太怪太繆者不宜仿耳怪者如碧落碑

繆者如李陽水城隍廟記以日字為日字之類

繆篆之體方正縝密其字較小篆有省有變而苦無專書惟於古印譜求之

然字不能備也世俗所行六通不可 昔人言當仿漢隸字體而仍用篆

書筆畫此語蓋得之矣凡作印先檢說文識其字从某从某然後酌其章法

如盡依說文覺其窒礙宜有省變則仿漢隸之體爲之可也省變非但指全字而言偏旁皆可做之故欲知漢隸省變當先識說文正體

隸書較之篆書有省變太甚者如水旁作三點是也繆篆偏旁亦可作三點然必須字字相稱否則仍當作川舉此一字餘可類推

考漢隸當檢顧氏隸辨

宋人有隸韻漢隸字原二字隸辨已盡收而更收近代所

出碑字故最爲全備

隸辨每一字載數體大約以第一體爲最正其注論篆隸之流

變亦可參究

說文所無之字作小篆當假借至繆篆則不必盡拘說文繆篆本非說文字體故也如俗字繆篆亦不可用但欲知假借及字之雅俗正不易耳

作古文篆當據說文所載及博古圖等書取其字易識者用之難識者勿用

以上所論乃字體也既知字體當講求作字家法此非多見古碑版不能知也

篆書碑版以石鼓爲最古相傳以爲周鼓蓋籀文也其字大小不等方圓斜整不拘然有疑爲宇文周時物者惟秦碑實爲小篆之祖今傳於世者有瑯

邪泰山二碑殘字繹山碑亦有宋人刻本繹山前段韻語字體皆方後段詔

書及瑯邪泰山殘字

二碑殘字亦皆詔書

皆稍圓至漢碑篆書則多方體有頗近繆

篆者吳天發神讖碑更方而有稜峻厲極矣唐李陽冰書則純用圓轉之筆宋僧夢英郭忠恕皆陽冰嫡派

夢英與郭忠恕論篆書有云撓而無折又云方上圓下二語最得陽冰家法方上圓下如口字是也下圓是一筆撓轉上兩角方則兩筆所轉合也凡陽

冰書方者是轉合處非一筆所接折故曰無折

篆書筆畫兩頭肥瘦均勻末不出鋒者名曰玉筋篆書正宗也其垂筆末漸肥大如漢尹宙碑額或出鋒如天發神讖皆非小篆正派

篆書筆畫兩頭有圓者有方者其圓者秦碑是也方者天發神讖是也

篆書有不垂腳者有垂腳甚長者惟二李

李斯李陽冰

最爲適中

楷書筆鋒全露隸書稍藏篆書更藏然鋒雖藏而意仍在也其有起有應正與隸楷同如艸字兩中形雖同而精神則左右相顧即中字旁兩筆亦然並非兩邊如一有似印板也非深於此道者不能知也

作篆以雅正爲尙李陽冰謙卦奇形迭出殊不足尙至夢英十八體之惡劣更不待言矣

作印固當學篆書且當學隸書古印往往似漢隸

古人名印其文曰姓某曰姓某印曰姓某之印曰姓某私印曰姓某印信二名則曰姓某某曰姓某某印其印字在姓下回文讀之也單名者不得回文讀也有稱臣者曰臣某二名則曰臣某某不加姓亦無之印私印等字今人作印稱臣又加姓與印字非古法

古人字印曰姓某某後人多不加姓又有加氏字者曰某氏某某近有以姓名字合爲一印者有云某某一字某某者皆非古法

古多兩面印一面姓名一面曰臣某

凡稱臣者必兩面印

或一面姓名一面姓字亦

有一面姓名一面作吉語如大年長年日利常富長樂之類

古無道號印今人競尙道號如作道號印則作朱文爲宜然白文亦無不可

古姓名印無加地名者後人有之如趙郡蘇氏楚國米芾是也今人多以官銜作私印然須用古官名或今官名爲古所有者此與成語作印無異否則似官印也或有不古不今憑空杜撰貽笑識者矣

屋扁作印以唐人端居室三字白文印爲最古吾子行云不若用朱文

昔人有收藏圖書印文曰某某圖書此印章所以訛俗稱圖書也亦有曰某某家藏某某珍玩之類

古人封書印文曰某某啓事且有作韻語者曰姓某某印宜身至前迫事毋閒願君自發印信封完今人用護封等字俚俗之甚

詩句文句作印古人所無近人多尙之亦頗有致至有刻成篇詩文者殊可笑

昔人有自撰二語作印者姜白石之鷹揚周郊鳳儀虞廷是也

隱寓姜夔二字有

以俗語作印者吾子行之好嬉子是也然不必效之既知作印之式宜講章法筆法吾子行謂印文當平方正直縱有斜筆當取巧避過是也然此所論乃其常格古印亦有用斜筆圓筆者總在章法相配得宜耳

子行又謂印字有自然空缺懸之最佳是也又當知有一空處必更有一二空處配之

子行又謂印字筆畫多者占地多少者占地少也但如四字大印則占地宜略相等不可多少懸殊

古印字畫疏密肥瘦均勻者爲多其不均匀者其斟酌盡善處也不均勻乃其所以爲均勻也

篆書重文皆作二小畫此古法也而俗工刻印遇兩字偏旁同者亦作二小畫謬甚

昔人論印文不可擁腫不可鋸牙燕尾又謂古印字轉折處及起處住處非方非圓非不方不圓可謂形容盡致矣總之深於篆隸之學多見古碑古器古印則方圓皆得其妙不須以擁腫鋸牙燕尾之類貌爲古拙即或有之亦不足爲病矣

近人作篆於十字相交處描之使圓梁撫部退庵隨筆言有於黑漆方几貼四圓紙曰此篆書田字也此雖諛語深中其病

白文不可太細太細者必當有古勁樸野之趣朱文不可太粗明人朱文印有字極粗邊極細者俗格也

古銅朱文印其字方正而多逼邊邊與字畫粗細相等或較字畫稍細

古朱文小印多闊邊細畫其字往往破碎詭異不可識然甚奇妙

元明朱文印字多與邊連其邊之粗細略與字等

古印多有半白文半朱文或三白文一朱文其章法一片渾成驟觀之朱文亦似白文其妙如此

一印中兼有白文朱文或白文有邊或中有界線古人皆有法若旁作龍虎則雖古人所有亦不必效昔人嘗論之矣蓋龍虎宜樸拙工巧則俗矣其無字之印但作獸形及魚鷺之類者亦然

刻印有作篆極工但依墨刻之不差毫髮即佳者有以刀法見長者大約不露刀法者多渾厚精緻見刀法者多疏樸峭野孟蒲生孝廉云古人刻碑亦

有此二種蒲生深於篆隸金石之學其所論往往造微

古印筆畫斷爛由於剝落之故不必效顰印邊斷缺亦然

古銅印文

今人遇古銅印輒曰漢印其實不盡漢物也

古茂渾雅章法則奇正相生筆法則

圓而厚蒼而潤有釵頭屈玉鼎石垂金之妙與古隸碑篆無異令人玩味不盡然好古印者少好時樣者多甚矣識古之難

古銅印或鑄或刻刻者往往不如鑄者之精鑄法有二一爲撥蠟一爲翻沙蓋撥蠟尤精

昔人謂唐時印皆九疊文其實不盡然厲樊榭嘗辯之矣九疊文甚俗然實出於繆篆屈曲填滿之法但加甚耳

趙松雪始以小篆作朱文印文衡山父子效之所謂圓朱文也雖非古法然

自是雅製作印能作圓朱文可謂能手矣

古印似漢碑圓朱文佳者則似李陽冰篆碑

印自文氏之後遂爲一家之派汪尹子最佳何雪漁梁千秋之爲白文往往惡劣浪得名耳

程穆倩以古文作印但取新奇不必效也或偶爲之亦當用玉筋篆法書之蓋古文本當作尖筆所謂螭蚪文也以之作印則不相宜

浙派今時盛行其方折峻削似天發神讖及魏碑隸書近人變本加厲或近粗獷或又纖仄頗乖大雅

前明及國初人以刻印名者甚多周櫟園有印人傳觀之可知諸家流派近時汪氏印譜自漢以來至近代之印蒐羅最富吾粵則以潘氏看篆樓印

譜所收爲最夥皆古銅印也程易疇撰序考證甚精見通藝錄

古官印不過方寸私印尤小今人多用大印然甚難工字少則尤難也宋元人官印甚大多有佳者可做之明人大印亦間有佳者大約大印作朱文較易耳

今人印有小如豆者亦古所無

古印皆正方少長方者至兩小方印相連各刻一字者後代乃有之

圓印橢圓印壺盧印但宜作朱文古銅印有橢圓軍曲二字白文天然配合不能有意爲之也且橢圓印即作朱文亦難工如連環樣已纖俗琴樣鼎樣楸葉樣之類尤俗之甚不可用復有因石形爲之者亦不雅觀

兩面印甚古其後有四面印且有六面印五面刻字一面作紐其紐上平亦

刻字

古有子母印空其中而藏一小印也古印皆用銅王元章始用花乳石今私印皆刻石鑄銅者少矣

孟蒲生云今人鈐印用油朱與銅性不相宜

晶玉印難刻若令工人鑿碾多不如人意不如用石固不必貴玉而賤瑨耳

古銅印之體皆扁即兩面或獸紐顧無右顧者或龜紐或瓦紐鼻紐其

貫紐必橫今人石印多高如石柱雕刻人物山水尤近俗矣

石印刻款字於旁亦有致然其語與字皆宜雅否則不如不刻古人封書以泥印以印之其後用水和朱又其後乃用油今有仍謂油朱爲印泥者取其

語近古耳

古人書畫署名不必皆鈐印即鈐之亦只一印今人輒鈐兩印至卷端及下角與接紙處皆可鈐印蓋自宋元以來已如此昔嘗有譏人用引首印者此泥古之論也

摹印述終

墨經 棟亭藏本

宋 晁說之以道 著

松

古用松煙石墨二種石墨自晉魏以後無聞松煙之製尙矣漢貴扶風隄麋終南山之松蔡質漢官儀曰尙書令僕丞郎月賜隄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晉貴九江廬山之松衛夫人筆陣圖曰墨取廬山松煙唐則易州潞州之上黨松心尤先見貴後唐則宣州黃山歙州黟山松羅山之松李氏以宣歙之松類易水之松今兗州泰山徂徠山鳧山繹山沂州龜山蒙山密州九仙山登州牢山鎮府五臺邢州潞州太行山遼州遼陽山汝州竈君山隨州桐柏山衢州共山衢州柯山池州九華山及宣歙諸山皆產松之所兗沂登密之

間山總謂之東山鎮府之山則曰西山自昔東山之松色澤肥膩性質沈重
品爲上然今不復有今其所有者纔十餘歲之松不可比西山之大松蓋西
山之松與易水之松相近乃古松之地與黃山黟山松羅山之松品惟上上
遼陽山竈君山桐柏山可甲乙九華山品中共山柯山品下大概松根生茯
苓穿山石而出者透脂松歲所得不過二三株品惟上上根幹肥大脂出若
珠者曰脂松品惟上中可揭而起視之而明者曰揭明松品惟上下明不足
而紫者曰紫松品惟中上礦而挺直者曰籤松品惟中明不足而黃者曰黃
明松品惟中下無膏油而漫若糖苴然者曰糖松品惟下上無膏油而類杏
者曰杏松品惟下中其出歷青之餘者曰脂片松品惟下下其降此外不足

品第

煤

古用立窰高丈餘其窰寬腹小口不出突於窰面覆以五斗甕又益以五甕大小爲差穴底相乘亦視大小爲差每層泥塗惟密約甕中煤厚住火以雞羽掃取之或爲五品或爲三品二品不取最先一器今用臥窰疊石累礦取崗嶺高下形勢向背而或長百尺深五尺脊高三尺口大一尺小項八尺大項四十尺胡口二尺身五十尺胡口亦曰咽口口身之末曰頭每以松三枝或五枝徐爨之五枝以上烟暴煤粗以下則烟緩煤細枝數益少益良有白灰去之凡七晝夜而成名曰一會候窰冷採煤以項煤爲二器以頭煤爲一器頭煤如珠如纓絡身煤成塊成片頭煤深者曰遠火外者曰近火煤不堪用凡煤貴輕舊東山煤輕西山煤重今則西山煤輕東山煤重凡器大而輕

者良器小而重者否凡振之而應手者良擊之而有聲者良凡以手試之而入人紋理難洗者良以物試之自然有光成片者良凡墨有穿眼者謂之滲眼煤雜窰病也舊窰有蟲鼠等糞及窰衣露蟲雜在煤中莫能揀辨唯唾多可弭之然終不能無

膠

凡墨膠爲大有上等煤而膠不如法墨亦不佳如得膠法雖次煤能成善墨且潘谷之煤人多有之而人製墨莫有及谷者正在煎膠之妙凡膠鹿膠爲上考工記曰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莫先於鹿膠故魏夫人曰墨取廬山松烟代郡鹿膠凡鹿膠一名白膠一名黃明膠墨法所稱黃明膠正謂鹿膠世人多誤以爲牛膠但鹿膠難得煎法用蠟及

胡麻者皆不入墨家之用按煎白膠法先以米泔汁漬七日令軟然後煮煎之如作阿膠淘又一法細剉鹿角與一片乾牛皮同煎即銷爛唐本草注曰麋角鹿角煮濃汁重煎成膠今法取蛻角斷如寸去皮及赤騂以河水漬七晝夜又一晝夜煎之將成以少牛膠投之加以龍麝鹿膠之下當用牛膠牛角水牛皮作家所謂鄉掘皮最良剔除毛以水浸去塵汗浸不可大軟當須有性謂之夾生煎火不可暴常以篋攪之不停手貴氣出不昏時時揚起視之以候厚薄直至一條如帶爲度其脉膠不可單用或以牛膠魚膠阿膠參和之兗人舊以十月煎膠十一月造墨令旋煎旋用殊失之故潘谷一見陳相墨曰惜哉其用一生膠耳當以重煎者爲良

羅

凡煤須用羅後魏賈思勰曰醱煙搗訖當以細絹篩罈內此物至輕微不宜露篩喜飛去不可不謹

和

凡和煤當在淨密小室內不可通風傾膠於煤中央良久使自流然後衆力急和之貴潤澤而光明初和如麥飴許搜之有聲乃良膠初取之和下等煤再取之和中等煤最後取之和上等煤凡煤一斤古法用膠一斤今用膠水一斤水居十二兩膠居四兩所以不善然賈思勰墨法煤一斤用膠五兩蓋亦未盡善也况膠多利久膠少利新匠者以其速售故喜用膠少觀易水奚氏歙州李氏皆用大膠所以養墨時大膠墨紙黃小膠墨紙微黃其力以是爲差凡大膠必厚厚難於和和之柔則善剛則裂若以漆和之凡煤一斤以

生漆三錢熟漆二錢取清汁投膠中打之勻和之如法

擣

凡擣不厭多魏韋仲將墨法鐵臼中擣三萬杵杵多益愈後魏賈思勰法曰亦搗三萬杵杵多益善唐王君德則用石臼擣三二千杵蓋其擣無數其擣過黏沒光不可擣自從臼中滾出爲度出臼納淨器內用納封罍慢火養之底上作數穴以通氣火不可間斷爲其畏寒然不可暴暴則潼容謂之熟黏不堪製作凡鹿膠擣成便丸捍不可遲延稍遲乃皴裂不堪若牛膠擣之一日後膠行力均再入臼擣千餘下乃可丸捍丸時用五人相次人有鐵砧椎三五百下舊語曰一椎一折鬪手捷此其法也初椎成爲光劑爲硬劑又過硬劑爲熟劑每不劑傳畢五人成熟劑乃入匠手丸捍

丸

凡丸劑不可不熟又病於熱熱不堪用雖成必不光澤易碎裂凡急手爲光劑緩手爲皴劑一丸即成不利□再

藥

凡墨藥尙矣魏韋仲將用眞珠麝香二物後魏賈思勰用梣木雞白眞珠麝香四物唐王君德用醋石榴皮水犀角屑膽礬三物王又法用梣木皮皂角膽礬馬鞭草四物李廷珪用藤黃犀角眞珠巴豆等十二物今竟人不用藥爲貴其說曰正如白麵麴清又如茶之不可雜以外料亦自有理然不及用藥者良舊有別集藥法一卷

印

凡底板貴乎直寧大不乙平板上俯下平寧重不輕凡底板銀爲上面印牙爲上尋常底板用棠手板用杞蓋底板面印皆以松爲良與煤爲宜凡印大墨以水拭之以緝按之然後用印凡印方直最難用用多裂易水張遇印多方直者其劑熱可知

樣

凡墨樣取則於古無大小厚薄之限而賈思勰曰墨璽不得過二三兩寧小不大世人遂以薄小爲貴謂從前奚廷珪然宣府奚廷珪之類小墨在古品中爲佳不知雙脊龍之類大墨亦不可置在劣等要之無大小厚薄醱烟法膠爲本耳蓋厚大利久薄小利新厚大難工薄小易售故近人不喜於厚大者然太大則不便於用太薄則艱於包當以厚而小者爲佳

蔭

凡墨蔭用炭灰石灰麥糠三種炭灰爲上石灰酷多裂麥糠慢多曲惟炭灰爲上凡用炭灰精篩弗雜弗濕其下唯厚上之厚薄視墨之大小時之晴晦中以薄紙裹之然置之不平亦曲見風亦裂若用石灰蔭當於新瓦器中置灰灰上用紙紙上復加以灰不可厚若用麥糠蔭以椽架葦懸室中其上糠底糠惟平惟均不可有逆糠凡蔭室以靜密溫小爲貴晝夜不去火然火大則病火暴亦病其晝夜候火隨風日晴晦最爲難又有不用蔭者墨成曝於靜密室中聽自乾又有以衣被覆之使乾者

事治

凡事治墨以水以免皮以滑石以萊州石以錢以鏵頭以漆以墨以墨最不

佳餘錯用之皆良惟此數物不及弄成如弄鞭弄茶瓢

研

凡研墨不厭遲古語云研墨如病凡研直研爲上直研乃見真色不損墨若
員磨則假借重勢往來有風以助顏色乃非墨之真色唯售磨者員研若邪
研則水常損其半而其半不及先所用者惟俗人邪研凡墨戶不工於製作
而工於研磨其所售墨則使自研常優一暈凡煤細研之乾遲煤粗研之乾
疾凡善墨研之如研犀惡墨研之如研泥

色

凡墨色紫光爲上黑色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爲下凡光與色不可廢一次
久而不渝者爲貴然忌膠光古墨多有色無光者以蒸濕敗之非古墨之善

者其有善者黯而不浮明而有豔澤而有漬是謂紫光凡以黑比墨不若以紙比墨或以硯試之或以指甲試皆不佳

聲

凡墨擊之以辨其聲醅烟之墨其聲清響雜烟之墨其聲重滯若研之以辨其聲細墨之聲膩麤墨之聲粗粗謂之打研膩謂之入硯

輕重

凡墨不貴輕舊語曰煤貴輕墨貴重今世人擇墨貴輕甚非煤粗則輕煤雜則輕春膠則輕膠傷水則輕膠爲濕所敗則輕惟醅煙法膠善藥良時乃重而有體有體乃能久遠愈久愈堅濕則能敗自然成質非輕非重

新故

凡新墨不及故墨衛夫人曰墨取十年以上強之如石者蓋其愈久愈堅且白物久斯變墨况其本黑之物煤久而黑黑而紫膠久而固固而乃發光彩此古墨所以重於世凡新墨不過三夏殆不堪用凡故墨膠敗者末之新煤再和殊善入膠久之乃可和然非大膠久蔭弗可

養蓄

大凡養新墨納輕器中懸風處每丸以紙封之惡濕氣相薄不可臥放臥放多曲凡蓄故墨亦利頻風日時以手潤澤之時置於衣袖中彌善

時

凡墨最貴及時韋仲將墨法不得過二月九月賈思勰曰溫時敗臭寒潼溶當以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爲上時十月二月爲下時餘月無益有害既得時

須擇晴明無風之日或當靜夜若燒煤之時當以二月三月四月爲上時八九月與五月十月六月七月水潦土濕十一月十二月風高水寒皆不利

工

凡古人用墨多自製造故匠氏不顯唐之匠氏惟聞祖敏其後易水奚鼐奚鼎鼐之子超鼎之子起易水又有張遇陳斌江南則歙州李超超之子庭珪庭寬庭珪之子承浩庭寬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文用之子惟處惟一惟益仲宣皆其世家也歙州又有耿仁耿遂遂之子文政文壽而耿德耿盛皆其世家也宣州則盛臣道盛通盛眞盛舟盛信盛浩又有柴珣柴承務朱君德兗州則陳朗朗弟遠遠之子惟進惟迨近則京師潘谷歙州張谷

墨經終

琴學八則

燕山程雄穎菴著

甲子仲夏返京師過山左遂訪運長胡子懷先生因客署中三月無日不撫絃動操一夕值倪子汝明陳子繪思曰美哉君之音移我情於霄漢間矣舍君不從更於何學乃以琴理問余余曰微矣擇其淺者數則使子等易習而易知何如哉遂次爲琴學八則

一上弦先上五弦以不鬆不緊爲度次上六弦以食指按五弦十二徽半以大指撥散六應次上七弦以食指按五弦十徽應次上一弦以食指按本弦七徽大指撥本絃名指勾散七應次上三弦食指按本弦十一徽大指撥本弦隨撥散五應次

上四弦以食指按本徽九徽大指撥本弦隨撥散七應則諸弦皆調矣上弦須略緊一分而後按徽配合不致大差如五六七絃在徽上應者爲鬆徽下爲緊一二三四弦在徽上爲鬆徽下爲緊或弦鬆用大指向外而食指向內則緊若弦緊將大指向內而食指向外則鬆此雖蠹迹然亦不可不知

其上下弦以

縱法上之用手帕攪弦而上且手不患無力亦不受疼

二置琴几置琴于几上其身體必須離几尺許端肅而坐斜對五徽椅宜高几宜低其軫與雁足下亦必設琴薦或氈或絨片以水濕透墊實則琴不致推動几離軫四指以便推放無使左手高而右手低尤忌曲臂灣腰若身近琴几不但下指局促其力亦不能運用而鞠躬拮据之形盡情顯出其於琴品亦何足觀只離几遠則週身之力到臂兩臂之力到指十指之力到尖而

運指動弦自然臻妙境矣琴几高二尺四長三尺寬二尺以竹葉石爲心或紫檀鑲柏木亦可其脚不可細此係周尺

三和絃和者必取回音相合引而俱長無少參差始謂之和古人論聲有天地人三等鼓琴原以人聲而參天地其清濁高下審辨甚微若按徽挑勾專憑地聲恐初學耳根未淨猶有毫釐之謬仍不能和不若取天聲清虛不雜其聲自純故依徽間勾而聲不準者再打泛音使兩絃餘韻合而不散此真天然之和也而音無夾雜又極易於分別從此而推入地聲又推之人聲皆可以相合之由參透此機琴理已思過半矣

四修指今人動曰甲肉相半緣甲附肉而生自有剛柔相濟之用非謂甲有甲音肉有肉音兩者可以各見也故修指右手貴去指甲之稜角淺不露肉

深不露爪始能取音圓綻其左手指甲亦須磨圓若能去至肉裏者更妙余故云一月三修不但護惜琴絃而更保全琴面其於換指按絃更屬有益五搭絃如右手運指發聲之後其指即須搭絃不可撇絃而起或中指勾一隨手搭住二絃則第二聲或剔或勾或抹或挑該是何絃皆可應指而得不失分寸其挑七亦宜抵住六絃爲第二聲着絃之度至於左手大指名指亦有勾撥之處與右指同功宜相緩急緩彈猶得逐絃按徽若緊彈時則必須一指捺住兩絃或至三絃始可接續出聲不致間斷而手法自無急遽之病右指彈之益覺利便又第二聲如有掐起爪起同聲放合之類宜用指尖而不用節則指法不滯如此用指久之習熟自無右顧之病而心目精專於左指其按徽必免參差之失矣

六按徽徽者爲聲韻之準則五音六律皆在其中最爲精要徽數一差失之毫釐其間源流盡失不可言琴唯心目注定左指不使分毫假借則發音必歷歷分明其於剛柔相生連絡呼應之妙亦即於徽中備具始不謬於作者之旨若按徽不准偶得新聲輒云可以駕前人而獨上也究至離音破律百病叢生恐弄巧而翻拙耳不可不慎

七發聲夫聲原從指出左右手指除禁指外餘者皆屬緊要而其間用力分數不可不知如右手中食二指約用十之六名大二指約用十之四其左手大指十分中約用六分名指約用三分中食二指各一分然諸指中最有力者莫若大指而過抑之亦易於失音故凡劈宜剛而必帶柔意托宜柔而必帶剛意名指最無力打摘忌浮中食指雖有力然單用一指其力仍薄又宜

加意凡勾宜重而實剔則脆而輕抹比勾之重者略微挑宜輕而更有情致其左手如大指綽必曲而至徽注直其節若左指未至徽位右指不可就彈半路發聲此琴中最忌者中食指按徽亦同其名指按徽極欲堅實因其無力易軟宜將中食二指擠緊於名指或掐或吟或揉或綽注再無不實之理且於緊彈處更可兼管他絃也但吟揉中亦有辨焉小者爲吟其指不離徽位大者爲揉將指出徽上下寸許如此則吟是吟而揉是揉決無混雜之病矣故學琴之士得手無先後若能於右手用指尖取音而得其輕重於左手按徽實中仍活滑中能畱則聲之所發自不同於凡響

八取音取音之理全憑兩耳必須細察其孰爲剛孰爲柔孰爲剛中之柔孰爲柔中之剛何也聲音之道皆由天造其中高下抑揚悉本陰陽自然之理

生生不息故淺之足以悅人心微之即可通造化大約音有起必有應如呼
吸然而剛柔之節已默寓於其內故起音剛者必以柔應非曰柔能制剛也
蓋剛本生於柔也起音柔者必以剛應亦非曰剛能制柔也蓋柔本生於剛
也能辨其相應即相生之機則音學雖微已參妙諦而按絃運指不期其合
而自合矣此上乘法也金鍼暗度唯慧心人能自得之

琴學八則終

觀石錄

侯官高兆雲客著

出北門六十里芙蓉峰下有山焉連亘秀拔溪環其足志云山產石如珉又云五花石坑去壽山十里長老云宋時故有坑官取造器居民苦之輦致巨石塞其坑乃罷貢至今春雨時溪澗中數有流出或得之於田父手中磨作印石溫純深潤謝在杭布政常稱之品艾綠第一卒歎其未見也謝沒五十年吾友陳越山齋糧采石山中得其神品始大著去秋予江左歸好事家伐石於山者凡三月矣日數十夫穴山穿澗摧岸爲谷達路之間列肆置僮耕夫牧兒咸有貿買之色於是名流學士懷瑾握瑜窮日達日講論辨識錦囊玉案橫陳齋

館接文采則增榮共欣賞則無倦予也負疴慕悅莫致往往命駕周覽故人之家心目蕩嗜好爲移詎比烟雲過眼之喻迺憶所見錄爲一卷聊以自娛且慨茲山焉

陳越山二十餘枚美玉莫競貴則荆山之璞藍田之種潔則梁園之雪雁蕩之雲溫柔則飛燕之膚玉環之體入手使人心蕩

林道儀甘黃無瑕者數枚或妍如萱草或儻比春柑白者皆濯濯冰雪澄澈人心腑

彭十厓凡五十有一枚清秋雲日俱淨空山天色者一一橫二寸高半寸望之如郊原春色桃李蔥蘢一如出青之藍蔚蔚有光一黃如烝栗伏頂有丹沙茜然沁骨徑半寸方者一如硯池點積黑瀋明潤欲吐一枚長寸有

五廣八分兩峰積雪樹色冥濛飛鷺明滅神品一如凍雨欲垂者方寸夏日蒸雲夕陽拖水各一如墨雲鱗鱗起者一一半寸薄方有北苑小山皴染蒼然冰華見青蓮色者一逸品一長方如美人肌肉方寸中含落花落霞者二一二寸方者通體如黃雲中瞳瞳日影葡萄太玄犀花艾葉綠鹿文苔點各一俱妙品白如玉者二甘黃玉者三

陳嵩山一枚膚理瑩然暎燭側影若玻璃無有障礙方二寸高三寸重九兩林陟廬如棕文者一一徑寸方者精華爛漫如數百年前琥珀瑩透栗囊色者一玄玉者一瓜穰紅白者一小方柱一枚如蔚藍天對之有酒旗歌板之思一渾脫高貴若象牙不辨爲石二寸而方者一紅絲縈腎麗同媯膚一半寸方柱溫純深潤太液之藕大谷之梨未足方擬

王君寵十八枚漢玉色楊璿作狐鈕項上微紫神品如赭黃羅方柱二一枚
微紅散若晚霞時稱晚霞紅霜姿玉色徑寸者二血浸甘黃者二
楊去聲霞紅雲青相雜者二一黃如枇杷血浸半面重可五兩妙品

唐湛一一方潤勝漢玉正面遠山如黛數株春樹雲氣蒼蒼神品

李某徑寸一方如秋空無雲天色獨垂鵝兒黃者一一脩寸半徑二分置掌
上盈盈瑤光爲水光含春蠟色湛冰綃者各數枚一枚皎然如梨花薄初
日楊璿作鈕者八九韓馬戴牛包虎出匣森森向人槃礴盡致出色繪事
二勝道人一枚色如雲握之其中水汨汨然動

長慶定公方寸一枚碧若春草通體艾葉小花神品

友人齋館肆中雜見黃柑擘手秀色通理者一白如肌膚者一何郎傅粉遜

其本色一新黃如秋葵亭亭日下一如雲海浴日微吐其暈龍鱗過雨者
一一晶瑩玉色如莫愁湖中新藕沉香色一海天晚照一神品水墨玄精
各一玉無瑕者一一半寸引首殷紅若棠梨花片一如文犀中有粉蝶半
翅藍纏絲瑪瑙一黃羅縵紋一雨過雲月一風雨射空寒氣迴薄孤峰沉
冥一一枚方寸白玉膚理微有粟起大似趙妃雪夜待人時一如春雨初
足水田明滅小米積墨點蒼一共十九枚

石有絡有水痕有沙隔解石先相其理次測其絡於是避水痕鑿沙隔以解
之石質厥潤鋸行其間則熱行久熱迫而燥則烈解法水解爲上鋸行時
一人提小壺徐傾灌之

石理不一相石爲難膚黃中白膚白中白膚蒼中黃中玄黃膚黝然不可以

皮相

石有水坑山坑水坑懸綆下鑿質潤姿溫山坑發之山蹊姿闇然質微堅往
往有沙隱膚裏手磨挈則見水坑上品明澤如脂衣纓拂之有痕

潘子和謝奕硯工高手攻石能得理好事家獲石旣夥二人益自矜以禮延
致不可卒至或造廬焉暎門一諾童子負器先驅矣

每解一石摩肩圍繞心目共注幸得妙品傳觀閨閣交手喜妬

石初剖須琉球礪石磋之旣磋磨以金閭官輒磨竟以水浸檨葉縱橫揩拭
無有遺恨然後取麝鞞平置几案運石鞞上徐發其光

湛一詣陟廬竹堂看石方開篋趨令收却予訝之笑曰不敢久視恐相思耳
卜二濟壽山石記云壽山在重巒複澗中距福州府治六十餘里有坑名五

花志云所產石類珉志語未詳嘗竊訪之舊聞宋時采取病民有司言上請得以巨石塞坑路由是取之者少即得之亦不甚示寶於人邇來三四年間射利之徒盡手足之能鑿山博取而石之精者出焉間有類玉者琥珀者玻璃玳瑁硃砂瑪瑙犀若象焉者其爲色不同五色之中深淺殊姿別有細者縵者綺者縹者蔥者艾者黝者黛者如蜜如醬如鞠塵焉者如鷹褐如蝶粉如魚鱗如鷓鴣斑焉者舊傳艾綠爲上今種種皆珍矣其峰巒波浪縠紋膩理隆隆隱隱千態萬狀可彷彿者或雪中疊嶂或雨後遙岡或月澹無聲湘江一色或風強助勢揚子層濤或葡萄初熟顆顆霜前或蕉葉方肥幡幡日下或吳羅颺彩或蜀錦纒文又或如米芾之淡描雲烟一抹又或如徐熙之墨筆丹粉兼施言夫奇幻有不勝形臆亦異矣夫

土出之寶無勝於玉按王逸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截肪黑如純漆而茲石之美何必不然又滇志點蒼之石白質青章具山水草木之狀今施諸屏風几榻祇一色耳其精瑩滑潤不如也由是觀之玄真備其采色而不能得其波巒點蒼有其波巒而不能如其采色疑若帝遣鬼工挾南海蚌淚之屬深入晷矧雕鏤點染而後然者甚矣造物化工其不可思議至於如此也或曰量其大小輕重而數倍其直豈價欲比玉耶予曰玉所以貴者堅而不脆叩之輒鳴使茲石亦堅而有聲何必曰珉玦何必曰珉珉也且玉之至美者不貲茲爲價僅數倍近世士大夫取青田爲圖章甚且計兩而二三其緡顧孰與茲石尤陸離滿目也或曰丹砂雲母空青之屬利用於人茲用果奚利予曰充玩好也獨不曰玉卮無當有萬鎰時乎

昔者靈璧之石米元章尙乃袖而愛之使其當此殉之性命且何如矣夫天下四洲華藏莊嚴海微塵所不能盡但求之

今皇帝版圖度玉石鮮如此者予友陳越山林道儀彭木厓石鐘林陟廬兄弟率購藏之每爲予陳於几案儼遊山陰道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使人應接不暇予貧不能購聊紀一則以當藏石庶天下知閩之奇如此

予戊申作此錄錄中吾友六人客三人方外二人共十一人今亡其四雜見之友人亦亡其五嵩山陟廬越山之石以貧散湛一一石歸予爲十叟奪去十叟亦亡今不知處木厓石最多亡後不能守李某晚爲石賈頗得錢君寵越人去聲與雜見者皆不可問矣予最後有七枚今秋燬於火火後者玄堅如玉白者多崩碎可證物虛實之理

丁巳後大開山日役民一二百人環山二十里邱隴畝畝皆變易處
石昇至大者鑿鞍轡小者爲鞞秘較之宋坑造器民勞百之按伐石
之始自陳公某某之石人不得見既沒家無一枚自戊申迄今一紀
伐鑿之禍未息近五行石妖云或曰山以壽名十年中郡人恒夭折
不壽理或然歟已未臘夜跋

藝蘭記 依孟瞻先生手寫本刊

劉文淇孟瞻著

蘭有方舌圓舌

名留海舌

尖而下垂者最劣尖而返托者爲執圭舌圓而有尖

下垂者爲滴水舌全白者爲素心舌上有淡紅點者名淺色舌墻有紅者名映腮又名桃腮又有心紅而舌白者名白舌此其大凡也

養蘭口訣

正月安排在坎方離明相對向陽光晨昏日曬都休管

春夏蘭新栽皆不宜日曬要使

蒼顏不改常

二月栽培其實難須防葉作鷓鴣斑四圍插竹防風折惜葉猶如惜玉環

三月新條出舊叢花盆切忌向西風提防溼處多生虱根下猶嫌太糞濃

以豬

血和清水
灌之甚佳

四月庭中日乍炎盆間泥土立時乾新鮮井水休澆灌膩水時傾味最甜
五月新芽滿舊窠綠陰深處最平和此時葉退從他性剪了之時愈見多
六月驕陽暑氣加芬芳枝葉正生花涼亭水閣堪安頓或向簷前作架遮
七月雖炎暑漸消只宜三日一番澆最嫌蚯蚓傷根本苦皂煎湯尿汁調
八月天時稍漸涼任他風日也無妨經年污水今須換却用雞毛浸水漿
九月時中有薄霜堦前簷下慎行藏若生螻蝻妨黃腫葉灑油茶庶不傷
十月陽春煖氣回來年花笋又胚胎幽根不露真奇法盆滿尤須急換栽
十一月天宜向陽夜間須要慎行藏常教土面生微溼乾燥之時葉便黃
臘月風寒雪又飛嚴收煖處保孫枝直教凍解春司令移向庭前對日暉

種植

性喜陰女子同種則香淮南子曰男子種蘭美而不芳其莖葉柔細生幽谷竹林中者宿根移植膩土多不活即活亦不多開花莖葉肥大而翠勁可愛者率自閩廣移來種法九月終將舊盆輕擊碎緩緩挑起舊本刪去老根勿傷細根取有竅新盆用粗碗覆竅以皮屑尿缸瓦片鋪盆底仍用泥沙半填取三季者三篋作一盆互相枕藉新篋在外分種之糝土擁培勿用手捺實使根不舒暢長滿後復分大約以二歲爲度盆須架起仍不可著泥地恐蚯蚓螻蟻入孔傷根令風從孔進透氣爲佳十月時花已胎孕不可分若見霜雪大寒尤不可分否則必至損花分之次年不可發花恐洩其氣則葉不長凡善于養花切須愛其葉葉聳則不慮花之不茂也

位置

蘭性好通風臺不可太高高則衝陽亦不可太低低則隱風地不必曠曠則有日亦不可狹狹則蔽氣前宜面南後宜背北蓋欲通南薰而障北吹也右宜近林左宜近野欲引東日而被西陽也夏遇炎烈則蔭之冬逢沍寒則曝之沙欲疏疏則連雨不能淫上沙欲濡濡則酷日不能燥至于挿引葉之架平護根之沙防蚯蚓之傷禁螻蟻之穴去其莠草除其網絲助其新篔剪其敗葉尤當一一留意者也

修整

花時若枝上蕊多畱其壯大者去其瘦小若畱之開盡則奪來年花信性畏寒暑尤忌塵埃葉上有塵即當滌去蘭有四戒春不出夏不入秋不乾冬不

溼養蘭者不可不知

澆灌

春三二月無霜雪時放盆在露天

放盆在露天當以清明爲度
早則恐有霜雪春寒之患

四面皆

得澆水澆用雨水河水皮屑水魚腥水雞毛水浴湯夏用皂角水豆汁水秋

用爐灰清水最忌井水須四面勻灌

案水須四面勻灌以下皆謂宿花
而言若新栽之花則用噴壺澆之

勿得洒下致令葉黃黃則清茶滌之日晒不妨逢十分大雨恐墜其葉用小

繩束起如連雨三五日須移避雨通風處四月至七月須用疎密得所竹籃

遮護置見日色通風處澆須五更或日未出一番黃昏一番又須看乾溼溼

則勿澆梅天忽逢大雨須移盆向背日處若雨過即晒盆內水熱則蕩葉傷

根七八月時驕陽方熾失水則黃當以腥水或腐穢澆之以防秋風肅殺之

患九月盆乾用水澆溼則不澆十月至正月不澆不妨最怕霜雪更怕春雪一點着葉一葉即斃用密籃遮護安朝陽日照處南窗簷下須二三日一番旋轉使日晒勻則四面皆花用肥之時當俟沙土乾燥遇晚方始灌溉候曉以清水碗許澆之使肥膩之物得以下漬其根

或云春蘭夏蘭及建素龍崖皆不宜用肥惟澆

蘭用肥亦不能多秋冬澆一二次足矣

自無勾蔓逆上散亂盤盆之患更能預以瓮綱之屬

儲蓄雨水積久色綠者間或灌之其葉淳然挺秀濯然爭茂盈臺簇檻列翠羅青縱無花開亦見雅潔

收藏

冬作艸圃比蘭高二三寸編草蓋寒時將蘭頓在中覆以蓋十餘日河水微澆一次待春分後去圃

或春分前天已大暖亦可去圃是蘭皆怕社以前風

只在屋內勿見風如

上有枯葉剪去待大暖方可出外見風春寒時亦要進屋常以洗鮮魚血水并積雨水或皮屑浸水苦茶灌之

衛護

忽然葉生白點謂之蘭虱用竹針輕輕剔去如不盡用魚腥水或煮蚌湯頻洒之即滅或研蒜和水新羊毛筆蘸洗去珍珠蘭法同盆須安頓樹陰下如盆內有蚓用小便澆出移蚓他處旋以清水解之如有蟻用腥骨或肉引而棄之

釀土

用泥不拘大要先于梅雨後取溝內肥泥曝乾羅細備用或取山上有火燒處水衝浮泥再尋蕨菜待枯以前泥薄覆草土再鋪草再加泥如此三四層

以火燒之澆入糞乾則再加再燒數次待乾取用一云將山土用水和勻搏
茶甌大猛火煨紅火煨者恐蟻蚓傷根也錘碎拌雞糞待用如此蓄之何患
花之不茂

藝蘭記終

履園畫學

勾吳錢泳梅溪輯

總論

唐張彥遠名畫記云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六功四時並運發于天然非由述作又曰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於用筆此千古不易之論也故凡古人書畫俱各寫其本來面目方入神妙董思翁嘗言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齊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珪寫錢塘山趙吳興寫苕霅山黃子久寫海虞山是也余謂畫美人者亦然浙人像浙臉蘇人像蘇粧或各省畫人物者亦總是家鄉面貌雖用意臨寫神采不殊蓋習見熟聞易入筆端耳猶之倪雲林是無錫人

所居祇陀里無有高山大林曠途絕巘之觀惟平遠荒山枯木竹石而已故
品格超絕全以簡澹勝人是即所謂本來面目也若說病討藥限韻賦詩死
法矣安能妙手

畫當以山水爲上人物次之花卉翎毛又次之唐宋之法以刻畫爲工元明
之法以氣韻爲工本朝憚南田則又以姿媚爲工矣然三者皆所難能也

畫家有南北宗之分工南派者每輕北宗工北派者亦笑南宗余以爲皆非
也無論南北只要有筆有墨便是名家有筆而無墨非法也有墨而無筆亦
非法也

國初王秋山高其佩皆工於指頭畫自此開端遂徧天下然賞鑒家所不取
也又有以指頭書者又有以箸削尖作字者謂之借箸書余謂凡此之類皆

不可以爲訓書畫二事以筆寫尙難于工况以指以箸耶又如左手書足寫書或以口啣筆作書俱不足爲奇吾所不取猶之以鼻吹笙笛以足打十番是皆求乞計耳豈可謂絕技乎

作僞書畫者自古有之如唐之程修己僞王右軍宋之米元章僞褚河南不過以此游戲未必以此射利也國初蘇州專諸巷有欽姓者父子兄弟俱善作僞書畫近來所傳之宋元人如宋徽宗周文矩李公麟郭忠恕董元李成郭熙徐崇嗣趙令釀范寬燕文貴趙伯駒趙孟堅馬和之蘇漢臣劉松年馬遠夏珪趙孟頫錢選蘇大年王冕高克恭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諸家小條短幅巨册長卷大半皆出其手世謂之欽家欸余少時尙見一欽姓者在虎邱賣書畫貧苦異常此其苗裔也從此遂開風氣作僞日多就余所見若沈

氏雙生子老宏老啓吳廷立鄭老會之流有真蹟一經其眼數日後必有一幅字則雙鉤廓填畫則模仿酷肖雖專門書畫者一時難能以此獲鉅利而愚弄人不三十年人既絕沒家資蕩盡至今子孫不知流落何處可嘆也尙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此之謂歟

余生平遊歷不過六七省見有一才一藝者無不默識其人而於書畫一道尤爲留心工書者固多工畫者亦復不少嘗與友人論及書畫兩事較時文似易而實難時文易於中式書畫難於入彀試看登科第通天下計之三年內必有二千餘人工書工畫者通天下計之三年內數不出一兩人也因就平生所見工畫者彙而記之各爲小傳云

畫中人

錢載號籜石秀水人乾隆壬申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能詩工寫生不甚設色
蘭竹尤妙書卷之氣溢于紙墨間直在前明陳道復之上余少時尙見之
王元勳字湘洲山陰人少未讀書而喜於畫人物尤其所長嘗爲余臨宋本
先武肅王像出筆如篆自在遊行恐吳道子亦不能過之也年八十餘卒
王三錫字懷邦自號竹嶺太倉人王日初弟子也山水宗大癡而加之以秀
潤當時與張墨岑齊名遊歷名山幾遍天下得其片紙如獲珠璧余與竹嶺
爲忘年交有膝上鳴秋圖其所繪也年八十餘尙喜遨遊山水

王宸號蓬心爲麓臺司農曾孫以舉人官內閣中書出知湖南永州府知府
畫宗家法多用渴筆蒼勁中有氣韻爲海內所稱太守在京時有小僕陳桂
者窮甚夜惟一被而桂甚孝嘗以被覆母而已則和衣以睡太守憐之爲作

山水小幅上題云刮毛龜背不成氈破被將來老母眠戲語山僮休悵望爲伊十指換青錢後題云此畫懸之市肆當有好事者以布衾易之也其風趣如此畢秋帆先生云太原子弟俱能動筆作畫太守其尤著者也

羅聘號兩筆江都人嘗受業於金冬心先生山水人物俱工頗有逸趣其畫梅宗華光長老喜畫鬼有鬼趣圖當代王公大人騷人墨客題詩幾遍余初至京師識其人往來最密其妻方白蓮子允紹允纘俱傳其學

徐堅字孝先號友竹又字緝園吳縣光福人少貧苦而好學凡詩文書畫撫印皆能自闢門徑追蹤古人嘗臨董北苑夏山煙靄江貫道秋山雨霽諸卷海內名公鉅卿俱有題贈余十餘歲時即識之年八十八而卒

余集號秋寶仁和人乾隆丙戌進士官至翰林侍讀學士工書而喜畫人物

宗陳老蓮畫美人尤妙京師人稱之曰余美人年八十餘尙能作蠅頭小楷
陸燦號星三長洲人工人物花卉長于寫真乾隆庚子奉旨召寫御容其弟
子尤伯宣亦吳中傳真妙手也

姚仔號笠山爲鄒小山宗伯書畫弟子工於人物乾隆三十二年高宗南巡
嘗獻畫冊賞荷包等物至今錫山工人物者猶傳其派

張啟號雪鴻江寧人中山東商籍舉人任湖北竹山知縣以冒籍事去官遂
徧遊海內工于寫生可以突過陳白陽能左右手書畫尤奇雙歌推絳樹二
牘有黃華真近時罕見者年七十餘卒

陶鼎號笠亭江都人工山水花卉臨模宋元明各家略備惟少書卷氣余初
至邗上識之又有虞幄字步青者亦工山水其學相似

華冠號吉崖無錫人傳真妙手山水樹石亦工嘗爲質府賓客官四川司馬仁宗在潛邸識其人召寫御容賞賚甚厚

史鳴鶴字松喬江都人畫梅宗王元章一派千枝萬蕊著手成春大小幅俱臻絕妙與山陰童二如截然兩途童以蒼老勝史以韻致勝亦各人出筆也余嘗有詩贈之云伸縑寫得一枝春玉立冰姿越有神酒醒夢回明月夜欲

呼小宋是前身

宋器之有梅花喜神譜自稱曰小宋

嘗介余刻梅譜一卷旋爲祖龍取去

張賜寧號桂巖直隸滄洲人爲南通州判官山水宗石田翁或似文待詔粗豪之筆花卉人物雖不甚工而落筆有奇氣乾隆壬子歲余入都見憫忠寺方丈畫濟顛一幅頗得吳道子法因識其人遂成莫逆其子百祿傳父學亦官江南稍勝乃翁矣

莘開號芹圃烏程人與同邑陸楫圃學畫于沈芥舟山水人物花卉俱妙芹圃沒後其夫人徐氏號湘生亦能畫尤善傳真然僅畫婦人至今猶在年近八十矣

陸楫號楫圃其學與芹圃畧相似與余同館吳門春暉堂陸氏者三年後楫圃無所遇坎坷以終

秦儀號梧園無錫人工山水宗趙大年入王石谷一派畫楊柳尤工人稱曰秦楊柳

黃震號竹廬鎮洋人山水宗太原尤工人物畫古聖賢像翎毛花卉亦其所長與余同寓畢秋帆尙書家

金鐸字亦山本太湖廳人流寓于蕪湖者四十餘年山水在石田衡山之間

亦工花卉

方薰號蘭坻石門人能詩工山水淹潤如南田翁又工花卉近白陽山人與奚鐵生齊名寓桐鄉金比部德輿家最久余嘗訪之爲余作前舟網網張空水後有篋翁獨坐看詩意

奚岡號鐵生錢塘人工山水筆墨蒼秀得思翁南田兩家法老年入李檀園一派爲浙中畫家巨擘近日杭人言書法者必宗山舟言畫學者必宗鐵生此亦一時好尙鐵生嘗爲余作養竹山房圖又似雲林生蓋其天分極高無一點塵俗也

王學浩號椒畦崑山人乾隆丙午舉人工山水亂頭粗服殊有理趣晚年入沈石田之室近吳中畫學咸推蕉畦爲第一云

朱本號素人江都人工山水筆端頗橫不受羈束北遊京師與陽湖朱昂之青笠泰州朱鶴年野雲齊名號爲三朱

黃易號小松錢塘人松石先生子官山東濟寧運河同知工漢隸書尤邃于金石文字偶畫山水入李檀園查梅壑一派可稱逸品

周左號漁石鄞縣人工人物爲余臨上官周鹿門偕隱圖見者無不稱賞

汪炳文號星菴江寧人工山水人物秀韻莫比中舉人後會試十試不第余在京師識之官桃源教諭

宋葆醕號芝山山西安邑人舉人不甚畫山水畫則必宗北宋精于賞鑒流寓揚州爲廣陵書院山長沒時年近八十矣

周瓚號采巖吳縣橫塘人工山水人物細逾毛髮用唐宋人法識者謂自仇

十洲後無此種筆墨矣阮雲臺宮保爲浙江巡撫時常在幕府然吳門士大夫鮮有知其人者

古煌號錢水鄞縣人工人物界劃妙絕一世今之仇實父也嘗贈余試茶圖一幅見者莫不歎賞

張應均號東畬長洲人以明經官四川知縣山水宗北苑嘗爲富陽相國代筆與董耕雲椿同在相府後來者爲太倉李大令祥鳳也

馬履泰號秋葍錢塘人乾隆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卿能詩工畫筆下頗有奇氣近金壽門

胡鐘號蘭川江寧人乾隆丁酉舉人官雲南澂江府知府工山水書法亦精篆隸正草各體俱備

孫銓號少迂崑山舉人以南漕教諭保舉官山東惠民知縣工于山水蒼秀有法書宗趙董爲諸王記室最久

李榮號散木錢塘人少未讀書好學不厭能詩工書尤愛六法俱臻妙境山水初宗石谷後入思翁南田一派又工蘭竹花卉嘗爲諸幕府書記有名公卿間歿于粵東可惜也

張莘號秋穀工山水花卉能詩與余同寓虎邱秋穀嘗作畫百幅乘海舶散布海東諸國夷人有得之者珍爲至寶亦以海物爲潤筆余贈其楹帖云筆底煙花傳海國袖中詩句落吳船

吳文澂號南薌歙縣人流寓山左能詩尤工書畫凡篆隸真草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以及刻碑模印諸事莫不通而習之嘉慶十八年以布衣詣闕上書

奉旨回籍不加罪也晚年嘗寓吳門行醫自食可稱奇士

潘恭壽字慎夫自號蓮巢丹徒人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所不工又能模印當時與王夢樓太守常到吳門人有得其片紙者如獲至寶余嘗乞其畫佛像一幅絕似丁南羽近時鮮有其比

錢琦字鹿泉其先本山陰籍遊幕蜀中遂爲成都人自號梅花和尚不削髮不披緇狀貌雄傑修髯過腹爲人豁達不羈而豪于飲喜吟咏善顛草畫梅尤入妙品醉後落筆逸趣橫生自謂醒時不及也嘗愛虎邱之勝築生壙于後山左右俱植梅花自題其墓柱曰槐夢醒時成大覺梅花香裏證無生以嘉慶戊寅年卒于吳門其故人周最齋太守葬之成其志也

侯雲松號青甫江寧舉人工花卉淹雅可愛書法亦精嘗畫松竹圖壽余六

十較張雪鴻大令別出機杼

汪梅鼎號澣雲休甯人中乾隆癸丑進士山水花卉皆臻絕妙其出筆之雅似不食人間煙火者咸謂之南田後身嘗與王鐵夫同寓揚州廣儲門之樗園余過訪之相得甚歡

錢楷號襄山嘉興人中乾隆己酉會試第一入翰林官至安徽巡撫巍科碩望政事明能爲海內稱重而不知其詩之精畫之妙也余嘗得中丞山水小幅其法在思翁煙客之間上題小詩云萬壑千巖夢乍回還教弱翰寫蒼苔莫嫌下筆多凝滯瘴海寒雲撥不開此幀蓋在粵西提督學政時所作也錢維喬號竹初陽湖舉人稼軒司寇之弟官鄞縣知縣山水用法稍遜于司寇嘗爲余作寫經樓圖氣韻頗似元人

黃鉞號左田蕪湖人乾隆乙卯進士今官戶部尙書山水喜宗北苑而爲余畫秋林曳杖一幅又似倪黃合作先太安人九十壽誕尙書爲作金萱圖直是白陽山人矣隨筆點染變化莫測皆成絕妙所著有畫品二十四則仿司空表聖例也其弟子王子卿太守澤中嘉慶辛酉進士亦工山水嘗畫梅花溪上圖爲贈知其學有淵源

萬承紀號廉山江西南昌人以明經補授江蘇知縣三仕三已擢海防司馬山水宗吳仲圭亦工蘭竹篆書尤其所長在江南二十年名聲籍甚

裘世璘號守齋儀徵人以資爲郎歷任浙江知縣捐陞道員署江西驛鹽道能詩工花卉宗虞山蔣相國一派

程壽齡號漱泉甘泉人中嘉慶壬戌進士入翰林擢右春坊庶子工篆隸眞

草山水人物花卉白描俱備爲人孤峭寡言語不輕與人交接而聰明絕世
至于詞曲及笙笛簫管之屬咸能通習與同邑諸生王古靈應祥齊名

姚元之字伯昂桐城人中嘉慶乙丑進士授翰林編修陞侍講工於花果翎
毛落筆蒼秀如石田翁亦畫山水近華秋岳寥寥數筆精妙入神

改琦號七薌其祖本北直隸人官松江遊擊遂占籍華亭工山水人物有聲
蘇松間小楷亦精天然丰秀

王霖號春波江寧人官福建鹽場大使工山水人物爲余作只恨年年壓金
線爲他人作嫁衣裳詩意一幅殊妙

盛惇大號甫田陽湖人官內閣侍讀工山水近黃大癡

屠倬字琴陽錢塘人嘉慶丁卯進士入翰林出知儀徵縣有政聲工書山水

宗北苑而喜用側筆又近雲林

顧洛號西樸錢塘人工花卉人物而尤以美人得名筆下有書卷氣嘗見其爲阮雲臺宮保畫花影吹笙圖又有曉粧圖扇頭俱妙絕一時恐六如十洲無此韻致

徐鉞號西澗錢塘人諸生能詩工山水嘗乞奚鐵生指授中年頗近大癡

陳鴻壽號曼生錢塘人以選拔得縣令官至海防司馬引疾歸花卉宗王西室山水近李檀園嘗官宜興用時大彬法自製砂壺百枚各題銘款人稱之曰曼壺于是競相效法幾徧海內余謂曼生詩文書畫印章無所不精不意竟傳于曼壺亦奇事也

丁以誠號義門丹陽人工于傳真中年補山水花卉皆成絕妙

陸鼎號鐵簫吳縣人工山水人物兩耳俱聾終身不娶以筆墨自給若有所甚適焉者嘗有句云買山無計憑人笑却寫青山賣與人爲一時傳誦

馬岡千陝西乾州人能傳真工于界劃適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撰刻關中勝蹟圖志延岡千入署繪圖董耕雲黃竹廬諸君皆在幕府爲指示之又命臨模宋元明各家畫學自此大進爲畢公作行樂圖二十四幅無不稱賞焉

金鵲泉吳縣香雪海人少爲木工喜于畫嘗寓吳門繆松心進士家松心精于賞鑒家藏李營丘江南半幅及諸元明人畫極多皆命臨摹咄咄逼人亦奇士也

胡桂號月香吳人少時爲梨園子弟在景山最久而工於山水酷似南田高

宗愛其筆墨嘗召入內府呼之曰桂花嘉慶四年三月仍命供奉內廷年已五十餘矣凡內府所有賞賜諸王公貴人畫扇皆其筆也余于戊午冬入京識其人謹飭謙雅澹于榮祿外人鮮有知者其子九思號默軒亦工畫山水無有乃翁之秀色矣

僧主雲吳興人爲西湖淨慈方丈工山水能書俱宗華亭尙書今之巨然也余每至湖上主雲必攀留坐談終日不倦年七十餘尙能作書畫

僧鐵舟湖北武昌人工蘭竹能詩天姿清妙有名江淮間畫當勝于鄭板橋亦貫休齊已一流人也歿葬虎邱後山余爲題其墓

僧懶庵俗姓沈長洲人爲畫禪寺方丈工山水能詩今退院住善慶菴築精舍數間種竹澆花有蕭然自得之致

七頌堂詞釋

穎川劉體仁公勇著

詞有與古詩同義者瀟瀟雨歇易水之歌也同是天涯麥漸之詩也又是羊車過也團扇之辭也夜夜岳陽樓中日出當心之志也已失了春風一半覩居之諷也瓊樓玉宇天問之遺也

詞有與古詩同妙者如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即灞岸之興也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即敕勒之歌也危樓雲雨上其下水扶天即明月積雪之句也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即平生少年之篇也

詞欲婉轉而忌複不獨不恨古人吾不見與我見青山多嫵媚爲岳亦齋所誚即白石之工如露濕銅鋪與候館吟秋總是一法

詞字字有眼一字輕下不得如咏美人足前云微褪些跟下云不覺微尖點拍頻二微字殊草草

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偓鹿虔扈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未脫隋調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柳康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蓋非不欲勝前人而中實枵然取給而已于神味處全未夢見

詞起結最難而結尤難于起蓋不欲轉入別調也呼翠袖有君舞倩盈盈翠袖搵英雄淚正是一法然又須結得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之妙乃得美成元宵云任舞休歌罷則何以稱焉

晏叔原熨帖悅人如爲少年濕了鮫綃帕上都是相思淚便一直說去了無

風味此詞家最忌

詞中如玉佩丁東如一鈎殘月帶三星子瞻所謂恐它姬厮賴以取娛一時可也乃子瞻贈崔廿四全首如離合詩才人戲劇興復不淺

詞中境界有非詩之所能至者體限之也大約自古詩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等句來

詩之不得不爲詞也非獨寒夜怨之類以句之長短擬也老杜風雨見舟前落花一首詞之神理備具蓋氣運所至杜老亦忍俊不禁耳觀其標題曰新句曰戲爲其不敢僞背大雅如是古人真自喜

稼軒孟汝前來毛穎傳也誰共我醉明月恨賦也皆非詞家本色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叔原則云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此

詩與詞之分疆也

中調長調轉換處不欲全脫不欲明黏如畫家開闔之法須一氣而成則神味自足以有意求之不得也

重字良不易錯錯與忡忡之類是也然須另出不是上句意乃妙

美成春恨漁家傲以黃鸝久住如相識重露成涓滴作結有離鈎三寸之妙千里徧和美成詞非不甚工總是堆鍊法不動宕唯鴻影又被戰塵迷一闋差有氣

文字總要生動鏤金錯采所以爲笨伯也詞尤不可參一死句辛稼軒非不自立門戶但是散仙入聖非正法眼藏改之處處吹影乃博刀圭之譏宜矣惟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詞有警句則全首俱動若賀方回非不楚楚

總拾人牙後慧何足比數

詞須上脫香奩下不落元曲乃稱作手

古詞佳處全在聲律見之今止作文字觀正所謂徐六擔板

竹枝柳枝不可徑律作詞然亦須不似七言絕句又不似子夜歌又不可盡

脫本意盤江門外是儂家及曾與美人橋上別俱不可及

長調最難工蕪累與癡重同忌襯字不可少又忌淺熟詞中對句正是難處

莫認作襯句至五言對句七言對句使觀者不作對疑尤妙

詠物至詞更難于詩即昭君不慣風沙遠但時憶江南江北亦費解放翁一

個飄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腸全首比興乃更適逸

酒壁釋褐韓偓之特遇也太液波翻浩然之數奇也

霞散綺月沈鉤有勸而無諷其人去賦清平調者不知幾里然是鈞天廣樂氣象較之文正公窮塞主不侔矣

紅杏枝頭春意鬧一鬧字卓絕千古濕紅嬌暮寒亦復移易不得

周美成不止不能作情語其體雅正無旁見側出之妙柳七最尖穎時有俳狎故子瞻以是阿少游若山谷亦不免如我不合太擱就類下此則蒜酪體也惟易安居士最難將息怎一個愁字了得深妙穩雅不落蒜酪亦不落絕句真此道本色當行第一人也

文長論詩曰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羣怨應是爲傭言借貌一流人說法溫柔敦厚詩教也陡然一驚正是詞中妙境

山谷全首用聲字爲韻注云效福唐獨木橋體不知何體也然猶上句不用

韻至元美道塲山則句句皆用山字謂之戲作可也詞中如效醉翁也字效楚辭些字兮字皆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隳括體不作可也不獨醉翁如嚼蠟即子瞻改琴詩琵琶字不現畢竟是全首說夢

古人多于過變乃言情然其意已全于上段若另作頭緒不成章矣

七頌堂詞繹終

七頌堂識小錄序

公勇予同年生其尊甫先生予嘗爲之作傳所謂穎川劉惟中者是也先生在勝國末以任俠著聞是時流賊方大起穎當賊衝先生日夜部勒其鄉人

子弟爲穎捍守其後竟死於賊公勇甫冠舉於鄉意氣卓犖與先生畧相類數往來兵間爲諸大帥畫策及江南內附公勇亦進士高第會有家難棄其所得刑部主事入蘇門山從孫徵君奇逢著隱者服然公勇爲人輕財喜事以交遊爲樂實不能久留山中也一旦舍徵君去之梁宋間與其故交把酒賦詩談笑岸傲自若逾數年復出補刑部進吏部郎且駸駸通顯矣平居不輕爲文然爲之輒峭拔有致有穎川前賢詩序若干篇刻畫情事最簡遠可誦今者又從休沐之暇悉取數千年來宗彝疊洗書畫玩好之物嘗所見聞者披剝其工竄眞贗詮次成錄儼然近代之收藏賞鑒家也昔韓退之謂注爾雅蟲魚者非磊落人顧公勇家世任俠又平時數用意氣自豪而觀其所著錄委曲詳瑣如此噫吾烏能測公勇之爲人哉堯峰汪琬序

七頌堂識小錄

穎川劉體仁公勇著

定武五字不損本蘭亭今在孫少宰家有姜白石二跋趙子固一跋所謂落水蘭亭也所可疑者後有趙文敏題字耳王宗伯書數字於押縫籤後有白抱一印所謂五字者湍流帶右天也餘偏傍皆如白石所考微異者崇字山下作三點領無山之盛盛字上蝕處作昂首龜形由字中直如申字絳帖二十卷原爲馮涿鹿物今歸孫少宰每幅有一軒二字印印幾方廣二寸元初方一軒也押裝池有三城王印間有無此三印者紙皆橫簾揚手亦精傳聞內府凡數部皆不全涿鹿擇其精者合成之也後仍淳化舊題識十卷後帝王書以宋太宗爲首二王書皆割裂雜以頭眩方十七帖大

令數帖尤僞王宗伯有言古人碑皆自書雖久而筆尙可尋閣帖經數摹神氣盡矣乃世人以閣帖爲書學六經何也

王元章梅花一卷前曰印水梅影後自題云我家洗硯池頭樹個個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畱清氣在柴門

楊補之竹一莖數葉筆筆皆書法也後有野涉翁題字不知何人也

趙子固山水卷疎密橫斜遇糾紛處目不給賞真化工也八分自題戊午子固右三卷皆少宰物

顏魯公鹿脯帖真蹟在常州一舊家今爲王長安購得紙墨如新精神奕奕能攝人於十步外

褚河南兒寬贊真蹟爲王長安所得歲丁未冬見之京師楮書方寸餘後書

褚遂良應被詔所書二帖皆希世之寶

王額駙長安又出一玉盃臥蠶紋內有血斑初視之玉情闇然酒滿則浸色外見若出水芙蓉渠亦異物也

右軍集書金剛經世不多見所見者華陰王山史所藏云舊爲渭南南氏物聖教序不損本向爲范質公先生物表裏裝作小冊今在華陰王家

王山史名弘撰亦有五字不損本蘭亭宋搨豫章本也有米元暉跋與宋仲溫跋若出一手爲蛇足耳

巨然山水卷今在梁宗伯家疑非全幀上有淡墨灘隱隱作烟樹田塍迷離狀莫尋其筆痕墨迹向爲孫氏得之內府者今歸真定梁玉立先生

巨然又有鷺鷥大幅其立處渲墨作堅圓狀非石非灘若水落而泥凝者山

水之外此爲僅見老杜至今江海上雙影日蕭蕭似爲此句傳神亦北海先生物

高房山大幅山水全用米家法題云元氣淋漓孫北海藏舊爲分宜物曾入內國初嘗以內府書畫賜大臣外有標籤多宸濠江陵分宜沒入者宸濠之眞贋半江陵多贋分宜多眞此老有鈴山堂詩超超得王孟意趣眼光固自殊而爲獬子所累可惜

海天落照圖趙千里作橫卷長幾丈餘輪廓用泥金樓閣界畫如髮人物小如麻子蠕蠕欲動位置雄麗令人有蹇裳濡足意本嘉興項氏物今爲杞縣馬布菴所得

柴窰無完器近復稍稍出馬布菴見示一洗圓而橢面徑七寸黝然深沈光

色不定雨後青天未足形容布菴曰予目之爲絳霄

王叔明山水小幅何御史元英物叔明趙文敏甥筆與文敏大異皴法變自北苑也此幅萬松圍合枝皆垂而末仰松針用筆重於松身但覺風聲謾謾奇爲蔚蒼矣

何御史有右軍墨蹟三行亦出自內府蓋唐人臨本

國初有發隗囂墓者官覺而追之得陶器數十見一酒琖於京師色如龍泉之淡黃者外皆自然焦紋內有團花砂底豐上斂下口徑三寸許

官窰螭耳洗宋修內司窰孟直如筒色如猪肝皆北海物

漢三耳壺今在京師宋子飛家

肅府帖人賤其近北海先生謂勝前人其原本余曾見之缺二册猗氏有荆

君得之歲甲辰攜往江南今不知所在矣

富春山圖黃子久作草草若不經意神品也今歸泰興季氏

王摩詰溪山殘雪千巖萬壑林木叢雜向爲周又新所有

蘇東坡草書醉翁亭記鄆陵有刻本吾家司寇所摹也人疑其贋又有知其爲鍾生所臨者墨蹟在劉相公家然余過定州看雪浪石壁間嵌殘碑乃草書中山松醪賦語筆與此同按坡公嘗鈔書一書每爲一體則忽作顛張醉素何可遽謂必無其字畫輕重不一重則稜角森然又顏法也

漁人於京口網一石致於市有以百錢得之者朝夕玩弄疑其中有痕如線因試剖之劃然爲二乃硯也復售得千錢有識之者以計鈎致去蓋玉硯也其外之似石者璞也後在中州

宋板書所見多矣然未有踰前漢書者於中州見一本本出王元美家前有趙文敏小像陸師道亦寫元美小像於次帙標籤文衡山八分書

鄆陵家司寇好彈琴所藏有輕如一葉者甚珍之別業有樓三層繞樓柿林數十畝嘗攜琴其上一日晝眠聞琴聲寤見一黃衣人坐而彈愛其異音心識其節奏曲終乃起問之無所見矣自此琴在壁亦嘗作聲後碎於寇文王鼎所見凡二馮涿鹿孫退谷二家所藏形制皆同孫氏翡翠尤勝固倣作然均非漢以後物

李伯時畫馬一卷一人魁結肩一旗立高阜馬布山谷狀態各備又一簇百餘匹鬣首相亞皆一狀駸駸走也梁園宋氏物

倪雲林十萬圖冊本荆溪陳定生物梁園侯朝宗爲之作記而海內知有此

圖後朝宗攜歸梁園既歿子皆不肖近聞爲一有力人脇取去矣

浮月盃陶盃也口微缺以金錮之酒滿則一月晶晶浮酒面先朝中州王邸物後不知所歸

蕉葉觚款作子字下蟲紋上純作水銀色太倉王相公物合肥王納言思齡有之

顏魯公送劉太冲敍眞蹟在合肥王思齡納言家亦渭南南氏物

玉器入土與銅器同處久銅之青綠玉受之天然瑩浸大梁王半菴先生得一玉觥如是遂以寶觥名齋其子雁澤亦博學好古向猶見於其家

智永千文舊云人間合有數百本今則寥寥山陰張文肅公有一本白麻紙書百衲裝潢成冊間有缺者其書鋒穎森峭非復枯禪入定草書內押時

不免俗尋其本韻大似米老狡獪變化也

宣德朝尙繪事御筆點染工細特甚京師人家藏所畫黑猿攀檻懸臂取果極爲生動即布地菱藕諸果實亦非孫漢陽輩所及上有御寶

浮光胡蒼恒藏宣德花卉卷獨寫長春一叢設色之妙無比所謂當午月季也

憫忠寺有羅漢十六軸梵像奇古云是貫休筆

邢子愿好臨米老登海岱樓詩稿停雲館刻米老九帖真蹟在嘉禾高氏後分爲三賀中來得海岱樓詩稿有米友仁跋穆考功題字今在王納言思齡家

太原有李晉王像側坐調箭善避獨眼之謂後二武士擎鞞箠一人唐巾玉

帶拱立於前者莊宗也氈笠佩劍立者明宗也其一人懸椎而侍者安敬
孜也行纏而履示賤也冠虎示服猛也傳亞子命工寫之時安已死念其
勇也

太原北吉祥寺僧藏舍利本出故晉府玻璃餅貯之大如菽白色舊五粒今
忽生三粒

太原有觀音大士塑像唐塑也莊嚴妙好土人述其靈異甚衆晉寺十六應
真羅漢亦倣唐塑按塑列畫苑今人不復講矣

范寬名中立性緩故時人號之曰寬山水大幅今在梁園宋氏上有王文安
題字字效家廟碑

中立又有山水大幅在孫少宰北海家樹葉皆草草枝幹皆有自內挺外之

勢山石鈎斫皆有力神品第一宣和帝題曰范寬真蹟鈐以萬機清暇小印

宋文康公有梅花道人山水一軸橋道曲折叢樹工甚世人但以攢點擬之是未夢見

東坡竹橫幅在北海先生家酣滿俊逸足移人情墨分七層予轉疑東坡先生未能工妙至此先生言明季亂有掠書畫賣者取直甚廉獨此幅索厚直蓋賈豎無不知有東坡者矣

王納言思齡家有蔡忠惠二帖草草處皆得晉人三昧句曲筴在辛題字亦有意

京口張氏世博雅好古所藏有虞永興夫子廟堂碑真蹟字小於碑本當時

試筆所作黃庭結構妙合自然可異也考永興此碑成揚無虛日唐末已斷泐盡矣世所傳陝揚乃五代時王彥超重摹上石者余見初揚本出大內與今大異宋元皆未見此真蹟耶

張禮存太史又出右軍三帖唐人雙鉤也奉橘帖不逮如何帖有王勝之題字趙文敏評者謂有遊閒公子之風張素存太史出大仰山興國禪寺碑真蹟獨謹嚴有風骨

馮涿州宋元畫冊二戊申冬歸之孫北海先生己酉人日余獲觀焉
元唐子華大幅山水在山陰胡夫子家全倣郭河陽

越窰矮足爵栗殼浮青轉側皆翡翠吳越王所供當時民間禁不敢用故存者極少

李迪鹿一幅叢樹流泉蔚爲幽邃故諸態皆天全也斫渲俱非近今法

王若水花一幅葉似玉簪而花似萱目所未見或曰波羅花也設色極奇古

二幅皆文康公家賜物

江貫道長江萬里圖張爾唯學會所藏順治甲午赴蘇州太守任孫北海龔

孝升曹秋岳三先生偕王元照王文孫於都門宴別各出所藏名蹟相較

諸公欲裂而分之爾唯大有窘色北海集古句戲之曰翦取吳淞半江水

惱亂蘇州刺史腸一座絕倒

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見宣和譜己酉見之京師前有天歷之寶元文宗

奎章閣物也後有天歷三年正月奎章閣侍書臣柯九思鑒定恭跋奎章

閣侍書學士臣虞集詩又有奎章閣承制學士臣李洄奎章閣參書臣雅

琥二詩雅琥蒙古人

觀山口待渡圖之次日又見米南宮山水一幅山樹點法簡而能厚室宇人物舟楫皆工細已乃悟其從北苑來古人學有原本如是也有黃子久印沈石田印王文安題裝池之左千山萬山青如空大樹小樹如遊龍井西道人出神去飛過蓬萊第一峰老鐵在小蓬壺書大癡爲叔敬作此橫幅兼海岳北苑而成茫茫真氣浮動也

伏生圖席地憑几短鬚雞皮眞九十老人而眉目靜遠則大儒也宣和帝題王維寫伏生數字字極楷上用乾卦印背亦精絹裝

韓幹馬一幅有劉巨濟米元章黃山谷題字爲李龍眠物右二幅下背後有臥用半印存司印二字俟考

黃子久天台石壁圖大幅樹石皆一筆寫成與富春山圖異體同韻袁忠徹家藏物也

黃子久王若水合作大幅山水上有杜伯原本八分題字沂陽董復家藏

郭熙古木寒泉圖大幅陂陀迴復二大古木一挺一盤衆木擁之淒神寒骨有不可久居之氣

倪高士迂作匡廬清曉圖峯巒麗密林木森秀極爲工到荆關古法然也自題小詞其上曰春渚芹蒲秋郊梨棗西風沃野收紅稻簷前炙背媚晴陽天涯轉眼淒芳草魯望漁村陶朱烟島高風峻節今如掃黃雞啄黍濁醪香開門笑迎東鄰老字畫挾八分最有逸趣

倪元鎮獅子林圖今在楚中程端伯家

子敬好寫洛神賦今所存者十三行耳余所見十三行與停雲館諸刻大異又見一搨本乃全文右軍亦有全文搨本不知何時所刻原出之內府右軍全學鍾太傅時作行草闌入索史子敬則駸駸曹娥碑法滿騫異題識字在子敬全文下不在十三行下

文與可垂竹一枝襍襍軒翥生氣滿紙與東坡大幅迴殊乃云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此不可以形似求也

子父鼎今在額駙王長安家

孟彝口徑三寸許漫水銀色平肩耳內有作孟彝三字款

周小鼎無款識高五寸徑三寸許從鼎也

黃山谷草書秋浦歌長卷真蹟得之丹陽蔣虎臣極賞之

呂氏族譜見於定遠氏家卷首八字題曰山谷老人書下有印方二寸許曰
學士之章下有敍作呂東萊書又有蘇轍魏了翁虞允文文天祥文與可
諸人題字印文皆前學士之章觀前後手蹟皆出一人蓋呂氏子孫錄本
也二勅書一爲呂蒙正一爲呂夷簡皆有制書之寶小璽敕書書法亦草
草獨二公畫像寥寥數筆神度煥然非宋之高手不能也

常郡陸竺僧度辛己館於俞容自家好吐納導引從北地韓道學未百日晚
坐院中梨花盛開一婦人倚垂楊注視瞥見之意謂容自家人遂入戶轉
憶之訝其非時世粧自是數相見偶違其意輒見一蝶入其口若有物繫
其心者遂覺已委其身而去至宮殿見貴人侍者皆武切責之轉屠其家
竺僧忽自念予一心也何事而爲彼繫諸緣放休而已臥醒在牀矣如是

數月乃滅余謂竺僧此已魔非鬼物

韋際飛致雲言於池河驛見貢猿雌雄各一抱一子傍聚獼猴數十擲跳喧
狻貢者言猿惡人間哭泣聲聞則腸絕故以是亂之雌白而黑環其面頸
以下亦黑若衣領雄黑而白環其面領緣亦白與之棗栗伺其引手接則
引遠猿必引臂及之左長則右縮信通臂也猿聲悲故有峽中沾裳之謠
茲乃畏人聲悲異哉

先君子性恬澹惟喜搜羅典籍他無所嗜丁未官京師五年是時名卿
大夫公餘揚挖風雅則有龔芝麓汪鈍翁王阮亭諸先生好古鑒賞家
則有梁真定孫退谷兩先生文酒相娛樂名曰雅會羣推先子博識相
與商榷古今考辨真贋次第間錄成帙諸公慮傳布遭徵索囑勿以錄

示人因儲篋衍六十年矣諸公旣往收藏亦化爲雲烟每一展卷覺當時文物風流即可見熊熊奕奕詎謂斯錄可終泯哉庚子菊月上澣
男凡重校付梓

識小錄終

美術叢書初集第二輯目錄

初月樓論書隨筆

吳德旋

雨窗漫筆

王原祁

麓臺題畫藁

王原祁

東莊論畫

王昱

裝潢志

周嘉胄

端溪硯坑記

李兆洛

玉紀

陳性

玉紀補

劉心珩

金粟詞話

彭孫遹

美術叢書

製曲枝語

黃周星

前塵夢影錄

徐康

初月樓論書隨筆

宜興吳德旋仲倫

十年前見楊少師書了不知其佳處何在近習步虛詞數十過乃知後來蘇黃米董諸公無不髣髴其意度者黃涪翁比之散僧入聖可稱妙喻然涪翁又云今人見楊少師書口是而腹非也在宋已然何況今日然余既已深知而篤好之即以此當出世法矣

山谷論書於晉人後推顏魯公楊少師謂可彷彿大令此言非也魯公書結字用河南法而加以縱逸固是大令筆少師筆意直接右軍而不畱一迹董華亭謂其古淡非唐人所及可稱篤論

董華亭云今人眼目爲吳興所遮障蓋勝國時萬歷以前書家如祝希哲文

徵仲之徒皆是吳興入室弟子徵仲晚年學山谷便一步不敢移動正苦被吳興籠罩耳希哲狂草雖云出自伯高藏真而略無遠韻但可驚諸凡夫華亭出而明之書法一變矣

永興書渾厚北海則以頓挫見長雖本原同出大令而門戶迥別趙集賢欲以永興筆書北海體遂致兩失集賢臨智永千文乃是當行可十得六七矣本朝書家姜湛園最爲娟秀近時劉諸城醇厚有六朝人遺意但未縱逸耳香泉天瓶當時並負盛名而凡骨未換較之明季孫文介倪文正諸公不逮遠矣

余友錢魯斯以書名海內四十餘年初學董香光繼學李北海後乃出入顏清臣蘇子瞻黃魯直能掃盡世俗謬種流傳見解可謂書之豪傑惜其未參

褚河南楊少師筆意氣息稍粗而有時肌理細膩則又涉於凡豔書品不無小減耳然其沈著痛快固是一時無兩

魯斯嘗謂余云作書草率最難余初不解其說後學懷素小千文略得草率之意學右軍十七帖則又不見所謂草率者於魯斯之說仍不能無疑近學楊景度步虛詞乃知草率者細淨之至也恨不能起魯斯而一問之耳

十年前余在揚州與安吳包慎伯論書慎伯不喜平原坐位帖而余極好之然余學書在慎伯後未敢與之爭近慎伯來陽羨與余復相見論書亦推服顏行自悔前言之失示余以所著述書一篇妙論層出予所見能書之士未有若慎伯之通識也惟於魯斯多微詞且不無過當語倘所謂責備賢者之意耶

愼伯論書於唐人後推東坡思白二家其言以爲東坡雄逸思白簡淡非餘子所及此見極與余合愼伯又云學蘇須汰其爛漫學董須避其刁疎汰爛漫則雄逸始顯避刁疎則簡淡乃真斯固然矣予謂爛漫刁疎在彼二家病處亦覺其妍但恐學者未得其妍先受其病不可不知耳

人於鄉先輩不能無私魯斯愛惲南田書謂其意趣勝香光自成過論南田所用只是河南一家法香光能集會稽平原少師諸家之長決非南田所及近見王石谷書淳古似楊忠愍而不以書名想亦爲畫所掩耶

愼伯謂自楊少師後遂無有能作小楷者論亦過高米海岳九歌趙松雪黃庭內景經皆能不失六朝人遺法但其他書不能稱是遂爲識者所輕文徵仲黃庭經亦與右軍原書酷似但恨用筆太工巧耳

惲南田云褚米一家書學米先須從褚入余謂學褚有得自可不須學米米小行楷書固出於登善亦只哀冊一種耳若枯樹賦公孫宏傳贊蕭淡之筆海岳終身不解也東坡金山詩出入河南少師平原真有淡不可收之妙非海岳嬋娟羅綺之比慎伯謂宋賢惟東坡具神解斯言得之矣

明人中學魯公者無過倪文正學少師者無過董文敏作者雖多兩雄爲最矣爲二公開先者其惟楊忠愍乎董香光論書盛推米海岳海岳行草力追大令文皇以馳騁自喜而不能掩其怒張之習香光平淡似爲勝之近時諸城學香光而益加適厚然略不肯馳騁遂極詆海岳書家所見不同如此孰爲正其是非耶

米元章云草書不入晉人格轍徒成下品此論極是然唐人草書無不學大

令者大令狂草盡變右軍之法而獨闢門戶縱橫揮霍不主故常姚刑部姬傳謂如祖師禪入佛入魔無所不可可稱妙論余謂大令草書雖極力奔放而仍不失清遠之韻伯高藏真筆力雖雄清韻已失學之者愈似而愈離黃涪翁所云高閑以下但可張之酒肆也元章力追大令而就其合作僅堪與孫虔禮抗衡以爲入晉人之室則猶未耳

董香光云學柳誠懸小楷書方知古人用筆古淡之法孫退谷侍郎謂董公娟秀第囿于右軍未若柳之脫然能離予謂柳書佳處被退谷一語道盡但娟秀二字未足以概香光孫虔禮書譜云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此香光之所以得宗於右軍也

韓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逞姿媚書家之病昔人論之詳矣退之性不喜

書固未知右軍書法之妙且意欲推高古篆乃故作此抑揚之語耳後人誤看遂若右軍之書真逞姿媚而欲以吳興直接右軍非惟不知右軍之書亦并未解昌黎詩意矣孫退谷以華亭娟秀謂囿於右軍已非篤論况欲以吳興姿媚當之耶

劉諸城云松雪自當爲一大宗旣或未厭人意然究無以易之此就元人而論謂鮮于康里諸公皆非松雪之匹耳若以辭害意而欲遂以松雪嗣統二王豈以諸城之智而出此耶

李西臺肥而俗僅勝周越耳其時蔡蘇未出遂擅書名東坡筆力雄放逸氣橫霄故肥而不俗要知坡公文章氣節事事皆爲第一流餘事作書便有俯視一切之概動於天然而不自知吳匏菴亦步亦趨尙未足以語於離形得

似之妙也

余見坡公法書定以金山詩爲最蓋公書務顯筆力亦恨太盡耳然學未到沈著痛快地位而遽求含蓄雖日習右軍之書亦只如優孟之似孫叔敖而已竟何益哉

昔人評歐陽率更書如金剛努目大士揮拳虞永興能中更能妙中更妙二家之書余實未敢定其優劣涿鹿馮銓謂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爲優此言非也歐亦剛柔內含學歐而不得其筆乃有露骨之病學虞而不得其筆又豈無肉重之失耶

慎伯謂平原祭姪稿更勝坐位帖論亦有理坐位帖尙帶矜怒之氣祭姪稿有柔思焉藏憤激於悲痛之中所謂言哀已歎者也

張司寇書名最烜赫其筆力沈鷲洵足追步香光而氣韻遠不逮矣姜湛園何義門氣韻與香光爲近而筆力又不足以副之甚矣斯事之難也

東坡自云余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放似楊風子東坡於少師神似非形似觀其筆勢殆可伯仲君謨學平原而出以恬和能入雅恬亦近俗較之東坡殊爲遜矣

學楊少師書如讀周秦諸子乍看若散漫無紀細玩却自有條理可尋於詩則陶靖節也王右軍如史記之文變化皆行於自然其於詩則無名氏之十九首也

董思翁云作字須求熟中生此語度盡金針矣山谷生中熟東坡熟中生君謨元章亦尙有生趣趙松雪一味純熟遂成俗派惟黃庭內景經生意迥出

絕不類松雪書而世亦無問津者

松雪行書以天冠山爲最北海肖子也世人豔稱民瞻十札已屬次乘梅花詩則自鄒無譏矣

吾鄉蔣盤初先生書兼用永興河南法品格最近蔡端明草書學藏真而少加收歛位置當在祝希哲上吳大來以平原爲宗書特蒼鬱曹澁思稍嫌單薄而意趣頗似楊少師如陽羨茶味雖不濃而色香殊勝

戲鴻堂所收玉潤帖當是元章贗作香光中歲於元章書有偏嗜故往往爲所蒙蔽而諸家石刻所收晉唐人名跡亦惟元章贗本爲多

明自嘉靖以後士夫書無不可觀以不習俗書故也張果亭王覺斯人品頹喪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豈得以其人而廢之

李懷琳絕交書草法出於大令而未得其筆鮮于太常小楷亦娟秀不俗行草學懷琳而彌不逮然太常在當時已擅盛名學如牛毛成如鱗角詎不信歟

唐人之書法嚴而力果然韻趣小減矣予謂二王以後趣莫深於少師韻莫勝於東坡可以補唐人所未足

山谷小行書自佳蓋亦從平原少師兩家得力故足與坡公相輔大字學瘞鶴銘骨體峭快而過於豪放亦成一種習氣學者貴於慎取不可遂爲古人所欺

余年三十餘始留意書學即好東坡思白二家然苦無入處學淳化閣帖愛大令文皇之馳騁自得而益迷其源自是汎濫於唐宋元明諸家十有餘年

而私心所好仍在東坡思白世人賤近貴遠以時代判優劣輒卑視二家而卑無高論者則又以趙松雪爲羲皇上人而已近聞慎伯之論予所信益堅慎伯又導余學楊少師步虛詞日習一過覺於蘇董二家意趣時有所會直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近人之書劉諸城渾厚醕實自足名家而仁和蔣山堂古秀在骨幾欲突過諸城山堂作書如以墨汁傾紙上又時似枯籐之掛壁思翁暮年神境也世人於筆法墨法皆所不講而務求勻稱見此等妙蹟鮮不嗤怪有志之士所以窮老盡氣於荒江老屋中惟求有以自信而不肯輕爲人應酬筆墨也十數年前見吾鄉吳味泉書輒愛玩不能釋手以其熟於二王草法也近覺其有不足處蓋行筆學平原而未能透露香色反不若澁斯

學趙松雪不得真蹟斷無從下手即有真蹟臨摹亦須先植根柢昔之學趙者無過祝希哲文徵仲希哲根柢在河南北海二家徵仲根柢在歐陽渤海此如學六朝駢儷文須先讀得漢書也豈惟松雪不可驟學即學元章思白亦易染輕綺之習魯斯嘗云不學唐人終無立脚處誠哉斯言

書家貴下筆老重所以救輕靡之病也然一味蒼辣又是因藥發病要使秀處如鐵嫩處如金方爲用筆之妙臻斯境者董思翁尙須暮年而可易言之耶余學書幾二十年所歷者皆世人嗤笑唾棄之境而又不肯安於小成故數數從業至今日乃覺有悟入處倘亦禪家所謂漸修頓證之候乎然質既駑弱功力尙淺能知之而不能至之而二三同志年齒後於余者以予爲識途之馬相從講論異時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余言證所得而信其不誣則

余二十年來所費日力不爲虛枉矣

予昔家居作此初脫稿爲門人程子香取去裝成長卷其後薛畫水太守見而欲得之子香不肯與別錄楷書一本贈焉今藏於畫水之如執燭齋者子香遺墨也子香卒後予手稿不知爲何人所得矣道光辛卯在四明館中理舊篋得門人康康侯爲予所錄本復自書一過追思往事忽忽十有餘年而予以臂痛廢學亦且十年年愈增歲月愈促老大無成彌用自媿而已

初月樓論書隨筆終

雨窓漫筆

太倉王原祁麓臺著

論畫十則

六法古人論之詳矣但恐後學拘局成見未發心裁疑義意揣翻成邪僻今將經營位置筆墨設色大意就先奉常所傳及愚見言之以識甘苦後有所得當隨筆錄出

明末畫中有習氣惡派以浙派爲最至吳門雲間大家如文沈宗匠如董質本溷淆以訛傳訛竟成流弊廣陵白下其惡習與浙派無異有志筆墨者切須戒之

意在筆先爲畫中要訣作畫於搦管時須要安閒恬適掃盡俗腸默對素幅

凝神靜氣看高下審左右幅內幅外來路去路胸有成竹然後濡毫吮墨先定氣勢次分間架次布疎密次別濃淡轉換敲擊東呼西應自然水到渠成天然湊拍其爲淋漓盡致無疑矣若毫無定見利名心急惟取悅人布立樹石逐塊堆砌扭捏滿幅意味索然便爲俗筆今人不知畫理但取形似筆肥墨濃者謂之渾厚筆瘦墨淡者謂之高逸色豔筆嫩者謂之明秀而抑知皆非也總之古人位置緊而筆墨鬆今人位置懈而筆墨結於此留心則甜邪俗賴不去而自去矣

畫中龍脈開合起伏古法雖備未經標出石谷闡明後學知所矜式然愚意以爲不參體用二字學者終無入手處龍脈爲畫中氣勢源頭有斜有正有渾有碎有斷有續有隱有現謂之體也開合從高至下賓主歷然有時結聚

有時澹蕩峰回路轉雲合水分俱從此出起伏由近及遠向背分明有時高聳有時平修欹側照應山頭山腹山足銖兩悉稱者謂之用也若知有龍脈而不辨開合起伏必至拘索失勢知有開合起伏而不本龍脈是謂顧子失母故強扭龍脈則生病開合偪塞淺露則生病起伏呆重漏缺則生病且通幅有開合分股中亦有開合通幅有起伏分股中亦有起伏尤妙在過接映帶間制其有餘補其不足使龍之斜正渾碎隱現斷續活潑潑地於其中方爲眞畫如能從此參透則小塊積成大塊焉有不臻妙境者乎

作畫但須顧氣勢輪廓不必求好景亦不必拘舊稿若於開合起伏得法輪廓氣勢已合則脈絡頓挫轉折處天然妙景自出暗合古法矣畫樹亦有章法成林亦然

臨畫不如看畫遇古人真本向上研求視其定意若何結構若何出入若何偏正若何安放若何用筆若何積墨若何必於我有一出頭地處久之自與脗合矣

古人南宋北宋各分眷屬然一家眷屬內有各用龍脈處有各用開合起伏處其氣味得力關頭也不可不細心揣摩如董巨全體渾淪元氣磅礴令人莫可端倪元季四家俱私淑之山樵用龍脈多蜿蜒之致仲圭以直筆出之各有分合須探索其配搭處子久則不脫不粘用而不用不用而用與兩家較有別致雲林纖塵不染平易中有矜貴簡畧中有精彩又在章法筆法之外爲四家第一逸品先奉常最得力倪黃曾深言源委謹識之爲鑒賞之助用筆忌滑忌輒忌硬忌重而滯忌率而溷忌明淨而膩忌叢雜而亂又不可

有意著好筆有意去累筆從容不迫由磊入濃淡落者存之甜俗者刪之纖弱者足之板重者破之又須于下筆時在着意不着意間則觚稜轉折自不爲筆使

用墨用筆相爲表裏五墨之法非有二義要之氣韻生動端在是也設色即用筆用墨意所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之妙處今人不解此意色自爲色筆墨自爲筆墨不合山水之勢不入絹素之骨惟見紅綠火氣可憎可厭而已惟不重取色專重取氣於陰陽向背處逐漸醒出則色由氣發不浮不滯自然成文非可以躁心從事也至於陰陽顯晦朝光暮靄巒容樹色更須于平時留心澹妝濃抹觸處相宜是在心得非成法之可定矣

作畫以理氣趣兼到爲重非是三者不入精妙神逸之品故必於平中求奇

綿裹有鍼虛實相生古來作家相見彼此合法稍無言外意便云有儻夫氣
學者如已入門務求竿頭日進必於行間墨裏能人之所不能不能人之所
能方具宋元三昧不可稍自足也

雨窗漫筆終

麓臺題畫稿

太倉王原祁茂京著

題丹思畫冊傲叔明

畫如四始與六義未掃俗腸便爲累青山幻出平中奇剛健婀娜審真僞此
理山樵深得之扛鼎力中有嫵媚老而篤好不知疲譬如小戶飲輒醉寫以
贈君君一矐僧寮又聽鐘聲至

傲黃子久筆 爲張南蔭作

西嶺春雲余聞粵西多山少水拔地挿天與此迥別及于此者寒山流水另
有一番登臨氣象矣大癡得董巨三昧平淡天真不尙奇峭意在富春鳥目
閒也吟樵奉命遠行出守大郡囑余傲此置行篋中攬峯巖之獨秀思湖山

之佳麗兩者均有得也特慚筆墨癡鈍不足爲燕寢凝香之用耳

題做大癡巨幅 爲李憲臣作

余見子久大幅一爲浮巒暖翠一爲夏山圖筆墨位置盡發其蘊余向欲探取二軸運以體裁彙成結構以腕弱思淺動而輒止未能與之鏖戰也憲臣先生與予同事數年悃幅無華氣誼敦洽予之知音也向以此見委怯於作大幃遲回久之邇來功力稍進不敢匿醜經營慘淡者一載餘矣今奉命爲粵東之行迫促難辭十日一山五日一水何以副好友之意乎急作此圖歸之行篋中以供清玩予老來樂而不倦南華羊城多奇山先生歸述所見予將爲先生再索枯腸千巖萬壑別開生面藝苑中亦一美談也書之以爲後

訂

煙巒秋爽傲荆關金明吉求

元季四家俱宗北宋以大癡之筆用山樵之格便是荆關遺意也隨機而趣生法無一定邱壑煙雲惟見渾厚磅礴之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用淺絳色而墨妙愈顯剛健婀娜隱躍行間墨裏不謂六法中道統相傳不可移易如此若以臆見窺測便去千萬里爲門外僮父不獨逕庭而已明吉以小卷問畫余爲寫荆關秋色并以源流告之并囑質之識者以余言爲不謬否

傲梅道人筆司民求

世人論畫以筆墨而用筆用墨必須辨其次第審其純駁從氣勢而定位置從位置而加皴染略一任意便疥癩滿紙矣每于梅道人有墨猪之誚精深流逸之致茫然不解何以得古人用心處余急于此指出得其二昧即得北

宋之三昧也

做小米筆 爲司民作

米家畫法品格最高得其衣鉢惟高尚書有大乘氣象元人中如方方壺郭天錫皆具體而微者也庚寅春莫夏初余在暢春入直晨光晚色諸峯隱現出沒有平淡天真之妙方信南宮遺墨得此中真髓揣摩成圖可以忘倦可以忘老諸方評論云可與北苑頡頏雖大癡山樵猶遜一格不虛也

做黃子久爲宗室柳泉作

清光咫尺五雲閒刻意臨摹且閉關漫學癡翁求粉本富春依舊有青山大癡畫至富春長卷筆墨可謂化工學之者須以神遇不以迹求若于位置皴染研求成法縱與子久形模相似落落從上諸大家不若是之拘也此圖

成後偶有會心處向上拈出平淡天真之妙可深參而得之

題做大癡筆 爲毗陵唐益之作

要做元筆須透宋法宋人之法一分不透則元筆之趣一分不出毫釐千里之辨在此子久三昧也益翁文章政事之餘旁及藝事筆墨一道亦從家學得之相值都門論心深爲契合今將製錦南行矣寫此奉贈

做大癡秋山

大癡愛佳山水至虞山見其頗似富春遂僑寓二十年湖橋酒餅至今猶傳勝事吾谷楓林爲秋山之勝癡翁一生筆墨最得意處所謂峯巒渾厚草木華滋于此可見古人之匠心矣余侍直辦公之暇偶作此圖有客從虞山來遂以持贈質之具眼有少分相合否

做大癡爲錢長黃之任新安作

新安形勝地也余前至秦中驅車過洛陽渡伊洛四圍山色峻嶒巨石俯瞰
河流曲折迤邐者數里方知大癡浮巒暖翠天池石壁二圖之妙過此而新
安至矣今長黃官于茲土與崔峒寒山流水之句恰相符合可不作此爲賀
乎此行身在畫圖中而又領略詩意古稱花縣何以過之發軔可以卜報最
也請以拙筆爲左券

做黃大癡長卷 爲鄭年上作

畫法莫備于宋至元人搜抉其義蘊洗發其精神實處轉鬆奇中有淡而真
趣乃出四家各有真髓其中逸致橫生天機透露大癡尤精進頭陀也余弱
冠時得先大父指授方明董巨正宗法派于子久爲專師今五十年矣凡用

筆之抑揚頓挫用墨之濃淡枯濕可解不可解處有難以言傳者余年來漸覺有會心處悉于此卷發之藝雖不工而苦心一番甘苦自知謂我似古人我不敢信謂我不似古人我亦不敢信也究心斯道者或不以余言爲河漢耳

做大癡爲漢陽郡守郝子希作

筆墨一道同乎性情非高曠中有真摯則性情終不出也余與子希先生論交垂三十年回思渚陽襄國時政事之暇較藝論文流連無虛日年來又同官于京過從爲更密矣先生出守漢陽以畫屬余蹉跎年久終未踐約猶幸筋力未衰可以應知己之命庚寅秋日久雨初晴辦公稍暇鍵戶息機吮筆揮毫者數日方成此圖雖未敢與作家相見而解衣礪礪以研求之思發蒼

莽之筆間亦有得力處也因風郵寄以誌遠懷

傲梅道人爲雪巢作

余憶戊寅冬從豫章歸溪山回抱村墟歷落頗似梅道人筆刻意摹倣未能
夢見十餘年來心神間有合處方信古人得力以天地爲師也雪巢大弟就
幕閩中此行爲道所必經奚囊中試攜此圖渡錢塘江過江郎山踰仙霞嶺
時一展觀亦有一二脗合處否

傲大癡

畫中設色之法與用墨無異全論火候不在取色而在取氣故墨中有色色
中有墨古人眼光直透紙背大約在此今人但取傅彩悅目不問節腠不入
款要宜其浮而不實也余作此圖偶有所感遂弁數語于首

做大癡九峰雪霽 爲張樸園先生作

畫中雪景唐以前但取形似而已氣韻生動自摩詰開之至宋李營邱畫法大備雪景之能事畢矣大癡不取刻畫平淡天真別開生面此又一變格也余有雪景未經攻苦諸家雖曾探索終未夢見此圖應樸園先生之命客冬至秋經營礧礧乘興渲染冀得匠心之作而手與心違即於子久專師以宋法未合觚稜轉折處每爲筆使何以得其三昧乎質之識者幸有以教我

做大癡 爲顧天山作

余與南原年道兄訂交已十年矣南兄詩文士林推重余一見心折間一出餘技點染山水與倪黃心傳若合符節其天資筆力迥異尋常畫史也篆學不輕示人近余始得三四石刻渾脫流麗精嚴高古無美不備遠宗文三橋

近師顧雲美更有出藍之妙猶憶甲寅秋步月虎邱與雲美相遇談心甚洽
囑留塔影園一日以二章易余便面寶惜者三十餘年正慮其漫漶失真得
南兄重開生面方信知過於師矣南原酷嗜余筆因追昔年佳話促余作此
圖即用新章亦不可不記也

倣設色大癡

爲賈毅庵作

畫法與詩文相通必有書卷氣而後可以言畫石丞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唐
宋以來悉宗之若不知其源流則與販夫牧豎何異也其中可以通性情釋
憂鬱畫者不自知觀畫者得從而知之非巨眼卓識不能會及此矣毅庵博
學好古於拙筆有癖嗜余不敢自任而不能却其請爲倣大癡筆意其中妍
媸知者自能辨之

做設色倪黃

壬辰春正望後燈事方闌料峭愈烈銜盃呵凍放筆作此圖似有荆關筆意而風趣用元人本色此倪黃窠臼未能純熟脫化也傳以淺色恐益增其累耳

題做大癡筆己丑年二月十一日畫歸繆文子

古人用筆意在筆先然妙處在藏鋒不露元之四家化渾厚爲瀟灑變剛勁爲和柔正藏鋒之意也子久尤得其要可及可到處正不可及不可到處箇中三昧在深參而自會之

送勵南湖畫冊十幅做宋元諸大家

畫雖一藝而氣合書卷道通心性非深於契合者不輕以此爲酬酢也宋元

諸家俱有源委其他投贈無不寄託深遠做其意者曠然有遐思焉而後可以從事南湖先生與余同直暢春積有歲月著作承明揚挖風雅先生之所以自得與余之所以受教於先生者久欲傾倒戊子冬日值其四十懸弧之辰非平常祝嘏之詞所能盡也東坡詩云我從公遊非一日不覺青山映黃髮爰寫一冊以誌岡陵之盛云

題做萬壑松風丹思三十幅之一

萬壑松風百灘流水意在機先筆隨心止聲光閃爍宋人之髓溯流董巨六法如是松雪偶題莫辨朱紫標識輝煌千秋有美須審毫釐莫別遠邇極深研幾竿頭一緹此圖以趙松雪題董宗伯遂目爲趙作識者駁之至今爲疑余以爲此賞鑒家之言若論畫法惟求宗旨何論宋元茲特取畫中之意寫

出示丹思以見羹牆寤寐云

題做范華原三十幅之一

終南巨地脈遠翠落人間馬跡隨雲轉客心入嶂閒晴沙橫古渡榭葉滿深山
嶺畧高秋意歸來但閉關余癸酉秦中典試路經函谷太華直至省會仰
眺終南山勢雄傑眞百二氣象也海澱寓窓追憶此景輒做范華原筆意而
繼之以詩

畫設色高房山三十幅之一

房山畫法傳董米衣鉢而自成一家又在董米之外學者竊取氣機刻意摹
倣已落後一著矣嘗讀雪竇頌古云江南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
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辱夜塘水解此意者可以學房山即可以學董米也

做松雪大年筆意爲服尹作

天空浮修眉濃綠畫新就此昌黎詩也余和樹百第一絕句以廣其後二語
有合處因做松雪大年筆意并錄拙詠於後眼飽長安花欲燃卻教愁絕路
三千竹深處處鴛啼綠輸與江南四月天

題畫做王叔明長卷 武清三弟

都城之西層峰疊翠其龍脈自太行蜿蜒而來起伏結聚山麓平川回環幾
十里芳樹甘泉金莖紫氣瑰麗鬱葱御苑在焉得茅茨土堦之意而仍有蓬
萊園苑之觀置身其際盛世之遭逢也余忝列清班簪筆入直晨光夕照領
略多年近接禁地之清華遠眺高峯之爽秀曠然會心能不濡毫吮墨乎有
真山水可以見真筆墨有真筆墨可以發真文章古人如是景行而私淑之

庶幾其有得焉此圖經年而成頗費經營識者流覽此中瑕瑜應有定鑒耳

康熙戊子長夏
題於海甸寓直

題做大癡手卷

董巨畫法三昧一變而爲子久張伯雨題云精進頭陀以巨然爲師真深知子久者學古之家代不乏人而出藍者無幾宋元以來宗旨授受不過數人而已明季一代惟董宗伯得大癡神髓猶文起八代之衰也先奉常親炙于華亭于陡壑密林富春長卷爲子久作諸粉本中探驪得珠獨開生面余少侍先大父得聞緒論又酷嗜筆墨東塗西抹將五十年初恨不似古人今又不敢似古人然求出藍之道終不可得也又今人多喜談設色然古人五墨法如風行水面自然成文荒率蒼莽之致非可學而至余故數年前作此長

卷久弄未出今敢以公諸同好

題做淡墨雲林

做雲林筆最忌有僮父氣作意生淡又失之偏枯俱非佳境立臺時從大意看出皴染時從眼光得來庶幾于古人氣機不大相逕庭矣

題做梅道人長卷

畫有五品神逸爲上然神之與逸不能相兼非具有扛鼎之力貫虱之巧則難至也元季梅道人傳巨然衣鉢余見溪山無盡關山秋霽二圖皆爲得其髓者余初學之茫然未解旣而知循序漸進之法體裁以正其規渲染以合其氣不懈不促不脫不粘然後筆力墨花油然而生今人以潑墨爲能工力爲上以爲有成法此不知庵主者以爲無成法亦不知庵主者也于此研求

庶幾于神逸之門不至望洋明季惟白石翁最得梅道人法詩云梅花庵主
墨精神七十年來未用真可謂深知而篤信者矣

題學思翁做子久法

董宗伯畫不類大癡而其骨格風味則純乎子久也石谷子嘗與余言寫時
不問粗細但看出進大意煩簡亦不拘成見任筆所之由意得情隨境生巧
氣韻一來便止此最合先生後熟之意余作此圖以斯言弁其首

題做趙大年推篷四頁之一

惠崇江南春寫田家山家之景大年畫法悉本此意而纖妍淡冶中更開跌
宕超逸之致學者須味其筆墨勿但于柳暗花明中求之

題做董巨筆

畫之有董巨猶吾儒之有孔顏也余少侍先奉常并私淑思翁近始略得津涯方知初起處從無畫看出有畫即從有畫看到無畫爲成性存誠宗旨董巨得其全四家具體故亦稱大家

題做小米筆

山水蒼茫之變化取其神與意元章峰巒以墨運點積點成文呼吸濃淡進退厚薄無一非法無一執法觀米家畫者止知其融成一片而不知條分縷析中在在皆靈機也米友仁稱爲小米最得家傳結構比老米稍可摹擬而古秀另有風韻猶書中羲獻也宋太宰爲收藏名家聞有名畫余未之見爾載世兄以同里得觀囑筆亦做米意余未經寓目古人神髓豈能夢見以意爲之聊博噴飯可爾

做大癡設色秋山與向若

大癡秋山向藏京口張修羽家先奉常曾見之云氣運生動墨飛色化平淡天真包含奇趣爲大癡生平合作目所僅見興朝以來杳不可即如阿閃佛光一見不復再見幾十年間追憶祖訓回環夢寐茲就見過大癡各圖參以管見點染成文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不至與癡翁大相逕庭耳

題做梅道人與陳七

筆不用煩要取煩中之簡墨須用淡要取淡中之濃要于位置間架處步步得肯方得元人三昧如命意不高眼光不到雖渲染周緻終屬隔膜梅道人潑墨學者甚多皆粗服亂頭揮灑以自鳴其得意于節節肯綮處全未夢見無怪乎有墨猪之誚也已丑中秋乍霽新涼興會所適因作是圖并書以弁

其首

做設色小米

宋元各家俱于實處取氣惟米家于虛中取氣然虛中之實節節有呼吸有照應靈機活潑全要于筆墨之外有餘不盡方無罣礙至色隨氣轉陰晴顯晦全從眼光體認而出最忌執一之見粗豪之筆須細參之

做大癡秋山

己丑九月之杪寒風迅發秋雪滿山黃葉丹楓翠巖森列動學士之高懷感騷人之離思正其時也余以清署公冗久疎筆硯今將入直興復不淺作秋山圖寓意上林簪筆與湖橋縱酒處境不同而心跡則一識者取其意恕其學可爾

做梅道人

貧且勞人之所惡也然爲貧與勞之所役以之移性情隳意氣則與道漸遠無以表我之真樂矣余碌碌清署補衣節食忘老辦公時以典禮候直寄跡蕭寺篝燈揮灑長箋短幅不問所從來偶憶古人得意處放筆爲之夜分樂成欣然就寢一枕黑甜不知東方之既白矣因做梅道人筆識之

題做大癡水墨長卷

筆墨一道用意爲尙而意之所至一點精神在微茫些子間隱躍欲出大癡一生得力處全在于此畫家不解其故必曰某處是其用意某處是其着力而于濡毫吮墨隨機應變行乎所不得行止乎所不得止火候到而呼吸靈全幅片段自然活現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則茫然未之講也毓東于六法中

揣摩精進論古亦極淹博余慮其執而未化也偶來相訪而拙卷適成遂以此言告之恍然有得從此以後眼光當陵轢諸家以是言乎左券

畫家總論題畫呈八叔

畫家自晉唐以來代有名家若其理趣兼到右丞始發其蘊至宋有董巨規矩準繩大備矣沿習既久傳其遺法而各見其能發其新思而各規其格如南宋之劉李馬夏非不驚心炫目有刻畫精巧處與董巨老米之元氣磅礴則大小不覺逕庭矣元季趙吳興發藻麗于渾厚之中高房山示變化于筆墨之表與董巨米家精神爲一家眷屬以後黃王倪吳闡發其旨各有言外意吳興房山之學方見祖述不虛董巨二米之傳益信淵源有自矣八叔父問南宗正派敢以是對并寫四家大意彙爲一軸以作證明若可留諸清秘

公餘擬再作兩宋兩元爲正完全觀冀畧存古人面目未識有合法鑒否推
篷係宣和裱法另橫一紙于前并題數語此畫始于壬辰夏五至癸巳六月
竣事

做設色大癡長卷

古人長卷皆不輕作必經年累月而後告成苦心在是適意亦在是也昔大
癡畫富春長卷經營七年而成想其吮毫揮筆時神與心會心與氣合行乎
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絕無求工求奇之意而工處奇處斐亶于筆墨之
外幾百年來神彩煥然余前日于司農處獲一寓目頓覺有會心處方信妙
境亦無多子也雲徵不學畫而性喜畫每以論文之法論畫數學相長無倦
也更喜觀余潑墨侍側竟日不移非深知篤好者能如是乎余故爲作長卷

雲徵有館課余點染時輒來指摘微茫推求精奧余恐其妨帖括之功亦時作而時輟竟歷三四年之久余心思學識不逮古人然落筆時不肯苟且從事或者子久些子腳汗氣于此稍有發現乎識之以博一粲

倣王叔明爲周大酉作

元畫至黃鶴山樵而一變山樵少時酷似趙吳興祖述輞川晚入董巨之室化出本宗體縱橫離奇莫可端倪與子久雲林仲圭相伯仲迹雖異而趣則同也今人不解其妙多作奇幻之筆愈趨而愈遠矣癸巳秋日大酉從潞河來偶談山樵筆墨寫以歸諸奚囊周兄將爲岳遊攜杖著屐水濱木末出是圖觀之未必無契合處也亦可以解好奇之惑矣

題倣大癡設色秋山爲鄒拱宸作

大癡秋山余從未之見先大父云于京口張子修羽家曾寓目爲子久生平第一數十年時移物換此畫不可復覩藝苑論畫亦不傳其名也癸巳九秋風高木落氣候蕭森拱宸將南歸余正值悲秋之際有動于中因名之曰做大癡秋山不知當年眞虎筆墨何如神韻何如但以余之筆寫余之意中間不無悠然以遠悄然以思爲秋水伊人之句可也

爲凱功掌憲寫元季四家

余二年前奉命修書畫譜見大癡論畫二十則不出宋人之法但于林下水邊沙磧木末極閒中輒加留意歸于無筆不靈無筆不趣在宋法又開生面矣余幼學于先奉常贈公久而得其藩翰見此二十則方知子久得力處益信華亭宗伯及先奉常所傳爲不虛也

題做子久

王叔明筆酷似其舅趙吳興進

而學王摩詰得離奇奧窔之妙晚年墨法純師董巨一變而爲本家體人更莫可端倪師之者不泥其迹務得其神要在可解不可解處若但求其形云某處如何用筆某處如何用墨造出險幻之狀以之驚人炫俗未免邈若河

漢矣

題做黃鶴山樵

北宋高人三昧惟梅道人得之以其傳巨然衣鉢也與盛子昭

同里閉而居求盛畫者填門接踵庵主惟茅屋數椽閉門靜坐人有言者笑而不答五百年來重吳而輕盛洵乎筆墨有定論也然人但知其淋漓揮灑

不知其剛健而兼婀娜之致亦未思一笑之故耳

題做梅道人

宋元諸家各出機

杼惟高士一洗陳迹空諸所有爲逸品中第一非剗爲是法也于不用工力之中爲善用工力者所莫能及故能獨臻其妙耳董宗伯題倪畫云江南士大夫家以有無爲清俗余邇來苦心揣摩終未能得其神理有無清俗之言

洵不虛也

題做
雲林

倣黃子久設色爲沛翁殷大司馬作

畫自家右丞以氣韻生動爲主遂開南宗法派北宋董巨集其大成元高趙
暨四家俱宗之用意則渾樸中有超脫用筆則剛健中含婀娜不事粉飾而
神彩出焉不務矜奇而精神注焉此爲得本之論也沛翁以政事鉅公爲風
雅宗盟其識力必有大過人者每見必惓惓下問余雖鈍拙不敢自匿竭其
薄技幸有以教之

倣設色大癡秋山

六法一道非惟習之爲難知之爲最難非惟知之爲難行之爲尤難也余于
此中磨鍊有年方知古人成就一幅必簡鍊以爲揣摩于清剛浩氣中具有

一種流麗斐亶之致非可以一蹴而至學大癡者宜深思之

做大癡筆爲輪美作 癸巳夏五月寫時年七十有二

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甚爲古今畫家下箴砭也大癡論畫有二十餘條亦是此意蓋山無定形畫不問樹高卑定位而機趣生皴染合宜而精神現自然平淡天真如篆如籀蕭疎宕逸無些子塵俗氣豈筆墨章程所能量其淺深邪輪美問畫于余余以此告之即寫是畫以授之意欲于大癡心法竊效一二耳雖然畫家工力有不得不形似者遇事遇時摹擬刻畫以傳盛事方見發皇蹈厲之妙但得意得氣得機則無美不臻矣誰知之而誰信之輪美亦極于此中留心勉旃勉旃

又做大癡設色 爲輪美作

大癡畫以平淡天真爲主有時而傅彩粲爛高華流麗儼如松雪所以達其渾厚之意華滋之氣也段落高逸模寫瀟灑自有一種天機活潑隱現出沒于其間學者得其意而師之有何積習之染不清細微之惑不除乎余弱冠時得聞先贈公大父訓迄今五十餘年矣所學者大癡也所傳者大癡也華亭血脈金鍼微度在此而已因知時流雜派僞種流傳犯之爲終身之疾不可嚮邇特作此圖以授輪美知其有志探索又明慧過人自能爲宋元大家開一生面無負我意勉旃勉旃

做設色倪黃爲劉懷遠作

聲音一道未嘗不與畫通音之清濁猶畫之氣韻也音之品節猶畫之間架也音之出落猶畫之筆墨也劉兄懷遠于吳中少有盛名遊于省會自齊魯

而迄京師所至俱推絕詣余觀其爲人靜深有致無刻不辨宮商別聲調間一出其技舉坐傾倒公卿大夫俱爲美談非思深而力到能至此乎余性不耐與人畫至懷遠而不覺技癢亦宗先反後和之意也

大橫披倣設色大癡爲明凱功作時年七十有三

余于筆墨一道少成若天性本無師承誦讀之暇日侍先大父贈公得聞緒論久之于宋元傳授貫穿處胸中如有所據發之以學文推之以觀物皆用此理每至無可用心處間一揮灑成片幅便面無求知于人之心人亦不吾知也甲午秋間奉命入直以草野之筆日達于至尊之前殊出意外生平毫無寸長稍解筆墨皇上天縱神靈鑒賞于牝牡驪黃之外反復益增惶悚謹遵先賢遺意吾斯之未能信而已都門風雅宗匠所集間有知我者余不敢

自諉亦不敢自棄竭其薄技歸之清秘以供捧腹不敢以此求名邀譽也

擬設色雲林小幅

學畫至雲林用不著一點工力有意無意之間與古人氣運相爲合撰而已
至設色更深一層不在取色而在取氣點染精神皆借用也推而至于別家
當必精光四射磅礴于心手其實與着意不着意處同一得力學者無過用
其心亦無誤用其心庶幾近之

倣倪黃設色小卷 爲司民作

司民少有文譽奕更擅場自丁丑夏至婁館于余家數年余試以畫叩之若
金石之于節奏林泉之于聲響無不應也余方知斯理可以一貫無怪乎司
民之奕所至輒傾倒也庚寅秋入楚睽闊者五年今復來京奕學更進畫理

明了不減于昔爲人風雅驚座殆又過之以後相識滿天下見其風韻猶存恨知心之晚耳作是卷以贈之

傲黃鶴山樵巨幅山水 寄依文

黃鶴山樵元四家中爲空前絕後之筆其初酷似其舅趙吳興從右丞輞川粉本得來後從董巨發出筆墨大源頭乃一變本家法出沒變化莫可端倪不過以右丞之體推董巨之用而學者拘于見聞謂山樵離奇天矯別有一種新裁而董巨之精神不復講求山樵之本領終歸烏有于是右丞之氣運生動爲紙上浮談矣聞親家爲新安風雅巨擘今寓維揚意欲昌明斯道而慮振興之無人也飛書來問山樵筆并寄側理余就所見作此圖并以是語告之

題做董北苑 玉培贈司民

余從大癡入門漸有進步欲竟其學公餘輒究心董巨此得本莫愁末之意也先定體勢後加點染俱要以氣行乎其間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用筆連墨之間豈可以強而致躁而得邪玉培有佳紙藏弄數年出以索畫余亦經營經歲垂成而忽歸司民縑素輾轉各有所屬不可不紀其始末

題做黃大癡年七十三

大癡筆平淡天真峯巒渾厚全得董巨妙用余弱冠時即極力揣摩此中三昧終未夢見迄今垂五十年矣工力如覺稍進適秋暑漸退微雨初晴窗几間饒有幽致因作此圖未能仿佛萬一否康熙甲午新秋畫并題

題做高房山

大癡與房山本是一家眷屬取兩家之意成合作之法又爲一變局也總之筆墨一道用古不必太拘每作一圖必名之曰做某家與古人肯綮氣味毫不相涉則去古遠甚此幅與大癡用若離若合之意發渾厚華滋之氣不知於中有少分相合處假令二老見之能博其撫掌一笑否康熙壬辰中秋

題做范中立

范中立溪山行旅圖取正面雄偉見其巖巖氣象茲取側面亦是一法

麓臺題畫稿終

東莊論畫

太倉王 昱東莊著

余性無他嗜幼耽六法年弱冠時就正於家麓臺夫子猥蒙極口稱賞後負笈至都侍硯席獲聞緒論至詳且盡甲子長夏追憶師傅參以心得偶有所觸隨筆漫書爰作論畫三十則非敢云金鍼之在是學者由此參之庶不爲歧趨所惑爾

余侍麓臺夫子三年頗得其傳前此得知而不能行蓋未到熟外熟境地故胸中粘滯用意用筆終未得灑落之致雍正壬子秋七月抱疴臥床靜參畫理恍悟粘滯之非病起點染覺熟境漸臻如醉初醒如夢初覺吾師苦心指示而今方得真詮也

吾夫子自幼明敏初落筆便有書卷氣蓋生而知之直接董巨倪黃衣鉢常人由學而知必須讀書以明理游覽以廣識苦心探索循習有年亦可到神明地位

嘗聞夫子有云奇者不在位置而在氣韻之間不在有形處而在無形處余於四語獲益最深後學正須從此參悟

學畫所以養性情且可滌煩襟破孤悶釋躁心迎靜氣昔人謂山水家多壽蓋烟雲供養眼前無非生機古來名家享大耋者居多良有以也

學畫者先貴立品立品之人筆墨外自有一種正大光明之槩否則畫雖可觀卻有一種不正之氣隱躍毫端文如其人畫亦有然

士人作畫第一要平等心弗因識者而加意揣摩弗因不知者而隨手敷衍

學業精進全在乎此

畫中理氣二字人所共知亦人所共忽其要在修養心性則理正氣清胸中自發浩蕩之思腕底乃生奇逸之趣然後可稱名作

未動筆前須興高意遠已動筆後要氣靜神凝無論工緻與寫意皆然

學畫最要虛心探討不可稍有得意處便詡詡自負見人之作吹毛求疵惟見勝己者勤加諮詢見不如己者內自省察知有名蹟徧訪借觀噓吸其神韻長我之識見而游覽名山更覺天然圖畫足以開拓心胸自然邱壑內融衆美集腕便成名筆矣

畫雖一藝其中有道試觀古人真蹟何等章法何等骨力何等神味學者能深造自得便可左右逢源否則紙成堆筆成冢終無見道之日耳

翰墨中面目各別宜其品有二元氣磅礴超凡入化神生畫外者爲上乘清氣浮動脈正律嚴神生畫內者次之皆可卓然成家名世傳世

作畫先定位置次講筆墨何謂位置陰陽向背縱橫起伏開合鎖結廻抱勾托過接映帶須跌宕舒卷自如何謂筆墨輕重疾徐濃淡燥濕淺深疎密流麗活潑眼光到處觸手成趣學者深明乎此下筆時自然無美不臻氣骨古雅神韻秀逸使筆無痕用墨精彩布局變化設色高華明此六者覺昔人千言萬語盡在是矣非坐破蒲團靜參默悟腕底豈能融會斯旨

未作畫前全在養興或觀雲泉或觀花鳥或散步清吟或焚香啜茗俟胸中有得技癢興發即伸紙舒毫興盡斯止至有興時續成之自必天機活潑迴出塵表

位置須不入時蹊不落舊套胸中空空洞洞無一點塵埃邱壑從性靈發出
或渾穆或流利或峭拔或疎散貫想山林真面目流露毫端那得不出人頭
地

運筆古秀着墨飛動望之元氣淋漓恍對嵐容川色是爲眞筆墨須知此種
神韻全從朝暮四時風晴雨雪雲烟變滅間貫想得來

絕處逢生禪機妙用六法亦然到得絕處不用着忙不用做作心游目想忽
有妙會信手拈來頭頭是道

畫有邪正筆力直透紙背形貌古樸神彩煥發有高視闊步旁若無人之概
斯爲正脈大家若格外好奇詭僻狂怪徒取驚心炫目輒謂自立門戶實乃
邪魔外道也初學見識不定誤入其中莫可救藥可不慎哉

自唐宋元明以來家數畫法人所易知但識見不可不定又不可着意太執惟以性靈運成法到得熟外熟時不覺化境頓生自我作古不拘家數而自成家數矣

有一種畫初入眼時蠱服亂頭不守繩墨細視之則氣韻生動尋味無窮是爲非法之法惟其天資高邁學力精到乃能變化至此正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淺學焉能夢到

又一種位置高簡氣味荒寒運筆渾化此畫中最高品也須絢爛之極方能到此

用筆要求轉束不可信筆蓋信筆則頓挫皆無力矣善於用筆者一轉一束皆成意趣

清空二字畫家三昧盡矣學者心領其妙便能跳出窠臼如禪機一棒粉碎
虛空

凡畫之起結最爲緊要一起如奔馬絕塵須勒得住而又有住而不住之勢
一結如萬流歸海要收得盡而又有盡而不盡之意

畫之妙處不在華滋而在雅健不在精細而在清逸蓋華滋精細可以力爲
雅健清逸則關於神韻骨格不可強也

寫意畫落筆須簡淨布局景務須筆有盡而意無窮

位置落墨時能於不畫煞處忽轉出別意來每多奇趣正如摩詰所云行到
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也

麓臺夫子嘗論設色畫云色不礙墨墨不礙色又須色中有墨墨中有色余

起而對曰作水墨畫墨不礙墨作沒骨法色不礙色自然色中有色墨中有墨夫子曰如是如是

作畫時即偶然酬應皆不可輕率蓋每寫一圖必有着精神處蓋率意草草此最是病

巨幅工緻畫切忌鋪排用意處須十分含蓄而能氣足神完乃爲合作青綠法與淺色有別而意實同要秀潤而兼逸氣蓋淡妝濃抹間全在心得渾化無定法可拘若火氣眩目則入惡道矣

裝潢志

淮海周嘉胄江左著。

聖人立言教化後人鈔卷雕板廣布海宇家戶頌習以至萬世不泯上士才人竭精靈于書畫僅賴楮素以傳而楮質素絲之力有限其經傳接非人以至兵火喪亂黴爛蝨蝕豪奪計賺種種惡劫百不傳一于百一之中裝潢非人隨手損棄良可痛惋故裝潢優劣實名蹟存亡係焉竊謂裝潢者書畫之司命也是以切切于茲探討有日頗得金針之秘乃一一拈志願公海內好事諸公有獲金匱之奇梁間之秘者欲加背飾乞先于此究心庶不虞損棄俾古蹟一新乃同再造則余此志也敢謂有補于同心冀欲策微勳于至藝以附冥契之私云

古蹟重裝如病延醫

前代書畫歷傳至今未有不殘脫者苟欲改裝如病篤延醫醫善則隨手而起醫不善則隨手而斃所謂不藥當中醫不遇良工寧存故物嗟乎上品名蹟視之匪輕邦家用以華國藝士尊之爲師師猶父也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寶書畫者不可不究裝潢

妙技

裝潢能事普天之下獨遜吳中吳中千百之家求其盡善者亦不數人往如湯強二氏無忝國手之稱後雖時不乏人亦必主人精審於中參究料用盡善一一從心乃得相成合美俾妙蹟投胎得所芳名再世功豈淺鮮哉

優禮良工

良工須具補天之手貫蝨之睛靈慧虛和心細如髮充此任者乃不負託又須年力甫壯過此則神用不給矣好事者必優禮厚聘其書畫高值者裝善則可倍值裝不善則爲棄物詎可不慎於先越格趨承此輩以保書畫性命書畫之命我之命也趨承此輩趨承書畫也

賓主相參

好事賢主欲得良工爲終世書畫之託固自不易而良工之得賢主以騁技更難其人苟相遇合則異蹟當冥冥降靈歸託重主也凡重裝盡善如超劫還丹機緣湊合豈不有神助耶而賓主定當預爲酌定裝式彼此意愜然後從事則兩獲令終之美

審視氣色

書畫付裝先須審視氣色如色黯氣沈或烟蒸塵積須浣淋令淨然浣淋傷水亦妨神彩如稍明淨仍之爲妙

洗

洗時先視紙質鬆緊絹素歷年遠近及畫之顏色微損受病處一一加意調護損則連託紙洗不損須揭淨只將畫之本身副油紙置案上將案兩足墊高一邊瀉水用糊刷酒水淋去塵污至水淨而止如微氣重積污深則用枳杷核錘浸滾水冷定洗之即垢污盡去或皂角亦可用則急將清水淋解枳杷皂角之餘氣否則反爲畫害慎之洗後將新紙印去水氣令速乾爲善

揭

書畫性命全關於揭絹尙可爲紙有易揭者有紙質薄糊厚難揭者糊有白

茂者尤難須仗良工苦心施迎刃之能逐漸耐煩致力於毫芒微渺間有臨淵履水之危一得奏功便勝淝水之捷

補

補綴須得書畫本身紙絹質料一同者色不相當尙可染配絹之粗細紙之厚薄稍不相侔視即兩異故雖有補天之神必先煉五色之石絹須絲縷相對紙必補處莫分

襯邊

補綴既完用畫心一色紙四圍飛襯出邊二三分許爲裁鑲用糊之地庶分毫無侵於畫心

小托

畫經小托業已成功沈疴既脫元氣復完得資華扁之靈不但復還舊觀而氣華氣韵益當翩翩道上矣

全

古畫有殘闕處用舊墨不妨以筆全之須乞高手施靈友人鄭千里全畫入神向爲余全趙千里芳林春曉圖即天水復生亦不能自辨全非其人爲患不淺慎之慎之

式

中幅如整張連四大者天一尺九寸地九寸五分上玉池六寸五分下四寸二分邊之闊狹酌用小幅宜短短則式古便於懸掛畫心三尺上下者俱嵌邊太短則挖嵌用極澹月白紙絹畫如設色深者宜用澹牙色取其別於畫

色也小畫天一尺八寸地九寸上玉池六寸下四寸大畫隨宜推廣式之惟
忌用詩堂往與王百穀切論之百穀經裝數百軸無一有詩堂者小幅短亦
不用詩堂非造極者不易語此

鑲攢

嵌攢必俟天潤裁嵌合縫妙手施能

覆

覆背紙必純用棉料厚薄隨宜亦須上壁與畫心同挺過洒水潤透用糊相
合全在用力多刷令表裏如鈔成一片者乃見超乘之技或用上號竹料連
四以好綿料紙托爲覆背用亦妙竹料研易光舒卷之間與畫有益切忌用
連七及扛連

上壁

上品之蹟無甚大者中小之幅必須豎貼若橫貼則水氣有輕重燥潤有先後糊性不純和則不能望其全勝矣上壁值天潤乃爲得時乾即用薄紙粘蓋以防蚊蠅點污飛塵浮染停壁逾久逾佳俾盡歷陰晴燥潤以副得心應手之妙

下壁

上壁宜潤貴其滋調下壁宜燥庶屏瓦患燥潤失宜優劣係焉

安軸

安軸用杭米糲子加少石灰錘粘如膠以之安軸永不脫落灌礬汁者軸易裂又易脫

上桿

軸桿檀香爲上次用婺源老杉木舊料採取木性定者堪用杉性燥檀辟蠹他木無取須令木工製極圓整兩頭一齊分毫不逾矩度捲則無出入之失

上貼

畫貼槩用鯽魚背式余間用方而委角者靠裏一面令稍凹以適圓桿之宜此余究心之微而然繩圈如不能金銀者銅條亦可須稍粗加磨拭堪用圈眼勿大大小一同轉脚入木上貼亦不易事如人著冠切須畱意瓊瑤在握自亦可喜再展菁華則色飛神爽矣若不三雅酬興亦須七碗熏心

貼籤

宋徽宗金章宗多用磁藍紙泥金字殊臻莊偉之觀金粟箋次之長短貼近

圈繩處毋得過與不及此定式也

囊

包首易殘最爲畫患裝褫始就急用囊函

染古絹托紙

古絹畫必用土黃染紙襯托則氣色湛然可觀經久逾妙土出鐘山之麓因近孝陵禁取艱得染房多有藏者最忌橡栗子水染紙久則透出絹上作斑漬可恨舊紙浸水染俱不堪用

治畫粉變黑

畫用粉或製不得法或經穢氣熏染隨變黑色矣生紙用粉猶易變黑用法治之其白如故法用白淨醮塊調水即浣衣者以新筆蘸醮水塗黑處不可

使暈開將連七紙覆蓋捲收過半月取看其黑氣盡透連七紙上如未退淨再如法治輕則一二次退年久者三四次無不潔淨如新再用新烹淡茶塗一次去醜氣

忌

覆背紙切不可接縫當中舒卷久有縫處則磨損畫心切須忌之

手卷

每見宋裝名卷皆紙邊至今不脫今用絹折邊不數年便脫切深恨之古人凡事期必永傳今人取一時之華苟且從事而畫主及裝者俱不體認遂迷古法余裝卷以金粟箋用白芨糊折邊永不脫極雅致白芨止可用之于邊覆紙選上等連四料潔而厚者椎過則更堅緊質重包首通後必長托用長

案接連挺之如卷太長則先表前半壓定俟乾再表後半必以通長無接縫爲妙研令極光卷貼與卷心桿用料不多必用檀香卷貼兩頭刻畧凹須以容包首折邊之痕視之一平可愛帶襟用金銀撒花舊錦帶舊玉籤種種精飾纔一入手不待轉賞其潔緻璀璨先已爽心目矣綾錦袱用匣或檀或柘或漆隨書畫之品而軒輊之

冊葉

前入上品書畫冊葉即絹本一皆紙挖紙鑲今庸劣之蹟多以重絹外折邊內挖嵌至松江穢蹟又奢以白綾外加沈香絹邊內裏藍線逾巧逾俗俗病難醫願我同志恪遵古式而黜今陋但裏紙層層用連四勝外用綾絹十倍朴於外而堅於內此古人用意處冊以厚實爲勝大者紙十層小者亦必六

七層裁折之條同後碑帖

碑帖

余於金石遺文尤更苦心每拈一碑授裝心力爲竭先錄其文算定每行若干字每字若干行及擡頭年月首尾附題小跋前後副葉皆擇名箋一一畫定程式然後恭貌婉言致之裝者裝者之能惟在裁折折必前後均齊裁必上下無迹裁折善而能事畢矣碑已條悉帖亦如斯

墨紙

碑帖本身紙或綿或竹及搨法或烏金蟬翅雪花等色俱一一染搨配同一色裝成則渾成無蹟

硬殼

碑帖冊葉之偉觀而能歷久無患者功係硬殼工倍料增不敢屬望於裝者
余裝有碑帖百餘種冊葉十數部皆手製硬殼用白芨明礬少許加乳香黃
蠟又用花椒百部煎水投之紙用秋闈敗卷純是綿料價等劣紙以之充用
可爲絕勝間用金膏紙擇風燥之候用厚糊刷紙三層以石研之疊疊如是
曝之烈日乾以大石壓之聽用其堅如木但裝者艱裁而可永無蠹蝕脫落
等患帖冊賴此外護內獲無咎功莫大焉各種綾絹隨宜加飾

又方

糯米浸軟搗細濾淨淋去水稠稀得所入豆粉及篩向石灰各少許打成糊
以之打硬殼裝帖冊等用更堅此只用外面裝裏仍用麵糊切記成器後初
年須置近人氣處或牀榻被閣上尤妙不可令其發蒸待一年後於中藥性

定其堅如石永不蒸蛀也

治糊

先以花椒熬湯濾去椒盛淨瓦盆內放冷將白麵逐旋輕輕糝上令其慢沈不可攪動過一夜明早攪勻如浸數日每早必攪一次俟令過性淋去原浸椒湯另放一處却入白礬末乳香少許用新水調和稀稠得中入冷鐺內用長大搗槌不住手搗轉不令結成塊子方用慢火燒候熟就鍋切作塊子用原浸椒湯煮之攪勻再煮攪不停手多攪則糊性有力候熟取起面上用冷水浸之常換水可留數月用之平貼不瓦徽候不宜久停經凍全無用處

用糊

表之於糊猶墨之於膠墨以膠成表以糊就膠用善則靈液清虛糊用佳則

卷舒溫適調用之宜妍媸攸賴良工用糊如水止在多刷刷多則水沁透紙凝結如鈔成者不全恃糊力矣如墨用膠輕只資椎擣之力耳

紙料

紙選涇縣連四或供單或竹料連四覆背隨宜充用余裝軸及卷冊碑帖皆純用連四絕不夾一連七連七性強不和適用連四如美人衣羅綺用連七如村姑着布窠夫南威絳樹登歌舞之筵方藉錦綺以助妍妙豈宜曳布趨趨以取村姑之諠

綾絹料

宣德綾佳者勝於宣和糊窗綾其次也嘉興近出一種綾闊二尺花樣絲料皆精絕乃從錦機改織者固書畫之華袞也蘇州機狹以之作天地有縫可

厭須令改機加重定織者堪用白門近亦織綾可用但花不高拱須經上加一絲織爲妙屢語終不能用也用蘇州鍾家巷王姓織者或松江絹皆可爲挖嵌包首等用天地皂綾雖古雅皂不耐久易爛余多用月白或深藍

軸品

軸以玉雖偉觀然不適用犀爲妙余以牙及紫檀倩濮仲謙仿漢玉雕花間用白竹雕者及梅綠竹斑竹爲之又令漆工仿金銀片倭漆及諸品填漆等製各種款樣殊絢爛可觀皆余創製

佳候

已涼天氣未寒時是最善候也未微之先候亦佳冬燥而夏溽秋勝春春勝冬夏夏防微冬防凍

表房

表房惡地濕而憚風燥喜溫潤而愛虛明裝板須高利畫豎挺必安地屏杜溼上蒸

知重裝潢

王弇州公世具法眼家多珍秘深究裝潢延強氏爲座上賓贈賂甚厚一時好事靡然嚮風知裝潢之道足重矣湯氏強氏其門如市強氏踪跡半在弇州園時有汪景淳於白門得王右軍真蹟厚遣儀幣往聘湯氏景淳張筵下拜授裝功約五旬景淳時不去左右供事甚謹酬贖甚腆又李周生得惠山招隱圖爲倪迂傑出之筆延莊希叔重裝先具十緡爲聘新設牀帳百凡豐給以上賓待之凡此甚多聊舉一二奉好事者知寶書畫其重裝潢如此

紀舊

吳人莊希叔僑寓白門以裝潢擅名頡頏湯強一時稱絕其人慷慨慕義誠篤尙友士紳樂與之遊咸爲推挽之然以技自諱不妄徇俗間應知己之請謬賞余爲知鑒所祈弗恡往余之吳門攜希叔之製示諸裝潢家希其彷彿效爲之皆嘖嘖欽服謂非希叔不能也信芳草晴川之句在孰能續爲黃鶴之題乎

又

吳中多藏賞之家惟顧元方篤於裝潢向荷把臂入林相與剖析精微彼此酣暢元方去世後值徐公宣爲南都別駕時與余有同心之契公宣聰穎過人賞鑒精確所藏無一僞跡時獲倪高士幽澗寒松圖莊希叔爲之重裝公

宣喜不自勝謂何以技至於此余曰不待他求只氣味於人有別公宣深賞氣味二字曰無孫陽之鑒安別追風之奇

題後

前所條列頗極詳嚴蓋爲古跡神妙者氣脉將絕倘付託得人便可起劫回生再歷年月垂賞於世豈不偉歟故余切切婆心不辭煩瑣若近代庸跡尋常付裝何煩深究但有切要二條畫主必自經心託畫須用綿紙自備去庸工必以扛連紙托或連七紙托用扛連如藥用砒霜永世不能再揭畫命絕矣糊中用白芨者其害同也切須慎之連七如用輕粉雖均有毒尙可解救扛連雖與綿紙等價庸工必不肯易此可痛恨者一也又畫心勿令裁傷庸工或因邊料不敷裁畫就邊或重表時不揭邊縫從裏裁截又將新邊鑲進一分畫本身逾

蹙致傷款印所可痛恨者二也苟無此二患雖劣表惡式尙可保畫之本身
拈裝者慎之

表背十三科

輟耕錄云畫有十三科表背亦有十三科 一織造綾錦絹素 一染練上

件 一抄造紙笥 一染製上件顏色 一糊料麥麵 一糊藥礬蠟 一

界尺裁板桿帖 一軸頭或金或玉或石或瑪瑙或水晶 一糊刷
珊瑚沉檀花梨烏木隨畫品用之

一鉸鍊 一縑 一經帶 一裁刀 數科內闕其一則不能成全畫矣

其糊刷裁尺亦皆有名糊刷櫻軟者謂之平分櫻硬者謂之糊槩大小得中
者謂之黏合狹小者謂之寸金裁尺極等闊者曰滿手次等曰三指又次等

曰兩指最狹者曰單指

裝潢志終

端溪硯坑記

武進李兆洛申耆

古硯石之最著者壽州絳州今時則惟端溪其山在肇慶城東三十里之羚羊峽內高可數十仞面西南左抱諸巖石臨江水端溪遶其前而入江坑洞之口在半山下進洞口轉右爲摩胸石堅不可鑿人裸而蒲伏以進旁有山水小池進數武有梅花椿五松木爲之高二尺餘徑五六寸前人用以撐石角者凡洞中曲折處俱有此椿迤邐而進即小西洞口無石可採久經沙石壅閉再進即東洞洞勢向東故名其地較西洞略高其水流入正洞故易消涸但石質稍遜可無庸採過此路逕漸低形如釜底有名樓脚者有名凸篷者皆石工因其形以名之再進即正洞一如小西洞無石可採自凸篷左轉

即大西洞門亦因向西故名地勢微高於正洞洞內開鑿年久寬大如屋石工以鑿下廢石隨時填砌以防傾頽自洞口至底高下相懸約二十八九丈一路高止三尺寬止三四尺不能起立石工入者各攜小磁罈一竹箕一罈可容水五升箕可貯石十餘斤每隔三尺排坐一人井然一燈晝夜汲水外遞洞門外開一小溝設戽車一用篾筐挹注內水至車下乃戽之入溪進之東洞須排坐四十餘人至西洞須排坐八十餘人方得相接其採石一如運水人數隔三五日又須引去客水一次採石必看明石脉見鮮潤有色者然後下鑿否則遇鑿火出并亦無用也一歲之內惟冬月水涸時可施工而運石戽水先需兩月餘一經春水發生雖欲汲戽技無所施矣

端溪硯石宋以前所開諸坑今已無石間有之石色紅紫不發墨無可取者

惟水巖爲老坑凡四洞其小西洞及正洞已無可採而東洞石質亦復粗燥故今之水巖石必出自大西洞者佳大西洞石上中下三層質又各異上巖之石衆美畢備惟色澤遜潤落墨易乾下巖石多水紋面背迸透且砂釘夾雜欲求完璧僅矣中層則石之腴也青花蕉白之爲美其大彰明較著第蕉白不必純而成片要潤而有神色青花粗點叢雜弗貴也惟浮沈石面零星隱現諦視之如髮絲如鼠跡如蠅翅間錯成文者良設一片之中青花蕉白二者交并而又兼有火捺紋如金錢圓而生動此千百片中僅見之珍非蕉白非青花亦非火捺而或有黃龍卽金線或有銀線或有翡翠或有鴿鷓眼或有水波冰裂紋亦大西洞石之美者其瑩潔無疵略衆美而色較青名曰天青此大西洞中稍上之石他處無有亦上品也至或一片內五色備具如雲

霞燦爛曰古斑曰硃砂斑能令觀者炫目則大西洞間出之奇矣他如鷓鴣斑如冬瓜瓢人以爲石之病其實不然若不礙墨堂姑聽之可耳要之石出大西洞者必石質細膩襯手而潤與墨親而無叛扣之則其聲沈著日光照耀無影此爲諸坑所不及卽水巖東洞亦相遜遠矣

羚羊峽之口正北向入峽口數百武其東有小水入之卽端溪口也方冬時涓涓細流耳兩山夾溪之北卽硯石山南向自溪口連峯邈迤而東南以漸高聳其傍溪之山僅小阜高可十丈其麓則老坑在焉自舟登陸可百步許至坑口口向巽容一人側身入卽窈黑且益窄蛇行乃可進山無樹木石之出於土者率劣破碎無可觀者而至粹之硯乃在其裏坑之西緣山麓而傍江者爲東洞山之背爲叢坑逾脊北下在峽口外緣江者曰獅子口曰水

鬼洞水鬼洞在山下逼江水咫尺遙望可見自老坑口東望第二峯高處有石徑徑上石隙有鑿跡導者云此爲坑仔巖山皆陡階下即平疇時稻已穫穿田行至其下仰視甚峭不敢上彷彿見巖上有刻字焉導者云自老坑而東過宣德巖老巖洞坑仔歷而後至坑仔巖皆在山畔不盡可望見也坑仔之上即屏風巖踰脊北下爲屏風坑其右有飛鼠巖有坑尾自坑仔巖之麓循而東行轉而北爲麻子坑亦在山中徑甚峭狹自坑仔巖至麻子坑中間經青花坑瓦昂洞杉篷巖松樹根龍尾青朝天洞石蜂洞諸坑或高或下皆在山上自麻子坑進山爲早歷蕉其背爲散錦青花此皆與老坑相近者也峽之外背硯洲而東北曰沙步自沙步入曰塗口鄉有坑曰老蘇坑坑之對山迤東爲飛來洞亦曰坑頭自麻子坑迤北曰望夫山又北有龍華寺寺後

有上田坑下田坑虎坑鐵穩坑望夫山之後有文殊坑金雞坑望夫山之北
尚有金毛獅子龍仔角等坑石工亦不甚了了矣此皆距端溪稍遠然皆與
端溪同脉者也峽之西對端溪者曰靈山蓋即羚羊山山口有天后廟廟之
後有七嶺根坑循而南至羚羊汎凡二十里中間有大頭竹根坑有阿婆巖
有金雞坑有白婆墳有黃魚坑有朝京巖朝京巖之下有青石坑此在端溪
對峽者也皆在緣江峽上舟行約略可指肇慶府城之西有七星巖巖之北
爲北嶺嶺之下有宋坑所謂將軍坑也此嶺亦名將軍嶺今洞口石壓下不復可取
居人於其旁取石謂之陳坑其西爲雜坑其下爲錦石坑石皆相似隨在可
取無巖洞嶺之西爲東岡山有東岡坑出綠石其下又出紅石皆可爲硯東
岡之北又有蟾蜍坑坑之上爲新坑相近又有唐竇坑七星巖之西有出米

洞之後曰希岡岡下爲九龍坑亦曰梅花坑其蒲田則在府城東之小湘峽
新蘇坑則在恩平縣之境距端溪遠者且百里而石色大概相似以其同在
端州故皆謂之端石云予所身至者惟老坑及坑仔巖其獅子口朝京巖之
類舟中望見之餘皆詢之老工得其大略石工云舊開今廢之坑甚夥渠等
所不知及知之而不能名者尙多也

凡坑口無不險隘僅一竇圓尺許解衣扶服乃可入旣入亦僅容偃僂間石
工何不鑿作令廣云此是石骨不可鑄凡洞中石之中硯材者外皆石骨包
之必尋其脉絡曲折而後可取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寬或隘皆鑿至石骨
而止故老坑中深至半里許而無尋丈寬闊處亦無尋丈徑直處

石材中又分四層初層頑擴夾沙不可用二層四層則粗燥而無潤亦可琢

治以三層爲最佳而此層次又非劃然分判或一石中而三四層間出得完全無疵者絕難但其中有數寸精美可以受墨卽其旁稍雜二層四層不盡割棄矣每採石出坑每初層則盡棄之謂之石渣老坑坑口石渣如山坑久不開人於渣中檢視亦時獲可用者

石工謂石之青紫者曰天青成片青白色曰蕉葉白四圍有火捺中暈白如脂者曰魚腦其論石以魚腦爲貴然魚腦極大不過二三寸而四周火捺極難得純淨又魚腦心中每有砂蛀求大片魚腦且無沙蛀千不得一魚腦黃色則又不貴矣天青蕉白便有成片盈尺者而蕉白意稍枯燥不及天青之溫潤宋徽宗一片紫玉之語真當家也麻子坑魚腦殆不減老坑而天青不如也東洞坑仔巖俱有魚腦沈水視之甚膩出水覺無情色亦稍黃

石之細玩可愛者無如青花隱浮於青紫之上似黑非黑如紗如縠如藻如波映日視之五色鮮潤其成點者謂之青花結色稍黑矣小即不嫌大卽韻魚腦無青花質嫩而精神不足也麻子坑亦有青花而不及老坑之神致深邃餘坑皆無

老坑時有縱橫紋或黃或白乍視似裂而細視無瑕者工人謂之金銀線其理甚勁而淨不以爲病其黑紋隱起如線磨之不平者謂之鐵線若在墨堂則甚爲害矣又有細白紋縱橫三五道白紋旁作微暈如畫家渲染者謂之冰紋洞之下入水最深處乃有之不易得也亦非他坑所有其鐵線則往往而是矣石釘者未化頑質包於石中者也堅不可鐫爲石之大病然老坑之釘或白如玉或紅如丹砂或黑如漆或青如黛有一釘中而五色俱備者工

人謂之五彩釘但不在墨堂便覺點綴生妍轉增其美又有石斑如古銅色者謂之古斑如鸚哥綠者謂之翡翠斑皆非釘也翡翠他坑多有而鮮麗不及古斑亦間有之而五彩釘則老坑所獨矣

有青白色浮於石面大片閃閃燦燦如塵沙者謂之冬瓜瓢似是石之膘老坑有此者大抵是二層石有散漫黃色者謂之黃龍紋似是石之膈脉者皆疵也亦有色如飛動點綴可喜者

辨硯固不在眼然眼之佳品瑩可愛老坑有眼者甚少予見老坑數百方有眼者纔一二方耳麻子坑眼亦殊可觀然亦不易得也石工能以他石之眼嵌於此石視之幾無形迹可尋故凡眼之不當硯位者琢下別儲之以爲他用眼之佳者一枚值數百錢也止麻子坑可觀梅花坑眼極多然小而黃不

足取

硯之斷者石工能接之視之無迹也但細碎之塊則不能粘合詢其法不肯言但云須燒斷處極熱以藥塗而合之燒終損硯非佳法也

石坑雖多工所取者亦不過四五坑耳麻子坑爲新坑之最佳者餘則坑仔巖朝京巖飛來洞蟾蜍坑取其石色尙類老坑也其餘諸坑或已竭或爲石壓塞或石質不佳不利售故莫之取也肆中所鬻者大抵皆陳坑新蘇坑以其取之甚易又價賤而易售耳余屬石工每坑必索取一二凡得二十餘種種種各別究以麻子坑爲最佳品

凡硯坑不論在山頂山下其中無不有水故取石必先去水又洞中雖冬月亦暖故入洞者無不裸體洞中無不黑暗故入採者無不持燈燈在洞中氣

無所洩烟煤皆著人體故採石而出者下身沾黃泥上身受烟煤無不剝駁如鬼

凡採石者先雇工搭篷廠儲糧食備水罐蓄油火工之價日率百文日食一升先入洞運水出之水涸乃採石麻子坑涸水不過三五日故開採工費十餘金即足老坑須一月晝夜輪班而作須役二百餘人故涸水之費已需千金若採石兩三月則其費又倍之矣所採之石每日以朱別之聚於一所而嚴守之所得之石不分美惡皆以日計主工者得七日諸工人得三日工既畢坑既封乃爲鬪而分之凡坑但硯肆有力者即可募工開採不請於官老坑則必制府撫軍主之乃開麻子坑則知縣得主之老坑自嘉慶六年開後遂無開者故其石日少但如手掌大溫潤無疵者即值一二十金其不甚精

美者亦須一二金若五六寸成方無大疵則在百金以上矣彼都喜事文士及守令服官此土者無不願釀金集事而合河中丞守孝肅投硯之戒終不許也

嘉慶庚辰先生游粵東館於康蘭皋中丞所越二年乃歸此稿作是時中間頗有重沓殆由隨時劄記無意爲書後人輯錄遂無由詳定之爾咸豐癸丑二月後學高承鈺謹識

端溪硯坑記終

杜序

江陰陳翁原心善單劍喜談兵而尤好玉成癖落魄郢北往往不舉火蓄一
啞妾日閉置之手一玉于市上行且撫摩之余初識於陳東屏司馬座間
翁放言高論詳玉不去身之旨忽探背出一拱璧大如盎云此太公璜也曾
遊晴川閣墮三層樓不死以背有此璜能輕身故自此嘗負之不須臾離余
竊笑其癡積與稔熟復出所撰陰符經註劍說玉紀諸書始知翁爲奇人當
其時天下晏安翁無事事輒抱玉自娛貧困勿顧迨粵匪陷武昌日翁客大
冶未歸其啞妾與玉與書悉付浩劫後十年余來楚覓翁不可得訪其夙好
亦落落如晨星獨李裴山郎中鈔存玉紀數紙似不全本亟付刊以傳翁之
孤詣翁惜已亡不及於用兵時一試其排闥縱擊之技乃并陰符劍說諸書

而亡之爲可悲夫

同治三年甲子十二月旣望秀水杜文瀾謹序

吳序

瀾幼讀魯論朱子註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每就塾歸必向先母乞玉以爲佩先母素鍾愛嘗檢一二事授之曰守身如玉勿傾跌焉瀾謹受命喜不自禁佩之弗敢失逾一二年讀戴禮至君子比德於玉覺向之殷然慕者今始憬然悟矣然祇知玉之可貴而不知古玉之尤爲可貴也旋赴武林謁漢壽亭侯廟得見玉印紅白粲然洵非後世所造又聞我禾文翁後山收藏趙婕妤好印白質而紐刻雙燕嫣紅如硃惜未得一見已爲好古者以千金易去咸豐三年晤杜筱舫方伯於黃灣行營舫翁本同鄉戚屬小時赴鄂至此相見意合情投遂訂交焉嘗出古玉釧曰此真脫胎舊玉淨如水晶明若瑪瑙每至風雨先現白霧如絮歷驗不爽並道客鄂時得遇陳翁原心者詳悉辨玉

煮玉諸法皆其家學淵源惜未錄其所著玉紀共相師承越十年舫翁奉檄楚岸督銷局郵寄陳翁書來知從李正郎家覓得抄本校定付梓開函詳閱簡括無遺證諸瀾之所藏或贗或真辨別詳盡置諸案頭有同志者輒欲借觀幾至應接不暇今又二十餘年舫翁早歸道山原版恐又遺失存茲孤本心竊憂之今年自製千金集錦甫成試印百本非特存陳翁喬梓博古之苦心並以償瀾幼時愛玉之素願云爾

光緒十三年丁亥蒲夏金吳瀾識於姑幕說止齋

金序

近世競尙舊玉眞質旣極難辨而摩洗瑩澤爲法亦至多顧未有專著一書詳言之者丙戌歲家螺青太守吳瀾寄示所印叢書內有玉紀一卷爲吾邑陳君原心所撰秀水杜小舫方伯校定之本分目凡十有一論辨玉煮玉諸法簡括無遺觀自序及杜序知陸君喜談兵有劍說陰符經注等書蓋振奇人也所言拱璧爲大公璜不免詭詭而是編叙次尙雅潔爰重刻以餉好古之君子夫玉以比德自古所重特礧礧質造遂令風塵中無眞賞耳書中辨僞一條所謂非眞巨眼鮮不以燕石爲玉者又盤功養損璽二條言盤之以發其華養之以完其舊是豈獨爲玉言之哉

光緒十五年己丑仲夏江陰金武祥

自叙

昔先子博學好古尤精賞鑑聞有古玉不惜重貲購求其辨別真僞雖暗中摸索亦百無一爽性趨庭時嘗蒙指示得粗知梗概旣而浪遊南北援先子辨玉之法與玉相證凡生平所見無一不相印合者益信先子格物之學爲不可及也道光壬午自楚歸省先慈手一篋付性曰此爾父一生心力易產所置將留以待進呈者皆三代物也汝其慎守之性跪受檢視得古玉八十一事光怪陸離五色具備洵至寶也年來落拓鄂渚煮玉無術載來八十一玉盡歸質庫中性不肖不克仰承先志讀書自立又不能恪守舊物負罪實甚頃邵君香伯書來屬作玉紀性不學何能有所撰述然古玉之原委知者稀辨者寡旣有所聞苟秘而不宣不將終於埋沒耶用是錄先子之語參考

羣書擇其言之信而有徵者彙集成卷而應香伯之命所紀皆實非躬親歷
試著有實效者概不書所冀博雅君子加以正定俾先子畢世苦心孤詣不
致湮沒而無傳則私願足矣己亥花朝前一日江陰陳性書於八十一玉山

房

玉紀

江陰 陳 性 原心

出產

玉為陽氣之純精體屬金性畏火多產西方惟西北陬之和闐古于闐國今屬新疆

葉爾羌古莎車國今屬回疆所出為最其玉體如凝脂精光內蘊質厚溫潤脈理堅

密聲音洪亮佩之益人性靈能辟邪厲產山水底者名子兒玉為上間產

天智玉火不能熱亦不為火傷按周書武王伐紂紂以玉五千裹身自焚凡玉皆燬僅存天智玉五故武王寶

之不易得也其西南陬阿丹古國名在小西洋巴勒布今名布魯克巴番音曰白布蜀

人呼之為別蚌子居前藏扎什倫布之西南諸處所產者體似翠石翡翠石亦出西南陬方

金氣凝結形雖似玉實非玉也其光外浮質薄燥脆脈理輕鬆聲音清亮而多縞裂氣稜

氛禋玉中之病淺曰氛深曰禋
知者認爲玉中之沁謬矣 佩之利人精神能消鬱結西南陬之玉

所以不逮西北者以地近於南金受火剋也

名目

玉有古今新舊之別新玉人皆知之古玉則以入土不入土爲斷未經入土之玉謂之傳世古入土重出之玉世謂之舊玉更有古時含殮之器謂之琕玉口實曰琕古人多以水銀殮因水銀性活易流遇玉則凝故用玉以塞之不知者遇舊玉皆稱爲琕玉者非更有音訛而呼爲漢玉者尤非

玉色

玉有九色元如澄水曰璽藍如靛沫曰碧青如鮮苔曰瑋綠如翠羽曰璽黃如蒸栗曰珣赤如丹砂曰瓊紫如凝血曰璫黑如黑光曰璫白如割肪曰璫

玉以潔白為上白如割肪者又分九等赤白斑花曰瑛此新玉古玉自然之本色也至於舊

玉則當分別外沁之色所謂沁者凡玉入土年久則地中水銀沁入玉裏相

鄰之松香石灰以及各物有色者皆隨之浸淫於中如下染缸遇紅即沾紅

色遇綠即沾綠色故入土重出之玉無有不沾顏色者若無水銀沁入雖鄰

入顏色亦不能入玉中也有受黃土沁者其色黃色如蒸栗名曰珣黃若受松香

深復原時酷似蜜有受靛青沁者其色藍如天名曰珣青此青衣之色

蠟謂之老珣黃有受石灰沁者其色紅如碧桃名曰孩兒面復原時

深淺不同有深似藍有受水銀沁者其色黑色如烏金名曰純漆黑漆非地中之水銀乃古時

寶石者謂之老珣青有受血沁者其色赤有濃淡之別名曰棗皮紅此乃屍沁有受銅

顏色有受水銀沁者其色黑色如南棗北棗名曰棗皮紅非潔物也有受銅

沁者其色綠色

翠石如名曰鸚哥綠

銅器入土年久則青綠生玉適與之相鄰為其傳染沁入復原時似翠石而更

嬌潤此外雜色甚夥有硃砂紅雞血紅稜毛紫茄皮紫松花綠白菓綠秋葵黃

老酒黃魚肚白糙米白蝦子青鼻涕青以及雨過天青澄潭水蒼諸色受沁

之源難以深考總名之曰十三彩又有各種巧沁花色如蝦蟆皮灑珠點碎

磁文牛毛文唐爛斑等名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更有一種香玉嗅之作奇南

香氣奇南香木名出海南見七修類稿俗稱伽楠者訛蓋玉在土中與香物為鄰年久受其沁

沾其香非玉之自能吐香也欲試須烹佳茗置中香氣自吐此種絕少真稀世之寶也

附考註鑿音千年音今者正韻黑玉草琥珀璿音青筆音玉管音璠璠音盧博雅璠音門

詩傳璠音美玉也韻璠音石似玉瑗乳者如冰音奕山音赤經註

辨偽

舊玉與石最難分別世有美石酷似脫胎舊玉者不下數十種亦具五色皆

堅硬不可刀削是在認其體質如屬真舊玉其體質必溫潤沈重精光內含如屬石類皆乾鬆輕脆賊光外浮自非真巨眼鮮不以燕石爲玉者更有宋宣和政和間玉賈賈造將新玉琢成器皿以虹光草汁罨之其色深透紅似鷄血虹光草出甘肅大山中其汁能染玉用草汁入礪砂少許罨於玉之文裏間用新鮮竹枝燃火逼之則深入玉之膚理紅光自面透背按格物餘論虹光草出西甯大山中似茜草時人謂之得古法賞鑑家偶失於辨或因之獲重價焉此等今世頗少識家呼爲老提油者是也比來玉工每以極壞夾石之玉染造欲紅則入紅木屑中煨之其石性處即紅欲黑則入烏木屑中煨之其石性處即黑謂之新提油初僅蘇州爲之近則徧處皆是矣又有一種死玉不可不辨凡玉性畏黃金若玉入土中適與金近久則受其尅制黑滯乾枯便成棄物縱加盤功頑質不化若認爲水銀沁則誤矣

質地

凡玉在土中五百年體鬆受沁千年質似石膏二千年形如朽骨三千年爛爲石灰六千年不出世則爛爲泥矣如果三代以上舊玉體已朽爛其質鬆軟指爪亦能掐落名曰老三代若秦漢時舊玉質地雖已爛軟玉性未盡非刀不能削落若晉魏六朝舊玉質地未鬆其性尙堅偶有軟硬相間者係南土中出世之物也至唐宋時舊玉質地全在堅硬如故惟水銀間有沁入玉中耳

製作

三代以上製作款式各有不同夏尙忠雕刻極細如髮嘗有玉器上鑲嵌金

絲寶石者

鑲嵌係夏制今人呼商嵌者訛猶之宋刻乃周時宋國人所刻所謂宋人刻者是也今世謂爲宋朝人所刻謬矣

商尙質彫刻樸素少文周尙文雕刻細密而縟夏用鳥跡篆商用魚蟲篆周

用大篆要皆陰文多在器內秦兼大小篆漢則小篆漸用陽文多在外三國六朝以後並用隸楷矣

認水銀

凡舊玉必有水銀沁入質舊則無蓋玉喜水銀玉入土中久不透風則朽爛體鬆地中隨處皆有水銀故水銀沁入玉之膚理

此非殮屍之水銀也

看水銀更須

分別老嫩若三代以上舊玉水銀在內已結成塊乾老色滯參差錯落若秦漢時舊玉水銀雖結成塊其色鮮亮若魏晉六朝時舊玉水銀明滉活潑有成片者若唐宋時舊玉水銀吸入未老得人之熱滾動易出也

地土

舊玉須分別何處土中所出如陝西甘肅山西四川諸省謂之西土地土乾

燥玉在其中雖爛似石灰其棱角文理全無損蝕最爲上品其直隸山東河南湖廣以及江蘇之徐州安徽之潁州六安諸處謂之中土地土雖乾不燥玉在土中年久稍有癍痕者次之其餘各省皆謂之南土玉在土中年久文理大半糲糊且缺損者多惟沿東海一帶出鹽之處謂之鹹土玉在其中不過百年已腐爛不堪矣

盤功

凡三代以上舊玉初出土時質地鬆軟不可驟盤祇可在手中撫摩或藏於貼身常得人氣養之年餘玉氣稍蘇謂之臘肉骨又養一二年玉稍復明謂之臘肉皮云骨云皮以其狀相似也養之年久地漲自然透出層厚一層漸漸復硬再掛再養色漿亦自然徐徐鋪滿還原十足酷似寶石此之謂文工非十餘年不

能成也若欲速成須用武功亦必得人氣養之復硬然後用舊白布輕輕擦

之稍甦再換新白布愈擦愈熟數人晝夜替換水銀自從土門內漸次擠

出擦落其中灰土亦隨之而去水銀透出處謂之土門甚至裂成大縫復原時水銀自然去盡融化無迹不知

者多誤認於是玉氣漸漸透明顏色徐徐融化地漲亦層層透足色漿亦處

處鋪滿三年不間斷可以成功既甦且明酷似水晶仍須人氣養之方能還

原如寶石此所謂武功也及其成功皆是脫胎舊玉脫胎云者玉器埋土中

三四千年朽爛如石灰出世常得人氣養之復原石性全去但存精華猶之

仙者脫盡凡胎之意其玉晶瑩明潔毫無渣滓瑕疵似寶石而更含光純粹

乃陰陽二氣之精也故稱寶玉此非親歷其境者不知亦非初學賞鑑家所

肯信也至其終始顏色時聚時散變化多端竟似晴雲舒卷幻化無心令人

莫測亦莫知其所以然也不獨舊玉可養即寶石珊瑚入土厄爛得人氣養之亦能脫胎復原惟蚌珠不過百年已成灰土矣如入土雖已受沁而未經厄爛之舊玉年代較近其體尙堅儘可用灰提法煮之提出玉中水銀灰土再看身分或用猪鬃刷或用櫟老虎或用麩皮袋或用米粉袋等法盤之成功較易然看火候最難得法太過不及均於玉有傷不若人氣溫和養之穩妥不諳者未可輕試也

灰提法

用栗炭灰木賊草泡水入銀硝少許合裝大瓦罐內將玉懸空掛於其中用栗炭火煮之水淺隨添以提出玉中水

銀灰土為度

養損壘

初出土之舊玉質地未堅倘有誤碰損壘

音問破損痕也楊子方言祇秦晉器破而未雖謂之壘祇

要不落即掛在貼身常時養之日久自能合攏

忌油污

舊玉地漲未足色漿未滿土門未合之前倘有水銀灰土在內者切忌沾染
油膩並婦女汚手盤玩倘沾油污則土門閉塞水銀停住灰土永不能出矣
縱加盤功終無益也

玉紀終

玉紀補

武進 劉心珺 心白

赤玉人間罕有白玉以溫潤堅潔爲上其色有九等黃玉中每有硃砂點碧玉中每有黑星又有非青非綠如敗菜葉者謂之菜玉玉之最下品也

古玉自昔流傳未經入土者謂之傳世古係人之精神沁入玉之腠理血絲如毛鋪滿玉上而玉色潤溥無土斑者是也其入土而復出土者謂之土古水銀沁有夾土斑者則純黑之中硃砂點徧滿復原時則黑之淡者作深青色硃砂點之淡者作黃色倘係白玉底章成五采矣水銀沁不夾土斑者盤功旣足純黑如漆日下照之其中赤若雞冠而又有白玉底章無上妙品也

水銀古入水映之
有銀星閃閃者眞

古玉斑色紅有寶石紅雞血紅硃砂紅櫻桃紅灑金紅棗皮紅膏藥紅綠有鸚哥綠蔥綠松花綠白果綠黃有雞油黃桂花黃秋葵黃老酒黃白有魚肚白雞骨白米點白糙米白青有潭水蒼蟹壳青雨過天青竹葉青紫有茄皮紫醬瓣紫黑有純漆黑陳墨黑各種名色皆原所受諸沁之深淺不同故盤出之顏色各異亦有天生皮色非由受沁所致者凡係土斑盤化之玉以滾水泡煮其斑色處必有白土泛出若是天生皮色則無之也

凡古玉盤化無論何色必有牛毛紋良由人之精神融化玉理所致故牛毛紋總係紅色

西土者燥土也南土者濕土也燥土之斑乾結濕土之斑潤溽乾結者色易鮮明潤溽者色終黯淡土斑而有癍痕者沙土物也無土斑而有癍痕者水

坑物也西北亦有濕土東南亦有燥土近水則濕遠水則燥也古玉以陝西出世者爲上蓋厥土黃壤得正焉玉在濕土則易壞入燥土則難朽三代時古物每有出世尙完好無缺者近見友人遷其父柩所殉玉件已受色沁纔四十餘年耳陳君質地一則言其大概而已

三代時古玉以珪璧琮璜瑁瓚爲上品其他祭器環佩次之他件又次之秦

漢以來以印章符節爲上他件次之其殮尸古玉以含璧玉押爲上

玉押者玉版長

數寸共有十餘斤以美玉爲之圍於腰間所以保尸上體者如眼厭鼻塞乳厭厭胸夾肘之類次之

下體者如陰塞肛塞之類又次之此論其大略耳若形體之詳具載古玉圖博古圖諸書茲不贅述

秦漢琢工粗多陰紋有細如髮而精巧絕倫者乃昆吾刀所刻世罕有之唐

琢粗而圓渾人物多大頭宋琢方而工緻能起花五六層元明因之勿如也
乾隆時琢細刻昉宋而無其工絕粗刻渾成肖形其至者能不露斧鑿痕凡
琢工古惟刀刻近代乃有旋車

傳世古不可灰并不可清煮紅白玉色已鮮明者不可灰石灰沁不可灰須
以人乳頻頻蒸之俟其色稍潤然後加盤功

凡灰提須竟日之功俟提出之灰土盤盡然後再灰或屏去灰滓以清灰水

煮之或以清水懸瓦罐內煮之皆清煮法也較灰提穩妥無害凡煮玉少
懸空無着

煮玉出罐乘熱盤刷則灰土易退切不可乘熱置風雪中及冷水內恐致燥

裂

一底章無論何色總要溫潤堅潔無纖毫瑕玷及夾漈夾石等病漈者玉
之氛襪

有紅有黑 二土斑無論何沁總要純一不雜純則其色清明雜則色多混
皆玉之病

濁三要原舊不假改作四論品類五看盤工

說見上

五者俱備斯爲盡美

改古凡玉偶有損傷不可改作致變其本來面目真古玉必有古色或土斑
周徧無間若有光處即係改琢

角頭古玉秦之玉作在陝西之萬村吳之玉作在浙江之安溪所遺玉角甚
夥萬村之玉堅潔安溪之玉紇鬆琢爲玉件謂之角頭古玉玉質雖古而器
則新也亦能盤出色漿

僞石灰古以玉件用火燒之則其色灰死如雞骨然以僞石灰古其玉上必
有火劫紋真者無之

羊玉以美玉作爲小器割生羊腿皮納於其中以線縫固數年取出則玉上

自有血紋以僞傳世古然終不如真者之溫靜

狗玉殺狗不使出血乘熱納玉器於其腹中縫固埋之通衢數年取出則玉上自有土花血斑以僞土古然必有新色及雕琢痕

梅玉以質鬆之玉製爲古器用重烏梅水煮之竟日則玉鬆處爲烏梅水搜空宛似水激痕然後以提油法上色以僞水坑古然真者其痕自然不能造作也

風玉製器以濃灰水稍加烏梅煮之竟日乘熱取出寘風雪中一夜則玉紋凍裂玉質堅者其紋細如髮絲再以提油法上色以僞牛毛紋

叩鏞乾隆時無錫阿叩作毛坏玉器用鐵屑拌之熱醋淬之置濕地十餘日再埋通衢數月然後取出則玉爲鐵屑所蝕徧體橘皮紋紋中鐵鏞作深紅

色養之則且有土斑灰不易退宛如古玉審眎乃能辨之凡僞古玉無土斑色變黑而有紅色者其色必浮蓋自外入故也有土斑而灰之不變及紅色盤之易退者皆贗鼎也以此辨之

提油法以礪提爲上其色能透入玉理灰煮不退與真無異惟天陰則鮮明晴爽反混濁真色則否

玉紀補終

金粟詞話

海鹽彭孫適駿聲著

詞以自然爲宗但自然不從追琢中來便率易無味如所云絢爛之極乃造平淡耳若使語意淡遠者稍加刻畫鏤金錯繡者漸近天然則駸駸乎絕唱矣

宋人張玉田論詞極推少游竹屋白石梅谿夢窗諸家而稍詘美成夢窗之詞雖雕績滿眼然情致纏綿微爲不足余獨愛其除夕立春一闋兼有天人
之巧美成詞如十三女子玉豔珠鮮政未可以其軟媚而少之也

李易安被冷香銷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皆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詞意並工閨情絕調

詞人用語助入詞者甚多入豔詞者絕少惟秦少游悶則和衣擁新奇之甚用則字亦僅見此詞

柳耆卿却旁金籠教鸚鵡念粉郎言語花間之麗句也辛稼軒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秦周之佳境也少游怎得花香深處作個蜂兒抱亦近似柳七語矣山谷女邊著子門裏安心鄙俚不堪入誦如齊梁樂府霧露隱芙蓉明燈照空局何等蘊藉乃沿爲如此語乎南宋詞人如白石梅谿竹屋夢隄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昔人稱其分鑣清真平睨方回紛紛三變行輩不足比數非虛言也

詞家每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不及秦甚遠猶高之視史劉之視辛雖齊名一時而優劣自不可掩

范希文蘇幙遮一調前段多入麗語後段純寫柔情遂成絕唱將軍白髮征夫淚亦復蒼茫悲壯慷慨生哀永叔欲以玉階遙獻南山壽敵之終覺讓一頭地窮塞主故是雅言非實錄也

詞以豔麗爲本色要是體製使然如韓魏公寇萊公趙忠簡非不冰心鐵骨勲德才望照映千古而所作小詞有人遠波空翠柔情不斷如春水夢回鴛帳餘香嫩等語皆極有情致盡態窮妍乃知廣平梅花政自無礙豎儒輒以爲怪事耳司馬溫公亦有寶髻鬆鬆一闌姜明叔力辨其非此豈足以誣溫公眞質要可不論也

林處士梅妻鶴子可稱千古高風矣乃其惜別詞如吳山青越山青一闌何等風致閒情一賦詎必玉瑕珠類耶

牛嶠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是盡頭語作豔語者無以復加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今人但從淺俚處求之遂使金荃蘭畹之音流入掛枝黃鶯之調此學柳之過也

稼軒之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軒一字輒紛紛有異同之論宋玉罪人可勝三歎

作詞必先選料大約用古人之事則取其新僻而去其陳因用古人之語則取其清雋而去其平實用古人之字則取其鮮麗而去其淺俗不可不知也詞雖小道然非多讀書則不能工觀方虛谷之譏戴石屏楊用修之論曹元寵古人且然何況今日

近人詩餘雲間獨盛然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嘗從素箠見宋宗丞長相思

十六闋仿沈約六憶詩體刻畫無餘令人色飛魂斷言情之作斯爲優矣董

蒼水錢寶汾善爲婉麗之詞亦往往風致動人

宗丞新著及董錢二家俱集中所未及載

長調之難于小調者難于語氣貫串不冗不複徘徊宛轉自然成文今人作

詞中小調獨多長調寥寥不概見當由興寄所成非專詣耳唯龔中丞芊綿

溫麗無美不臻直奪宋人之席熊侍郎之清綺吳祭酒之高曠曹學士之恬

雅皆卓然名家照耀一代長調之妙斯歎觀止矣

此偶然記酒間之語餘容細爲揚權耳

詠物詞極不易工要須字字刻畫字字天然方爲上乘即問一使事亦必脫

化無跡乃妙近在廣陵見程邨阮亭諸作便爲歎絕殆幾幾乎與白石梅谿

頡頏今古矣

金粟詞話終

製曲枝語

上元黃周星九烟著

詩降而詞詞降而曲名爲愈趨愈下實則愈趨愈難何也詩律寬而詞律嚴若曲則倍嚴矣按格填詞通身束縛蓋無一字不由湊拍無一語不由扭捏而能成者故愚謂曲之難有三叶律一也合調二也字句天然三也嘗爲之語曰三仄更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詩與詞曾有是乎

詞壇之推服魁奇者必曰神童才子夫神童之奇奇在出口成章才子之奇奇在立掃千言也然僅可施之于詩文耳設或命之製曲出口可以成章乎千言可以立掃乎故才者至此無所騁其才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學此所謂最下之文字實最上之工力也以此思難難可知矣

愚謂曲有三難亦有三易三易者可用襯字襯語一也一折之中韻可重押二也方言俚語皆可驅使三也是三者皆詩文所無而曲所有也然亦顧其用之何如未可草草即如賓白何嘗不易亦須順理成章方可動聽豈皆市井游談乎

余最恨今之製曲者每折之中一調或雜數調一韻或雜數韻不問而陋劣可知即東嘉琵琶正自不免至于次曲換頭無端增減數字亦復何奇余于此類皆一概禁絕之

余尤恨今之割湊曲名以求新異者或割二爲一或湊三爲一如朱奴插芙蓉梁溪劉大娘之類夫曲名雖不等于聖經賢傳然既已相沿數百年即遵之可矣所貴乎才人者于規矩準繩之中未始不可見長何必以跳越

穿鑿爲奇乎且曲之優劣豈係于曲名之新舊乎故余于此類皆深惡而痛絕之至于二犯三犯六犯七犯諸調雖從來有之亦皆不取

有一老友語余云製曲之難無才學者不能爲然才學却又用不著旨哉斯言余見新舊傳奇中多有填砌彙書堆垛典故及琢鍊四六句以示博麗精工者望之如餽釘牲筵觸目可憎夫文各有體曲雖小技亦復有曲之體若典彙四六原自各成一家何必活剝生吞強施之于曲乎若此者余甚不取

愚嘗謂曲之體無他不過八字盡之曰少引聖籍多發天然而已製曲之訣無他不過四字盡之曰雅俗共賞而已論曲之妙無他不過三字盡之曰能感人而已感人者喜則欲歌欲舞悲則欲泣欲訴怒則欲殺欲割生趣

勃勃生氣凜凜之謂也噫興觀羣怨盡在于斯豈獨詞曲爲然耶

製曲之訣雖盡于雅俗共賞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古云詩有別趣曲爲詩之流派且被之絃歌自當專以趣勝今人遇情境之可喜者輒曰有趣有趣則一切語言文字未有無趣而可以感人者趣非獨于詩酒花月中見之凡屬有情如聖賢豪傑之人無非趣人忠孝廉節之事無非趣事知此者可與論曲

曲至元人尙矣若近代傳奇余惟取湯臨川四夢而四夢之中邯鄲第一南柯次之牡丹亭又次之若紫釵不過與曇華玉合相伯仲要非臨川得意之筆也近日如李笠翁十種情文俱妙允稱當行此外儘有才調可觀而全不依韻將真文庚青侵尋一槩混押者無異彈唱盲詞殊爲可惜愚見

如此附識以質周郎

余自就傅時即喜拈弄筆墨大抵皆詩詞古文耳忽忽至六旬始思作傳奇然頗厭其拘苦屢作屢輟如是者又數年今始毅然成人天樂一種蓋由生得熟駸駸乎漸入佳境乃深悔從事之晚將來尙欲續成數種因思六十年前安得有此王法護曰人固不可以無年每誦斯言爲之三歎

製曲枝語終

前塵夢影錄序

標生也晚十六七時曾見窳叟於元妙觀世經堂書肆中聞述訪古源流皆非尋常骨董家數以後即出游離鄉井不能時見叟然未嘗一日忘也戊子歸里與令子翰卿習與論收藏如讀清秘藏益嘆家學之不可及未幾聞叟已歸道山訪問遺事潘笏盒志萬爲余言有前塵夢影錄在忽忽七八年始介笏盒問翰卿乞得副本讀而刻之仍如對叟坐於元妙書肆也書肆爲湖州侯念椿所設侯年亦六七十目覩各家藏書興廢分別宋元槧刻校鈔源流如辨毫釐嘗稱之曰今之錢聽默曾屬其將數十年來藏書見聞雜寫一册亦吾鄉掌故也方今事事崇新學而於金石書畫圖籍一切好古之事恐二十年後無有知之者矣可慨也夫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十一月十六日元

和江標記于耒陽舟中

序二

從來著述之道攷證爲難攷證之學圖譜爲難苟非目擊古今之法物名蹟末由而品題之也齊梁間陶隱居有刀劍錄虞荔有鼎錄各有專門不相沿襲自唐以來亦符斯例迨宋初蘇參政箸文房四譜已不名一體趙袁州洞天清錄門類尤多羅列衆目凡皆眞知灼見不爲向壁虛造之談識大識小具有源流誠鑒古家之指南矣吳郡徐君子晉博雅耆古世擅岐黃尤工篆隸凡書籍字畫古器奇珍一入其目眞贋立辨蓋閱歷深也咸豐初幕游來虞邂逅書肆論文譚藝過從遂密庚申後遇諸滬上各遭寇難相慶更生維時古籍淪亡而君則拾遺補藝甄別尤精三十年來遂成名宿雖年逾古稀精神矍鑠令子文孫森森玉立清閒之福如君者亦所罕邁已丙戌暮春來

主花田趙君家追念舊遊顯顯猶在心目因出前塵夢影錄一編示余曰壯歲得周櫟園書影殘帙因仿其意追憶劫前所見文房珍品以類相從著爲論說以示來茲嗟夫三吳爲文物之邦載經劫火古物蕩然所謂老人讀書只畱影子余與晉翁以浩劫餘生相逢皓首撫此一編豈獨爲吾兩人身世之感哉光緒十有二年三月十九日裘杵漫叟李芝綬

序三

余同鄉吳苦鐵嘗言徐子晉先生精鑒賞金石書畫到手皆能別其真贋蓋今日之宋商邱也令子翰卿與余善出眎先生前塵夢影錄于所見文房珍品一一論說并箸其究竟誠攷古家之指南後來者之龜鑑矣余兩目如盲無能爲役刼前藏弄都付一炬讀先生書不勝浮屠三宿之感光緒戊子春三月歸安楊峴

自序

蘧園主人屬記所見古今隄稟卒卒尠暇客夏養疴虞陽舊山廬地鄰北麓
几研無俗塵擾遂日憶疏錄得數十則牽連及文房紙研法書名畫書籍憶
昔在道光壬辰冬于破書堆中買不全書影二本讀之愛不釋手余之嗜書
籍骨董即于是年始後攷因樹屋齋名爲櫟園先生在講室中庭有大樹隨
筆記憶而無倫類以攜無編籍可稽覈也余于先生無能爲役隨憶隨錄則
同前塵夢影老輩凋零無可質證矣尙望博雅者匡其未逮諒其孤陋幸甚
光緒乙酉年上巳節廬叟徐康識時年七十二

前塵夢影錄卷上

吳徐康子晉撰

明宣德御墨形如雞卵而扁正面御墨二字隸書背宣德四年下曾礪過通體黝黑隱隱有漱金細點握于手久之嗅有香而微帶腥中和龍涎也核之歲月閱四百年矣而無一毫坼裂紋

明初查文通墨一挺約長一寸二分重二錢許又邵格之墨長方形重五錢余辟兵申江時得之爲沈均初孝廉樹鏞易去

不是墨海陽汪氏造無年代腰圓式

白墨長方形約重四五錢老友朱月椒云是外國所製余未試磨亦不知命名之義

邢子愿墨方建侯製陽文替即邢自題漆邊重八錢長方式古香可愛
程夢陽小象墨方巾深衣半截身單邊重三錢餘質輕如葉正面象背有贊
破漆匣計十二挺皆有白綾囊囊面有頂煙二字一時朋好分購而盡

周櫟園大牛舌墨面書櫟園先生珍賞背賴古堂裝皆陰文四圍黑漆光潤
而有細裂文隱隱約重三兩餘

虞山錢牧齋有蒙叟墨正面牧翁老師珍賞背爲天下式旁注門人吳聞禮
製長方式五錢重又秋水閣墨重約八九錢牛舌形面同上背秋水閣三字
有闌旁注門人吳聞詩製滿身綫雲環繞陰文字皆居中後讀紅豆集知吳
氏昆仲皆歛產集中有秋水閣記

蘇齋詩境墨面縮樞放翁石刻詩境二字長方形約重六七錢陰文下署覃

溪款

漁洋山人墨面蠶尾山房製長方式蘇齋所撰復初集中有題詠

商邱宋牧仲犖墨一挺面清德堂旁雙龍文撫吳時多惠政仁廟南巡御題清德堂以賜背牧翁先生清賞長方式重八錢又自製黃海山花墨扁方形約有二十餘種余曾得四五挺面畫折枝花背題所咏漫堂詩集中有咏山花詩五絕二十首皆載山中土俗之名不見于羣芳譜

徐司寇墨正面紫玉光二龍銜珠背東海徐健菴製長方式重五錢有曹素功小方印

阮相國墨碑形面碑頭橫列曰積古齋打碑墨兩字一行下半截光素背下截江秋史錢梅溪同造皆作古篆重二兩扁闊而薄按江名德量歛人

秋史自製墨泉刀形面即墨之吉貨稻芒文背秋史款漆邊極黝澤重二兩又一種與梅溪同製亦泉刀式煙質稍遜又一種四面綫雲牛舌形約重兩許正面蟬藻閣再和墨楷書陰文背面橫列曰邵格之方正程君房方于魯分四行亦楷書老友顧湘翁云蟬藻閣即秋史讀書室名

黃小松墨腰員式正小蓬萊閣隸書四字背嘉慶□□秋日小松氏製約重五錢

屠琴隴墨長方員首足面琴塢書畫墨背嘉慶十七年九月□重五錢

汪心農居士穀得明季阿膠一巨篋嗅之有菊花香遂自製墨最上乘者曰白鳳膏重三錢背心農氏製其次曰菊香膏大字背乾隆辛亥心農製字稍小又有兩種曰知其白曰知其黑背心農氏製字皆王夢樓太史書各重五

錢半隨園每託心農以菊香膏料造墨分貽名公巨卿余所及見者如秋帆
尙書吟詩之墨腰圓扁形綫雲環繞陰面隨園叟袁枚製一曰思元主人吟
詩之墨長方式背隨園叟袁枚恭製主人爲豫邸世子一曰敬齋相公吟詩
之墨背倉山叟袁枚製長方式圓首一曰雨窗先生吟詩之墨阿林保一曰
麗川中丞吟詩之墨奇豐額背皆書隨園叟袁枚製形色同前皆重六錢其
分遺女弟子者式如白鳳膏重三錢面閨秀吟詩之墨背隨園手製老友黃
心齋國珍云隨園廣交遊內自王侯外至封圻尙風雅者無不造墨贈遺如
禮邸世子小倉山房集中見其投贈詩文必有贈墨然余生平所見祇此數
種却後更爲希覲若近時肆中所售隨園先生著書之墨真同泥古最爲贗
品下乘明眼人咸能辨之

余家舊藏大墨一挺曰欲其黑兩面同上重一兩道光八九年先君司鐸陽湖得見居士次子桐生別駕于試硯齋承其惠快雨堂題跋二冊菊香膏四笏歛硯一方云白鳳膏已罄菊花香膠料亦無不能再製矣

少穆先生拜疏判牘之墨背道光某年月約重一兩四圍細金回龍文長方式

冬心先生墨質者最多真者余屢見大半段長方厚闊邊兩面皆作漆書體面五百斤油背冬心先生造字背陽面陰極肥約重七錢

明人仿李易水墨亦祇見過半截圓首有邊上一孔洞芽可佩面曰龍文下倣廷珪等字背有嘉靖四三字惜僅餘半寸有奇不能計其分兩

吳去麋墨 拭得之海寧查氏尙有原貯漆匣長方罩蓋如東倭器式木胎中

粘白絹有吳氏選製小方朱印文墨俱作博古樣僅四種大小厚薄輕重不
等中惟一蟬形最小不及二錢餘皆完好無裂紋惜不能全記其形狀矣辛
酉冬游鶴沙與邵格之墨同歸鄭齋主人

程音田自磨墨面半截小像科頭陽文約兩許音田名振甲爲名進士歛人
僑居吳門曾充銅商而大折閱因自號音田取無心意思而不知究作何解

標按程字木庵好收藏金石余刻有木庵藏器目○程
音田號也園名振甲程木庵名洪溥也園之子江注誤

嘉慶年間館閣作書盛行俞稼園墨面笏齋膠法背稼園俞氏造重六錢長
方式一時備殿試朝考之需一挺易銀一兩北方風燥惟俞墨可免坼裂曹
素功休寧墨工繼程方而起于康熙朝六飛臨幸江寧進呈所製墨蒙賜紫
玉光三字後充貢選煙及發售者有雙龍文銜珠皆扁方形周圍貼金無邊

廓陰文楷書填藍款則陽文重五錢千秋光同式後曹氏後裔列肆于皖于吳門當在乾隆年間余嘗攜舊所得者眎之云此種康熙時制作今不但此種烟料久斷即墨之木模亦遺失久矣余猶記前人云墨欲黑茶到白欲試其黑須得蜀中冷金箋或以黑漆板試之黃色青色居多曹氏選料極精得邀睿賞有以哉曹素功歛人原有誤

孫古雲墨面五千椎背古雲品定皆手書重五錢

陳曼生墨面種榆仙館曼生製約六七錢漆匣五色漆畫花卉精絕曼生詩藁其女夫趙蘭友校刊竹冊雙線彷彿宋體寫亦古雅

曹文敏大墨重五兩餘高數寸添邊長方雲龍文下爲波濤皆陽文按文敏即文正公振鏞尊人名文埴字薺原

彭文勤公墨亦巨挺

王味隲精于製墨余所見充貢巨挺名花十友面御製咏花詩隸書陰文背折枝花陽文約五兩餘一挺漆邊長方形味隲官箴以墨敗而選煙頗佳曾刻類帖八大冊似尙風雅與隨園往還小倉山房詩集中見之

徐靈胎子名熾號鼎和一號榆邨納一伎曰李秋蓉貌姝麗妙解音律靈胎翁爲之著顧曲雜言惜蚤世榆邨繪圖製墨徵詩文墨長方式面秋蓉度曲小像背句曰展卷漫嫌顛賴甚秋蓉本是斷腸花重五錢

錢梅溪善趙吳興體曾爲成邸捉刀尤蒙蘇齋賞識梅翁爲武肅王裔王曾鑄金塗塔翁因選險麋佳料作金塗塔墨塔形一片厚半寸面金塗塔三篆字背□十□世孫泳仿製

高麗墨六面涂漆面有翰林風月四篆字隱起曩在申江購得一挺係海舶帶來者直甚廉試之黯若土炭硯質稍細者磨試即損不必大小西洞石也然樊榭謝趙功千惠高麗墨詩仿山谷體歎賞不置注中亦翰林風月篆文正同蓋樊榭于六法不甚留意故詩箋尺牘畱傳絕少殆以此墨遠來方物未嘗一試耳按國初享重名而不善書者爲漁洋山人每令門下士陳子文

奕禧林吉人 借捉刀乾隆時有厲樊榭及全進士祖望袁大令枚

日本國最重文墨所製隄麋甲于東瀛諸國嘗刻古梅園墨譜前後編仿程方者曰仿唐各圖繪畫細若毫芒係領帑而造前叙後跋悉其國中各流書法多學宋代蘇黃米蔡四家首列鎮庫墨一巨挺長尺有咫圖是縮本儼然一碑墨工松井氏余曾得松井畫松一小屏松兩株一濃一淡用高麗紙裝

池國中制制作流入洋舶而來墨編中紀元曰文化考吾妻鏡及翁海邨補

編大約在中國乾隆時

標案文化元年甲子當嘉慶九年十四年丁丑改元當嘉慶二十二年見和漢年契

墨

皆貼金證之譜相合道光中葉購得多品皆有本色木匣較勝中華之用漆

一曰九英梅面詩背折枝梅花九朵闊漆邊極光潤一曰達摩尊者渡江像

無邊貼金一落花流水亦無邊貼金兩面波浪文一有花朵背五言詩一句

字陽文涂漆一狹長有三寸餘狹漆邊貼金而字極纖細試之有光澤遠勝

中華墨工手段真一點如漆者又購得四五挺亦漆邊滿貼金文多不能追

憶矣鬻墨者云墨皆藏于百一山房孫文靖士毅家故物也按文靖有文房

之癖嘗得石子各有題品適符百一之數因名其齋

標在京師琉璃廠肆見日本多賀城碑墨

一錠已磨去下半截碑為日本最古之刻故模作墨也後至日本訪之碑尙有拓本墨則無知之者矣

張長人仁熙有墨癖藏古墨三十六品著雪堂墨品後盡歸之宋漫堂宋與之同嗜亦得三十六品著漫堂墨品與筠廊偶筆二筆怪石贊同付手民相傳宋在黃州時以友朋所遺之酒和于一處名曰雪堂義尊竹垞老人後知之云何不以各家墨椎粹和膠重搗成劑名之雪堂義墨乎越百年蟬藻閣

竟有再和墨

標案再和墨有御製者金冬心五百斤油亦再和墨

程君房大約有墨譜十六巨冊前題後跋皆有聞于世圖繪之工丁雲鵬吳左千居多珊瑚鏤之精爲萬歷時稱絕作因夥友方于魯建元負心冊後附中
山狼傳并圖四幅所記負心者不廛于魯然于魯亦以墨鬻起家中山狼傳
一出方氏蒙垢遂刻墨苑一書以相敵并出資購焜此傳故傳世者絕少方氏書刻工不及程氏即松煙工料亦不逮乾嘉年間藏墨者置程方二家不

加品藻以其設肆不足珍賞第至今又越百年且遭兵燹即程方所製之墨亦不可得相傳二家皆有上乘凡一兩以內者皆名流託造無不佳妙若大塊文章祇堪悅目耳近時出有九子墨九師圖形墨亦借二家之名實則爲贗品之最下者

散氏鬲大員墨約重斤許漆邊面縮撫鬲篆全文陽識背楷書散氏鬲三字鬲舊藏巴予籍家慰祖故縮撫篆文絲豪不爽劫後見之骨董肆因索直昂手拓其文未幾鬲即爲人購去巴善篆隸刻有印譜蓋徽商而家于邗江者

汪容甫中有別傳極推重之

標見慰祖有銅都承盤字體模散氏盤酷似今藏錢塘汪卽亭鳴鑾師處

陸友仁著墨史刊人知不足齋叢書皆紀南唐兩宋有元諸墨今無存于世

者

宋觀察思仁服官東魯多惠政而極風雅有竹梧清嘯圖乾嘉名士題咏將徧桂未谷曾游其門歸田後製家傳一經長員墨重五錢漆身漱金又自爲生壙有堵圖墨祇見其四扁方形面列墳旁山水品題之背有贊約五錢弱知其白背時齋氏製選煙雖不及菊香膏而料亦佳面背皆時齋自書按時齋爲汪文端公之子名承霈

吾家鴻寶季父製心太平軒課詩長圓墨隸書楷書皆有五錢重嘉慶某甲子某月

烏衣玉玦隸書面王鶴舟謝□□製背道光某甲子漆邊乃曹素功家頂煙重五錢

易銀五錢

老友黃秋士婁邑小蒸里人道光中葉游吳門爲陶文毅公澍所知善山水

工人物擅詩書畫三絕之譽文毅遊惠山秋士繪圖鐫石嵌于聽松菴壁又畫竹鱸圖石銚圖同時鐫刻秋士挾其技于吳門設顏料印泥箋絹列肆于門廳後爲畫室名花瓷盎棊几無纖塵日有賓朋踵門求書畫嘗飭工製墨一曰湘華館選煙背有年月細邊五錢重料最細乃自用者一曰衍波閣選煙分兩同肆中應客之求惜所製兩斤墨刼後從未見過

海陽汪元一墨側有崇禎某年製

櫟園先生嘗蓄墨萬種歲除以酒奠之作祭墨詩其友王紫崖話其事漫賦二律見梅邨詩集按先生喜徵人刻印作畫著有印人傳讀畫錄兩種行世墨表上下兩卷禾中名士戴松門光會輯自明初以至國初皆出自收藏每挺注分兩長圓方橢各式惟缺圖列隔三層校雪堂漫堂墨品所記詳盡多

矣此表于道光辛丑冬與張次柳少尉凱同遊西冷所得次柳爲白也應雲
太守子隨任吳門少年好學兼有墨癖遍搜廣採郡中諸人所蓄大率歸之
自明初至國朝約二百餘挺余爲之作續墨表較前表多逾數倍後余遊九
峯三泖間公子因回避改赴淞江旋遭兵劫歿于寧紹差次嘗于申江晤其
弟權詢之云所藏一無蹤迹矣惜哉

次公嘗得程君房墨二寸半見方正面上書飛龍在天下程君房製皆篆字
背面繪龍古色古香乃其祖松阿先生舊藏又秋水閣牛舌墨二挺與康前
所得一模又有兕觥歸趙墨正面列兕觥形陳于几背面乾隆某年製亦難

得者

標按次公者乃常熟趙次侯先生所
居舊山樓有花木泉石之勝多收藏

咸豐初年余於玉峯集街得墨一挺漆邊約重兩許正面陽文壽山福海背

面順治某年製

元有朱萬初墨邵安父與萬初帖云深山齋居鑪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
乏絕野人爲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共擣治之斫楓肪麝和之每焚一丸足
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清晝香空齋蕭寒遂爲
一日之供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墨之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
之與畫謎字與禪也

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搜煙爲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金一斤人欲倣爲
之不能此之謂墨妖

休寧汪近聖繼曹素功而起嘉慶道光間甚著名選料極有佳者却後惟胡
開文盛行微嫌用膠過重近有續開詹姓墨鋪以舊模製墨料旣不佳且有

一面冬心欸一面方于魯造冒昧從事實爲墨上笑談

蜀川箋紙綵雲初聞說王家最有餘野客思將池上筆練裊紅葉不堪書此
唐鮑溶寄王璠侍御求蜀牋詩因知蜀牋著名不獨薛濤一井也

小印分明宣德年南唐西蜀價爭傳農家自愛陳清款不取金花五色箋宣德

貢箋背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紙印又有九百山陰何敢望澄心百幅亦應
五色粉箋金花五色箋五色大簾紙

難從今稍變歐梅例一首詩須博一番歐陽文忠以澄心紙百幅貽聖
俞聖俞有詩東坡有句詩老囊

空不一留百番會
作百金收之句上兩詩見查初白敬業堂集風趣可想

咸豐三年夏於茶肆見一人攜一長匣至啓之祇素紙一幅長八尺闊五尺
餘潔而甚薄堅韌異於常紙紙角有仿澄心堂製五字不識年代殆貢餘之

紙耶標有藍綠小粉箋方尺餘上有描金山水及花艸極工角上
印乾隆年仿澄心堂造小隸書朱記素紙當亦同時所造

側理紙見鈍丁研林詩集有長歌注云趙氏小山堂藏有側理紙一幅純廟

南巡駐澗時獻之蒙綺錦之賜

標在粵東曾見之環連如大筩
無首尾紙上有細草痕邪錯重

疊上有御
賜印記

老友陳柏君大令酷嗜古本類帖而不喜碑且手能裝池有米老之風曾覓
得康熙年間闊簾羅文紙數頁周圍暗花邊皆六尺正託杭城造箋紙良工
王誠之爲之加椎染色同於古製誠之云今僅有狹簾羅文紙料短小皆出
於竹簾闊簾乃銅綫織成久已斷壞無人繼作咸豐初左青士寓袁江時於
一紙鋪覓得大羅文紙五十餘幅皆闊簾所製此鋪尙是乾隆初開設每年
售此紙僅一二幅故貶價全數歸之青士余曾乞得一紙質頗厚可揭開椎
拓碑帖因未經椎染也庚申冬在申江書肆得仿宋詩人玉屑一部所觀皆

闊羅文副葉亦用宋紅筋羅文質薄而韌更勝闊簾多矣今問之紙店無有知之者

髮箋海苔箋高麗最擅名每見董文敏所書鏡面繭紙瑩白如玉以之揮灑柔翰至今墨彩如新國初諸家尙有書此紙者今所買大率蠹泐者多遠不如日本製作聞前明每以上用之紙頒賜侍從至宣德朝有五色雲龍箋兩面磨蠟最佳非今之蠟箋觸手即碎者可比曾見李文正東陽奉使兗郡修造孔廟途中記事詩紙五段用篆隸草行真五體大約紙亦六尺正惟手卷極高後有孫高陽承宗錢蒙叟謙益瞿忠宣式耜三跋李詩載懷麓堂集孫爲文正門生蒙叟乃高陽門生忠宣又爲蒙叟門生四世聚於一卷可謂藝林韻事惟後之題者每不滿於蒙叟殆欲以人廢言耶

虛白齋紙宜書不宜畫許氏因梁山舟而設此其店友王誠之所說雲間鞠松華善製粉箋於純廟南巡時經進特蒙睿賞嗣後每年辦例貢於華婁兩邑支領工價每次約七百餘金余遊婁幕時尙見鞠氏支領紙價而紙質工料俱極不堪有名無實徒糜費錢糧而已

曝書亭集敬業堂集均有造紙水碓聯句形容製造極其詳明

均初家有藏經紙一卷計五幅中有朱文楷書印記曰法喜大藏整張未經揭過

梁山舟晚年專用羊毫頻羅庵集中有筆史一卷中有弔潘岳南詩云可惜岳南亡已久一番抽管一悲涼同時後輩有蔣山堂仁亦專用羊毫即小楷亦用之轉健遂薦於山舟潘生亡後其法亦絕至道光時有李馥齋能作卷

心大可作擘窠小可作楷即朝考廷試皆可揮灑須一金一枝名噪京師吳門則陸榮昌爲最佳善作紫狼毫顧耕石侍讀元熙極賞之字之曰蓉仙陸之後有池玉書嘗云馥齋深得古法以紫毫而兼羊穎尖齊圓健四德俱備此法今失傳矣

石庵相國專用純紫毫墨藩稠膩真一點如漆人笑王惕甫用濃墨王曰汝未見相國作書耳蓋王官國子先生時曾入相國幕府司箋奏也

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馮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混鋒長則滋潤自由余案誠懸所說洵製筆者之金鍼然非法書名家亦未易解此

王海日先生華澄泥大硯質鱗肚黃色四方形徑尺中起圓臺四周礮中皆細文波浪層疊取海天旭日意皆有先生自銘四側皆明人題辭看款楠木匣匣面亦明季及國初人題識按先生爲陽明父明史有傳

蓮鬚閣大硯番禺黎美周遂球故物頂側篆書蓮鬚閣三字石乃明末之水坑凡翡翠釘白玉點鐵捺悉備然石材太巨故瑕瑜互見美周粵東名士邗江影園雅集各賦黃牡丹詩冠其曹當時稱爲牡丹狀元

十硯齋主人黃莘田藏硯最多余四十年前遊雲間曾得其一背有記六七行爲十硯之一後於吳門得一小方硯中起一圓臺臺下環繞波濤文突起皆刻莘田銘下方印曰黃任咸豐己未冬得大硯方而四角模稜天然形面刻美無度三字厚一寸四方八寸面微窪以受墨藩旁鐫非君美無度何以

□瓊琚十字此十硯之甲品靡顏膩理拊不留手令人意消劫後復得雲月硯背傳玉露題畫赤壁圖陽文雲月在面上左首山石崎嶇水波微雲各極其妙兩側圖章三下刻吳門顧二孃製篆書此硯爲潘椒坡攜至楚北武穴遇火留僅賸半截莘田曾任高要四會正開坑采石故所購獨多罷官後攜至吳門佳石多付顧二孃手琢而自爲銘題品其甲乙其友劉慈贈顧詩云一寸干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如何軋軋鳴機手割徧端州十里溪亦見隨園詩話同時澗江陳星門兆崙亦有詩貽顧見陳詩集莘田善詩工書其詩注中引顧二孃逸事云能以織足踰機軸之繩卽知石之美惡古人有履絺之伎同於庖丁解牛真神乎技矣莘田初刻詩名秋江集未幾板片散失閩人爲之重刻且箋釋之聞不肯媚上官因之被劾歸舟渡江以巨幅書

大字曰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奉旨革職懸之檣竿風趣正不惡也莘田係康熙某科乙榜至乾隆某年重賦鹿鳴年已八十四五矣

順治三年丁亥至康熙廿六年丁卯凡六開坑廣東新語云予少時頗蓄硯

以熊開府

文燦

所開石爲最次則耿藩所開

一云尚

藩按熊在明末尙藩削於康

熙十九年則開阮在六次之一又竹垞說硯云予游嶺表正值采硯時按竹垞度嶺在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已在六開阮之後矣又雍正三年冬開水巖

吳繩年官肇慶府著有端溪志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孫春巖

嘉樂

官肇羅道

開采西洞初啓工忽有虎來攫食犬豕日夕守臥不去繼之春水驟發工不能施而止四十七年冬方伯鄭公

源璫

捐俸開采命郡伯袁香亭

澍董其事

以時促獨開大西洞惜春水驟生獲石無幾製硯百二十方袁公爲作端溪

硯譜記嘉慶紀元八月肇慶府廣玉開坑得大西洞石六千塊有奇小西洞石約千塊廣有開坑記刻石六年知府楊有源復開道光八年冬高要縣丞陳銓雇役屏水至洞傍力盡而止未至西洞也道光十三年冬盧厚山宮保坤撫粵適歲祲與同官議以工代賑十一月開工次年正月取石三月水長封坑吳石華蘭脩目擊其事著端溪硯史三卷老友王鶴舟玉璋官粵久頗知各坑石質曹翁秋舫載奎目力亦佳因翻刻硯史圖皆黃秋士繪嘗以水歸洞硯贈左青士所謂梭子式玫瑰青花水歸洞在大西極深處最難得者中江徐紫翁亦巨眼嘗云硯品至盧坑殆觀止矣且以前開采一次有一次之良材色澤各有不同余於坑中見一硯腰員式蕉葉白之上乘名冰綃周圍有銘紫翁自著肆主索價太昂旋爲他人購去希世之珍失之交臂惋惜

累日米南宮硯史所論與今不合蓋宋時盛行歙縣羅紋今好古家尙有藏弄者若水阬之眉紋刷絲亦發墨未可厚非南唐李氏有墨務官專督采歙石是爲采石之鼻祖附識於此

袁壽皆愷家藏其先德五硯築樓於楓橋家富藏書五硯拓本冊題咏不少余避兵申江見於查氏乃五硯中三硯一爲元靜春居士一爲清容老人及明袁褰物元硯乃澄泥黃色明硯則山石旱阬硬滑查得之袁氏後裔其直頗昂然只可品玩古人手澤不足爲文房揮灑之用按劫後五硯尙存近爲吾鄉硯秋谷所得

石田大江天然形向在白下某姓孫文靖公建牙兩江有某邑令緣事爲上官齟齬勢甚危有友云文靖絕苞苴而愛石成癖若以重資購此硯以獻是

圍當可解某令如計以行費至五百金云咸豐間孫氏僑居閩門不但古雲一支止有孤寡即賓華亦作古矣歲闌以此硯出售價四十金硯厚一寸餘縱橫不及八九寸豫粒民立大守見之愛不忍釋而苦無買石田資不得已脫貂裘入長生庫如其直明春秋士爲畫金貂換硯圖與硯之打本同裝一時傳爲美談越一歲豫公隨王壯愨有齡督軍至浙同時殉難此硯不知下落矣硯正面井形背刻陽文牛形六面皆刻字明代人居多太守盟心珍秘從不示友共賞即打本亦不能乞一紙余先於飛鳧人處一見後於裝池壁上匆匆相遇未記題者姓名然沈翁書畫皆鈐白石翁或得此硯而有石田之號歟

紫山翁每以不得顧氏所珍石鼓硯爲平生憾事云硯背縮撫北宋搨十鼓

文石質乃明水阬絕品嘉慶年間硯在京師蘇齋曾見之蓋露香園舊物也
顧氏有復刊閣帖影宋本內經兄名從德弟名從義弟官方伯歸築露香園
覓異種水蜜桃種之成林實大如盃可重八兩俗因稱之曰半斤園桃今大
徑黃泥廬一帶皆種水蜜桃俗而顧氏桃久絕

紫山翁善書能琴于分隸尤妙所蓄文房精品極夥如硯則特賞廬阬大小
計百枚皆有青花築百花菴以度之其最愜心者厖一枚如掌大以烏角沈
香製匣真翁山所品水肪也其藏漢雁足鐙處曰西漢金鐙之室嘗集乾嘉
以來題詠彙刻一編名漢建昭雁足鐙考按此器自王蘭泉侍郎昶得之西
安後歸孫淵如觀察星衍久度吳門虎邱孫武子祠淵翁庶出之子子明爲
吾吳石琢堂廉使韞玉愛壻道光中葉器存石氏待售紫山以百廿金得之

咸豐五年歸之王雪軒中丞有齡聞今尙在閩中其他書刻如米南宮書尙太后挽詞小楷乃世間絕無僅有墨寶尾有思翁臨本字稍大後有眉公跋皆墨蹟并以明人刻石拓本同裝思翁臨閣帖十冊亦真跡南田尺牘二本改七薌琦舊藏又宋拓瘦本蘭亭孫退谷家藏肥本已歸之天府又宋揚紹興米帖兩冊與海寧蔣生沐家所藏爲一時氈蠟按南宋紹興時以內府所藏南宮真跡及士大夫家皮藏者勾撫上石共有八冊傳世者祇有此四冊蔣徐兩家倩名手何衣谷翻刻雖形模畢肖而神氣失之遠矣徐本後爲上海兵備黃芳購去

舊藏康里子山研紅漆匣繪五采花卉并有蒙古四字在四角匣爲絹胎入水不沈研面一瓶背刻銘十六字下書巉巉子山研質黃黑色澄泥不甚佳

中襯鹿皮一頁背面書崇禎某年月此研於道光乙未春吾師朱碧山太守自邗江來曾寓吳門半月太守善指畫長幀大幅皆紙粘於牆爲之兔起鶻突令人不敢諦視署款亦懸筆以書真奇才也太守爲山陰人其弟曾爲江右太守以耽嗜於煙罷官師因作說海傳傳奇刺之余時學畫遂以子山研及舊拓般若壺題名爲贄

李申耆先生兆洛官鳳臺時以經術飾吏治百廢具舉其親家吳江吳山子育翁邀之往同增修縣志暇時訪劉厲王遺迹土人訛爲琉璃王臺已久堙碎巽甚多皆具五色細膩堅韌斫之大中研材小者隨其形篆作印章大小不等山翁能自琢研佳者申翁作銘山翁每於午餐後令館僮攜具檢歸後輒印盡爲鄧守之所得展轉售於澄江陳以和式金陳與余爲舊交曾拓以

見餉山翁爲漢槎先生後其家法但令子孫讀書入泮不許應鄉試至今不改

曹秋舫丈所藏商周鐘鼎彝器有七十五種刻吉金圖石刻以行世惜款識未據拓本撫入後盡數歸於張雲巖張償以五千金事在咸豐初至庚申粵寇陷吳張棄家遠避所藏諸器俱爲人攫取至蠡市求售其鑲座裝匣極精美城復後吳平齋郡伯得周齊侯壘一器此壘較阮氏所藏完好洵堪寶貴後又續得周齊侯中壘同置一室署名爲兩壘軒志喜也

秦二世銅權井闌形周圍刻兩世詔文頂刻大駝二字按大駝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密邑有大駝山注曰大駝之山其陰多鐵多美堊有草焉狀如蒼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猿又黃帝大行記有大傀山在密邑傀同駝器

高二寸下廣一寸二分上廣一寸一分八面頂徑二寸八分重漕平六十兩

厚五分半秦權見之著錄家多矣此井闌形則絕無而僅有也因詳記之標案

此權今藏吳憲齋中丞家

秦權最小而完善者以次公所藏為第一絕大者以吳清卿副憲新得者為

第一小權乃始皇詔書尤可寶貴

趙氏美陽權詔兩代去年所見井闌大權亦兩詔亦清卿新得者其餘權量

度詔版大小不一真一時眼福標按次公小權本余舅氏金匱華遂秋先生翼綸物表姊嫁趙氏以此為媵遂

歸舊山樓

瘞鶴銘水揚本首有鶴壽不知其紀也有序等字吳西村環舊藏後歸畢澗

飛瀧次公於劫中在申江得之後因晉豫奇灾遂以此帖與美陽權同售於

沈仲復先生秉 成得價五百金用以助賑亦盛德事也

仙壺係長柄胡盧屈曲盤結人功所造同於天生成者道光初年吳靜軒以三十金得之裝潢高供遂自號仙壺靜軒家素封酷嗜金石所交老輩有趙晉齋楊龍石徐問渠江秬香諸君其弟介人喜歌曲曾於虎阜下塘斟酌橋邊築長廊水榭每春秋佳日遊船燈舫皆彙集於傍乞趙次閑顏其室曰蘋香水榭昆季各樂其樂不十餘年家遂中落介人所居祇三四椽小屋無他痕迹靜軒則所購金石彝器法書名畫尙羅列可玩性情曠達絕不以貧富介懷自遭大劫收藏星散仙壺亦莫可蹤跡同治初元余族居申江梁溪鄒禹屏攜一壺盧來品評余一見即知爲吳氏舊藏原物因底及座皆有靜軒銘心珍賞小印王石香師鐵筆也禹屏向就錢穀席亦頗知醫聞甲子春仲

卒於滬濱仙壺一物不知又歸誰氏矣

仁廟初玉器尙有年貢有某姓承辦其事玉器九種中有玉押一枚其家西席某老宿學也見玉已裝潢將北行矣逐件諦視乃云玉押係舊玉宋做宋理宗故物也理宗享國雖久而陵爲元僧所發豈可充貢適齋中存有癸辛雜識備列宋代御押檢示居停亟以他玉易去越四十年余遊盛澤鎮遇徐蘭叔乃知此押展轉在伊處因於臂間解下出示押止寸餘高紐爲塔形上頂珠級模稜製極渾朴下且字滿身紅白牛毛紋真尤物也余避劫在申江知此押復爲紫垣所得重一把玩遂鈐三四紙以歸押尙完好惜塔頂玉珠微損耳後歸汪鑑齋翁藻珍藏

又漢玉印一黃一白黃色者爲牛紐白色者爲豬紐均鐫生肖乃一對也董

藝圃云係唐時某公主生肖攷據在某書今忘之矣二印始曾質於汪秉齋處兩次輒贖去後秉齋在滬但見白色豬紐者一印遂厚價贖歸惜黃色者不知在何處也

薛鐘鼎款識本宋刻石本余所見乃明人鈔本及萬歷時宗室謀璽中尉從石本復刊阮文達撫浙時得舊鈔本因令陳仲魚鱣趙次閑之琛作篆高爽

泉堦書釋文千種一律同於鑿空遠不及積古齋款識據拓本撫刻者嗣爲粵督始見朱刻本大悔奈幕中無何夢華朱菽堂張叔未諸君慫恿集事文達意興亦衰否則粵東西梨棗木甚賤而刻工亦精可爲而不爲書之顯晦非有數耶

標見宋石殘拓本于吳憲齋中丞家若以此摹刻更勝朱本余亦有之較阮刻稍勝耳

顧南原家藏有九字齊刀本石芝泉所藏後歸藝海樓李竹朋太守赴汀州

府任時舟過吳門必欲得之而不果歸於庚申大劫

咸豐四年夏有人從金陵鄉間來携古甌一由云得於城中甘氏甌四面有邊綫長工部營造尺一尺五寸闊六寸餘厚寸八九分黝鐵色陽文曰二年某月日云云造約十四五字麻布紋堅不受刃外有紅木巨匣六面刻字匣面記某於乾隆□年得之西安餘五面皆乾隆末攷古家窠定爲漢武末有建元時壘埴也索價三十金許珊翁韓履翁皆賞識品翫以議直不果曾邀李錦鴻在舍椎拓全文并匣上題記而還之廣州郡樓置元郭守敬所造銅壺滴漏乾隆末葉袁蘭邨權那篆隨園老人以望八高年乘輿至粵登譙樓觀此壺有七古一章詞暢義賅足資考證惜於道光中以燒燬洋藥爲外國

人收此壺去數百年名物失去無蹤吁

標按此壺尙存余至粵曾至雙門底親見之

余嘗得牙牌長七寸一面答應長隨一面嚴肅胡盧式側有忠字第□號又一牌錦衣衛長方式又一種曰尙衣局皆在申江時所購前在韓履翁處見一牙牌長五寸餘一面御前答應一面嚴肅按答應長隨爲宦者見職官志御前答應職官志所未載又於平望凌氏見唐銅牌二種一曰牌入印出印入牌出一曰得入第幾重門又見銅牌一件長圓式約三寸有奇頂上有眼一面橫刻豹字陸百貳拾伍號下刻豹形一面隨駕養豹官軍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按此乃明武宗時所製備豹房扈蹕之士佩用標藏有豹字玖伯伍拾伍號一牌又有駕牌同式一面蹕之士佩用駕牌二篆字右龍字伍千壹伯貳拾壹號左出京不用皆陽文楷書一面楷書御馬監隨駕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皆武宗時物又藏一牌約四寸餘一面大楷書令字一面北平行都指揮使司夜巡銅牌篆字兩行又楷書肅字肆伯陸拾柒號在兩行之邊爲建文時物

唐王璵傳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俚俗稍以紙錢爲鬼事焚紙錢昉於漢世瘞錢唐代因之故有寒食野祭焚紙錢詩句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璵始又就日錄咸豐初年九龍山側土人於古墓坍倒處掘得瘞錢一盞約數千悉宋孝建四銖錢

道光末賀大令際運任錫山邑篆時土人於沿塘岸側得銀定數枚狀則如龜久爲泥土所鬱色則如漆賀君另以銀易其一重三十餘兩按其刻字年號知爲宋時落地稅銀聞潘君椒坡官湘中亦得宋銀定一事定勝形長四寸強重五十兩文曰潭州大禮銀云云有年月鄉民一時鋤地得二十餘枚主人皆拓文寄惠今藏其子碩庭處

定遠方子聽大令濬益罷官回籍後得金兩定約濬幾錢山中岷創地所拾

金爲五金之長久，羸不生衣，長不及寸，頂平，下有文曰郢爰，定遠爲楚地，爰即鍔之省，豈金作贖刑罰，鍔耶？子聽爲之引證，經史撰攷一篇，茲不備錄。余曾見漢甄一麻布紋，上有功曹傳送壽貴六字，字極古，亦前人壙中甄也。初見時不解所刻何謂，後閱六壬書十二支神各有別名，寅曰功曹，申曰傳送，方悟此甄雖有六字，實則寅申壽貴四字耳。

唐林緯乾藻，深慰帖刻石，石不甚厚，較今之書條石十分之四，而上下甚高，六面礪質，堅細膩，帶青色，扣之作金聲，尾祇有收藏印數方，刻工刀直下，與今之敲刀挺刀不同，真宋刻也。壽階嘗以香墨由淡而濃，椎拓至七次，以餉友朋之好古者。後此石歸揚州江氏，價償三百金，壽階不甚願也。道光壬辰歲，得交壽階之壻貝簡翁，爲余言之，並以當時精拓一紙見餉。越十年，泉

唐惠秋韶兆 壬僑吳喜金石酷嗜閣帖類帖因出林帖相賞云自來類帖所刻無出五硯樓藏石者其時長男觀從惠游遂以此精拓一紙贈之後讀衡山題跋於趙氏舊山樓有云林帖元人跋者五李侗士宏河東人官侍讀學士謚章肅張仲壽本內臣帶學士承旨邵亨貞復孺睦人寓華亭袁子吳華崑山人明初郡學訓導張子宜適長洲人終宣課大使諸跋謂此帖即宣和書譜所載今驗無祐陵印記惟有紹興小璽二似爲思陵所藏蓋南渡後購收先朝書畫民間藏者或有內府記印即折裂以獻又當時多屬曹勳龍大淵鑑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語此帖或經曹龍之手未可知也又有柯九思陳彥廉名印柯字敬仲天台人官奎章閣鑒書博士此帖印記特多且有秘笈字蓋其家藏也張仲壽所題亦云曾藏之彥廉名寶生泉州

富商元末居太倉家有春草堂所蓄書畫極富袁張二人嘗主其家此跋又爲陳氏題者後歸吳江史明古鑑輾轉爲吾師匏庵先生所得故余數獲觀焉按衡山題跋僅有抄本於趙氏舊山樓見之其記林藻深慰帖極詳附錄於此

曹秋舫丈藏味古齋惲帖石刻皆陳葦汀壇句撫上石後家落乃售於曹聞粵寇據城改築盤門以吉金圖惲帖石片砌城牆堞此與明人以閣帖木板

改作馬槽何異洵可慨也

標按吉金圖今日
本有翻刻本極精

蘇米齋蘭亭攷纂輯三十年始付刊而瘦本蘭亭未見宋游丞相所藏宋拓十種蘭亭亦未見游本今爲海寧蔣生沐煦倩何衣谷翻刻所刻石尙在

黃埭顧南原收藏漢碑最多嘗著隸辨一書千碑一律不及隸篇遠甚後盡

歸彭氏先叔鴻寶公與顧仲山翁昆弟交嘗假各種帖臨摹古色輒面瓷青

籤泥金題識皆二林先生手蹟有明初拓本中明拓本皆爲罕見

標按各拓本今

尙在彭氏原裝未損曾向子嘉戶部借觀亦未能稱至精之品

平原平復帖墨蹟向在真定梁太保家蕉林相公刻秋碧堂帖用以壓卷至乾隆朝梁氏子孫進獻於朝因御刻三希堂帖首卷王廙王珣皆東晉後葉也真蹟後賜成邸因築詒晉齋以藏之道光初薩湘林都統爲成邸婿曾細心雙鈎一本適祁文端公嵩藻任江南學使薩付此鈎本囑其覓良工精刻學使轉託李申耆山長董刻石存澄江節署以較梁刻奚翅八壤蓋平原真蹟全用秃筆純是枯鋒新刻光潤全失其真秋碧堂帖共八册世間尙有可復按也

吳荷屋中丞有帖鏡余未之見毛憶香師懷帖考曾於藝海樓見之皆鈔本近惠秋翁兆壬集古今類帖編次成四卷手書四巨冊搜羅宏富足資攷證今在虞山翁吉卿處以視閒者軒帖攷寥寥數葉不可同日而語矣

嘉興程蘭川司馬余畏友也前需次吳門時朝夕相聚出示宋拓絳帖殘本三四冊即庚子消夏記中所錄者每卷有朱筆小字退谷翁手蹟也蘭川悉心排比著絳帖攷及南邨帖攷兩書旋奉檄權篆江寧北捕別駕所藏宋拓碑帖及兩書稿本皆攜以赴任癸丑年江寧城陷蘭川殉節珍庋各件悉燬於兵惜哉當道以忠義奏聞得旨贈知府銜恩蔭如例按聚珍本絳帖攷有朱竹垞跋語亦殘本也金曾槃絳帖釋文六卷鈔本舊爲張叔未所藏余於蘭川案頭見之亦曾假錄於劫中失去

越州石氏帖目有唐白文公小楷備載二十七種之目見中興館閣錄

宋陳騷

余在申江得汪氏藝芸書舍藏本乃明人手鈔後爲均初易去世不多見之書也

槎客拜經樓叢書中有國山碑攷等書皆客宜興時所作碑則親至張渚手攜氈蠟剔蘇於荒郊寂寞之處窮數日之力乃縮撫其文絲毫不苟可謂極詣矣砂壺攷則與老於埽埴之工講求其事兼採輯先輩及同時名人之題咏成書一帙真非易易樓中所藏碑帖書籍字畫因居住幽僻未遭兵火劫有飛鳧人結伴至其家捆載至申約直三千餘金蓋與槎客酬酢者皆乾嘉名士不但卷冊等可得厚值即往復詩箋尺牘無不爭先購去唐蕉翁得南宋巾箱本老子文子二種又鈔本記明末國初事野史數冊

方南堂徵君題聖教序詩黃金費甲鑄虎賁王孟津按聖教序明翻本有三一爲費甲鑄一爲王孟津鐸一爲吳周生蘇齋云成化以前碑未斷吳周生本有董思翁題跋見容臺集徵君題九成宮碑詩作僞吳兒拙形模似轉非是書皆尖瘦此帖獨爭肥字減求貞吉碑殘說管威句謂秦版也按琢堂先生題跋云當時以北宋精拓本鈎摹入石秦氏爲故家大族家多宋板書籍用書之眉頭以程方墨椎拓即裝池紙絹錦等亦皆舊藏故可亂真

余曾得董文敏小楷書臨聖教後序有款無印後有錢魯斯兩跋亦有款無圖記

僑寓申江時得元俞紫芝蘭亭真迹用藏經紙書後有跋筆法章草向藏項氏天籟閣有子京款識一行半又有夢樓書楷跋無印記

淳熙修內司官帖尾行淳熙十二年乙巳九月十一日初白老人得此帖有詩見集中按曹士冕法帖譜系云十二年乙巳二月十五日樵刻上石又曹昭格古要論云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樵刻上石皆誤

嘉定邑令趙北嵐曾萊陽名士曾刻人帖專取萊陽一邑忠臣孝子名流法書皆從墨本句樵上石一時名重藝林同聲稱賞越數十年楚北周春田郡侯鏗以名進士守吳郡亦刻人帖徧搜列省忠臣孝子筆墨貪多務得或有驚其名重從類帖中轉摹上石者博而不精質本甚多較之趙君所刻誠天壤矣劫後周刻人帖石多散棄適合肥蒯子范大令德模宰長洲多方搜覓竟得完全分嵌平江書院廳事壁中亦風雅之一端也

貝簡翁刻千墨菴帖寶巖集帖皆元明真迹句樵上石刻手爲喬鐵厂方雲

常皆用挺刀法以善刻齊名余前購諸墨亦師貝翁之意取其最遠者然古墨流傳絕少至遠者不過明初若墨史所載從未見過也

錢竹汀宮詹墓志伊墨卿書武虛谷墓志蘇齋書金文簡士松墓志紀文達

公撰文蘇齋書曹黃門錫寶墓志朱文正公撰文亦蘇齋書此四種均選工

精刻不爽毫髮向俱藏於某權要家識者比之爲半閒堂乃石入權門甫逾兩載冰山忽傾籍沒其家碑始椎拓傳世

余年十九負笈讀書膠東因得追隨諸老輩在川學齋黃次歐翁出明萬曆時初揚曹全碑并碑陰後有顧南原彭尺木兩跋按南原作隸辨所蓄漢魏碑皆明揚致佳本共三十餘種後悉歸之尺木先生余獲交其子仲山丈曾假曹全碑臨摹數月乃兵燹後訪其消息亦罹庚申之劫矣

舊藏冬心翁著作最備其自序一卷用宋紙方程古墨輕煤研印每半葉四行行二十餘或十餘字丁鈍丁手書精刻古香古色不下宋槧雖在鐙下讀之墨采亦奕奕動人餘如三體詩畫竹畫梅畫馬自寫真畫佛共題記五種皆以宋紅筋羅文牋研印詩集續集研銘用宣紙古墨刷印皆墨箋作護面狹籤條所未見者自度曲一卷而已

標亦見冬心翁用宋紙印所著書神似真宋所差者墨色稍光亮耳

仁齋直指狹行細字明初刊本二十冊中字本則稍後在中明時

周府袖珍方正統十年民臣熊宗立刊黑口每半頁十六行行三十字十二冊乾隆朝士人沿明季書帕習氣往往重價購宋元板書以充羔雁而書估黠者又割去明之紀元冒爲元刻余見過兩部皆割去紀元昨見一部則首尾序文俱全乾嘉時黃萸圃翁不烈每於除夕布列家藏宋本經史子集以

花果名酒酬之翁自號佞宋主人同時有顧千里廣圻與之同癖爲撰百宋

一廬賦刻入士禮居叢書內

蘭修端溪硯史余親長秋舫翁復刻翁覃溪蘇米齋蘭亭考八卷太康張公子次柳復刻於吳門均遭劫片板不存

瞿木夫中溶嘉定名士錢竹汀宮詹女夫官楚湘藩幕其時適開湖南通志局凡金石一門皆木翁獨任排纂工竣後曾抽印百餘部携歸今所傳湖南金石志是他書約六巨裘不復記其卷數又著古官印攷及吳都文粹續編古官印攷自漢至唐宋遼金元不知者闕如原本在吳平齋案頭見過翁叔均大年嘗補其闕又推廣編纂唐宋以來符牌攷成書一卷亦未付梓

標按此書

稿本今藏其同宗印若中書綬琪處木翁所藏有五銖泉山曼生爲作密行細字顛倒錯亂不易排次也

標按木夫自題室名曰古泉山館

又得元銅象於典肆重四十餘斤又宋拓馬懷素小唐碑小隸書木翁亦題有六七跋今歸南匯沈均初海內孤本也

舊藏右軍小楷金剛經宋搨羅紋箋中闕一葉陳生其邇補其經文倩吳門吳文玉手裝左青士太守藏有宋搨東坡書金剛經小楷爲明趙子函舊藏本丁敬身小楷跋及題詩有六葉

盛澤鎮即明人所謂西邨也史明古鑑隱君曾居其地石田翁與有戚誼嘗繪西邨圖以贈流風餘韻至今尙存如王勺山之收藏書畫金石曾刻書以傳世顧氏收藏亦夥有宋拓舊館壇碑最著名係嘉靖年標國朝康熙某年修識於冊之背面索直三百金曾於紫山寓中見之因議價不果越數年吳荷屋中丞榮光罷官過吳門駐舟平望介翁叔均至盛澤取到亦議價不合

但令叔均雙句其碑而還之中丞在蘇日至辟疆園評鑒湘舟所藏金石書畫法帖乃取雙句本上石今在園中

湘舟最好事嘗爲貝澗香翁鏞翻刻明初拓七姬權厝志藏於千墨菴中三十年前曾託潤蓀信三孝廉乞其拓本澗翁又有滑臺新驛記劫後猶見其拓本原本宋拓極精向藏於石氏清素堂遭亂失去四本留心蒐訪已爲嘉興唐丈蕉菴所得余嘗向乞於翻本細審並雙句原文以補其闕今滑臺記原本殘拓已歸潘君鄭盦而七姬志則并翻刻本亦不可得見矣

國初博雅中丞有二一爲卞令之乃三韓巨族收藏甚富嘗以所藏法書名畫編成書畫彙攷寫樣上板有四十巨冊洵大觀也一爲宋漫堂商邱大家然宋所藏不及卞遠矣

前塵夢影錄卷下

吳徐康子晉撰

金石存爲山陽吳山夫摺著體例謹嚴祇收篆隸向來只有鈔本惟蜀中刻入函海內是書爲李雨村編纂意在貪多不刻足本沿明末刻書者之弊收藏家在所不取嗣同邑李尙書宗昉兼大司成時命學正許珊林棧校刊金石存凡寫樣印訂同乎宋元舊籍蓋不惜重資而所託得人也書凡四冊字皆仿歐陽率更體

任渭長原刻劍俠傳板已失於劫中原本三十三人每人有贊正面繪象背葉刻贊今市中所售刻本皆展轉鈎摹神氣全失矣渭翁畫本最多顧良庵世丈藏有六大冊皆昔爲姚梅伯孝廉所繪者題詞皆梅伯所著驚心動魄

得未曾有良翁在寧紹觀察時值梅伯久故其家索價三百金出售竟如數與之余在怡園展閱二次其奇絕處真不可思議有觀止之歎

盧熊蘇州府志四十巨冊狹行細字黑口明初刻本余曾於獨學廬見之其時石琢堂先生正脩府志故挿架有此後於藝海廬又見一部乃鈔本

熙朝雅頌集四十本自國初至乾嘉時彙選宗潢及滿洲蒙古奉天諸詩家搜羅殆盡兩江督臣鐵保刻成進呈

貞蕤詩鈔日本使臣朴齊家著吳山長省蘭主講紫陽時彙入藝海珠塵

毘陵六逸中有南田詩鈔康熙季年刻後蔣生沐又於法書名畫碑帖中彙集南田詩刻甌香館集均刻入別下齋叢書又取陸梅蘩鼎詩稿顧醉經承文稿何刻名吳中兩布衣集宋桑世昌蘭亭攷元俞壽翁續攷皆已刻入鮑

氏叢書又楔帖總聞乃汲古閣刻流傳甚少及蘇米齋蘭亭攷八卷出直可壓倒一切

吾妻鏡二十四大冊劫後於坊間見過已缺一本聞後爲龐侍郎所得按吾妻日本地名鏡同鑒皆紀其國家之事編年紀月同於中國通鑑此書日本所刻在中國明萬歷時與東醫寶鑑相先後老友翁海村曾有鈔本並續修之書惜翁已作古末由借觀

雲栖法彙三十三册原板已失近許中丞乃劍吳方伯在籍與糧道如公山三人發願以原書翻刻奈梨板不易購及至書成刷印許吳二公先後均歸道山如公亦升長蘆都轉三人皆未及目賞佛家以緣字補儒家六經之缺觀於此書益信

大般若經六百卷向只有鈔本數年前邗江高僧妙空發願刻全藏於揚州泰州江寧江陰常熟杭州六處設局所開經名頗多即大般若經亦已刻過半矣惜妙師怛化聞其臨卒時神明不亂且言爲藏經未竣厥工須再入婆娑世界

宋板翻譯名經義十二册板口與卷尾皆有助刊姓氏乾嘉時刻法苑珠林亦如其例桐西主人以十二金得之甚寶愛惜燬於武穴差次

二藍集二册明初刻本余得於玉山故家藏書家僅見鈔本標曾見舊鈔本有黃蕘圃

校跋今藏錢冠瀛孝廉處

文獻通攷明正德年倣宋刻狹行小字黑口尙不失元人矩矱板口慎獨齋相傳是內府板

臞仙爲成祖所忌即位後移置南昌遂韜光潛采日求出世之學令人至廬山絕頂囊雲於甕以蠟封固每當邸中宴屬官時在後室放雲濃厚氤氳至對面不能見人以爲笑樂所著亦不少余曾藏貫經一冊乃推廣投壺譜而作雖爲游戲三昧之書而亦見心靈手敏

明初分各藩府皆有宋本書宋拓帖之賜如周府有袖珍方晉府有唐文粹肅府有閣帖余曾於藝海廬見過鈔本目錄有百餘葉自太祖至諸王著作皆詳載後來如西亭王孫之博正鄭府世子載堦之明樂律著樂書一部行世眞明天地人之學業者按明時武夫深通經術者有陳第深明詩學者有郭登何地無才正不可以忽視也

孫淵如平津館叢書及岱南閣叢書皆刻於罷官之後惟袖珍小叢書十餘

册刻於山東署

太倉家秋士有鏡癖著銅仙傳兩卷蔡鐵耕世丈雲有泉癖著泉譜曰癖談自三代至六朝爲止上下祇兩卷劉燕庭喜海著論泉絕句共二百首注多於詩三數倍刻鏤甚工字仿宋槧盛子履大士不及也

明汪文盛等復刊兩漢書祖本爲湖廣離務官校刻予於劫後游虞山見於楊濠叟案頭卷首有元人字及葉石林墨迹紙薄而軋極可愛玩聞之老輩云汪文盛尙有史記及三國志惜罕見矣

吳門陸氏住金大師場藏有南宋本文選子孫頗知收藏秘不示人嘉慶中年胡果泉方伯議刻文選假別本開雕校書者爲彭甘亭兆蓀顧千里廣圻影宋寫樣者爲許翰屏極一時之選即近時所謂胡刻文選陸氏藏本後歸

之虞山楊心如家今尙無恙 翰屏以書法擅名當時刻書之家均延其寫
樣如士禮居黃氏享帚樓秦氏平津館孫氏藝芸書舍汪氏以及張古餘吳
山尊諸君所刻影宋本秘籍皆爲翰屏手書一技足以名世洵然

唐人詩文集最多吳門繆氏僅刻李太白集一家享帚樓續刻呂衡州李翱
等集顧澗翁更覓得足本沈亞之等集七家皆用昌皮紙澆翰屏精寫不加
裝訂但用夾板平鋪以便付梓余曾訪澗翁文孫河之孝廉曾一見之今河
之久歿所居亦遭劫書樣無可訪問矣

元刻之精者不下宋本曩在申江見元馬石田集十二冊其紙潔白如玉而
又堅軼眞宋紙元印余爲作緣歸之宜稼堂郁氏

庚申四月吳城陷後越二年余至虎邱寓於普濟善堂側屋偶至山寺見一

室亂書堆積搜之頗有善本余擇取二十餘本內有最愜心者如范文正事迹祇二十餘葉字悉吳興體末有孫淵翁題跋黃蕘翁三跋淵翁云此等元大德延祐本直欲駕於宋刻尋常本之上紙堅白而極薄墨色如漆又小蓬萊閣藏碑刻手書底本一册寺中僅餘一僧目不識丁余以賤價購之顛沛流離中樂境也書之首葉皆有印記知爲一榭園中所度今則池館樓臺鞠爲茂草非佛家所云壞劫歟又於沿塘薛文清祠內得一瓢老人三鳳硯其時尙有人守祠壁間石刻大半蘇帖乃老人句刻嵌之壁老人善詩工書醫亦超出儕輩先祖少時曾見其方案悉蘇體

先君秉鐸婁東在道光初元其時翠華軒陸氏收藏未盡散失陸香來茂才以其曾祖時化家刻所見書畫錄爲贄此書嚴於鑒別體例較江邨消夏錄

更精香來染時症幾殆得先君治之而愈其尊人送扇面冊計四十葉有唐文沈仇董五家山水及王孟津張二水書無不精妙香來云皆其先祖刻書以後所得故未著錄 扇冊中又有宗室瑤華道人書畫兩葉畫爲墨蘭極其韻致書則近作五律一首中有越茗心脾暢洋煙鼻觀清之句鼻煙見於題咏僅此按鼻煙來自大呂宋國用煙葉礮治愈細愈陳則更佳矣不但解瘴蕨兼可明目近人趙撫叔之謙箸書一卷專論鼻煙曰勇盧閒詰語極精核

宋板魚元機集只二十餘葉大字歐體乃宋體之最精者黃蕘翁得之裝潢爲胡蝶式後爲一達官某所賞倩許翰屏影撫上板又託改七齋補繪元機小象於卷首撫本鏤工不下原刻時爲嘉慶中葉惜其時祇印一次流傳甚

少達官歸田後板亦攜去余僅收得一冊聞壺園汪氏亦購藏一本此外不

多見也

標按此書爲松江沈十峯慈古倪園所刻余有印本二種一初印一後印初印本名三婦人集乃同刻明本薛濤詩

宋鈔楊太后宮詞也後印本又附綠窗遺稿兩種皆沈氏刻堯圃所藏魚集曾屬改七薌余秋室諸君繪元機詩圖一册一軸余皆見之册藏黃氏後人幅則爲同年李木齋盛澤所得據余所見知與叟略異也

松江沈綺堂所刻宋本梅花喜神譜頗爲博雅君子所賞鑑沈氏家本素封有池亭園林之勝改七薌嘗居停其處譜中梅花皆其一手所臨印本今尙有之鮑淥飲刻知不足齋叢書亦附刊焉

先叔父鴻寶公嘗攜弟子張陸兩生同至平橋書肆小憇書賈出河東君詩四本卷帙甚薄丹黃殆徧係河東君手錄底本中有與松圓老人倡和及主人紅豆詩甚多索價四金訂以少頃攜值往取詎叔父歸舍旋赴會文之約

二鼓始返翌日遣弟子持資去取書買復云昨日令師去後即有人來如數付價取去人海茫茫無從蹤跡叔父爲之悵然者累日

昔在申江書肆得黃文獻公集二十二卷狹行細字筆筆趙體每卷後有門人宋濂方孝孺校即錢竹汀宮詹所見之本也又得程篁墩全集與新安文獻志體例皆同元刻

金石存吳山夫 摺著山陽李尙書 宗昉出資囑許珊翁董刻字仿宋槧紙用扇料香墨精印不可多覩許自刻笠澤叢書亦極佳其他如折獄龜鑑疑獄集皆巾箱本刻工亦精

桂未谷曾爲杏壇掃壇夫籍拔萃後衍聖公以執照還之獨去斯役故有淨門復民瀆井復民二印著作甚富均由友人付梓如晚學齋詩文集爲曲阜

令王大槐刻札樸八卷爲李柯溪大令刻繆篆分均正續三冊爲同人醱金
刻板向藏王葑汀太僕家續三十五舉再續三續皆蘇齋手書刻於山左試
院說文義證五十卷初爲河督楊以增刻罷官後以書板攜歸今所見者湖
北書局復刻本標案義證初刻本爲靈石楊氏所鐫許印林汪孟慈
合校後汪與許爭刪改事汪半途去許一人任校刻
之事滂喜齋叢書刻印林說文校語卽攻駁孟慈也余有孟慈
慈手札與陳碩甫及季方赤書頗紙印林實則皆有所見隸篇一
書亦發端於未谷其高足翟文泉進士雲升刻成今版在翟家

初白翁於康熙癸巳引疾歸里將出都時買得于文定公穀城集心慕其人
七月初九夜宿舊縣乃公故里也夢公投刺見訪自敍出處本末甚悉覺而
異之敬紀一律亦存集中

明顧德育手書畫繼一帙得於申江亦藝芸舊藏宋元時故楮界烏絲闌筆

筆率更法廿三葉印章十餘方用胡蝶裝宋瓷青紙面

余在玉峯得鴻慶居士大全集爲澹生堂鈔藏計十帙每本面葉有祁氏藏書銘棉料紙藍格五色綫釘刀口不齊據湖州書友云明代人裝釘書籍不解用大刀逐本裝釘以此集相證始信 又得蒲室蒲庵集明人鈔本張忠愍煌言雪窖冰天集寶山李齋牛郡博手鈔

元代不但士大夫競學趙書如鮮于困學康里子山即方外如伯雨輩亦刻意力追且各存自己面目其時如官本刻經史私家刊詩文集亦皆摹吳興體至明初吳中四傑高楊張徐尙沿其法即刻板所見如茅山志周府袖珍方皆狹行細字宛然元刻字形仍作趙體沿至匏庵家藏集東里文集仍不失元人遺意至正德時慎獨齋本文獻通攷細字本遠勝元人舊刻大字巨

冊僅壯觀耳迨至萬歷季年風行書帕體書不求足本但取其名如陳文莊
茅鹿門鍾人傑輩動用細評句分字改如評字文然刻書至此全失古人真
面顧千里擬之同於秦火未爲苛論也

國初王考功士祿爲漁洋山人之兄曾選列朝閨秀詩曰燃脂集自元明以
至本朝約有百卷余曾見鈔本六冊後讀明詩綜小序云燃脂集當時付刊

標家藏此書原稿本自一至十一冊賦全詩僅闕五七絕前有
宮閨氏籍考兩冊蠅頭細書皆考功手迹塗改無一葉無之又
見三冊係詞集不知何所歸此書似無
刻本昭代叢書中僅刻燃脂集例一卷

王伯穀集余曾得尺牘兩卷談虎一卷詩文五冊尺牘中有與馬湘蘭守眞
往還書其詩即湘蘭作序爲之付梓至談虎則紀事體因家中舊有說虎軒
遂以名其書朱竹垞選明詩綜時尙見湘蘭刻本詩按陳容齋家亦藏伯穀

手書詩鈔二本以楠木製匣藏之爲曾鼎山房法書眞品惜今已易主矣

標藏

曾鼎山房書畫錄手稿四大册大
致似江村銷夏錄頗多劇迹也

汲古閣在虞山郭外十餘里藏書刊書皆於是今析隸昭邑界剗工陶洪湖孰方山溧水人居多開工於萬歷中葉至啟禎時畱都沿江瓢瓢毛氏廣招刻工以十三經十七史爲主其時銀串每兩不及七百文三分銀刻一百字所刻經史子集道經釋典品類甚繁當其時盜賊蠶起毛氏賴工多保家至國朝初年家亦因此中落有子三曰辰曰褻曰表辰字斧季最著名卽鈔本亦精校影寫風流文采照映一時下至童奴青衣亦能鈔錄所藏書多秘籍後歸之季滄葦三十年前在紫珊齋中見汲古閣圖山水挂屏煙嵐幽秀峰斷雲連頗有名人筆意惜忘爲何人所繪矣

余曾著虛字淺說一卷又古人別號錄兩冊自周秦至本朝由三字至多字不等猶記別號最長者有二一爲歸元恭 莊別號曰歸藏歸妹元公恒軒祚明歸乎來園公懸弓夢朋頭陀鑿鑿鉅山人一爲傅青主 山別號青竹公之他西北之又西北老人助我者沈均初爲多自經兵燹家中書籍蕩然此兩種亦同遭劫矣

程易疇 瑤田乾嘉時通儒生有異稟年四十餘在都中應禮部試瘍生於首在面部幾殆遇一瘍醫道甚精且兼通太素脈切脈後云不但瘍證無虞且享大年得重名後就教諭得嘉定司鐸著作等身已刻者曰通藝錄詳攷百穀有辨穀老民小印八十餘始歸皖又客游南北至九十餘而卒瘍醫亦神矣哉聞其中年以後於書室中設一方牀如椅禪家所云臥時脇不著席終

年伏案矻矻不倦或有倦時則閉目坐於方牀片刻即健余按宋人紀事謂朱子讀書註書不倦有多目怪相助可以通夜無倦程之異稟無乃類是此貝簡翁聞之鮑淥飲者淥翁亦酷嗜篇籍過目不忘夜間偶有所得即起書之或校勘秘籍夜凡三四起不厭壽亦至八十餘

反左書梁大同中東宮學士孔敬通所創始自述云余見而達之於是座上酬答諸君無有識者遂呼爲衆中清閒法今學者稍多解者益寡矣敬通又能一筆草書一行一斷婉約流利特出天性頃來莫有繼者皆見法書錄及欽定書畫譜白門翁叔文鹺尹曾貽余梁吳平侯蕭公祐道額大字反左書初不知所謂及讀書畫譜此額或即孔學士所書耶

翹軒寶帚南唐吉王從謙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十金勁利甲當時按南唐

後主極講究書法故有金錯刀撮襟書撥鐙法錢鈎鎖諸體見書畫譜

跽阿詩成跽阿書不封將去寄仙都仙翁拍手應相笑得似秦朝次仲無唐末李建勳送八分書與友人詩此種書法今不傳或即冬心翁之漆書耶

於申江見宋名人手跡千金冊皆劫前在韓氏寶鐵齋見過以繆文字寓意編證之皆合冊首爲宋徽宗楷書所謂瘦金三折筆也中有小米行書一幅精采照映几席范文正尺牘一幅硬黃箋粉印落花流水所書是雪浪箋良可寶貴惜李西臺三幅已拆去一幅矣

四明郡城樓榜望海郡人初求梁山舟學士書嫌氣局弱小殊不壯觀適丹徒王夢樓太守

文治游鄞都人士亟求書之懸榜之日於樓設讌器皿純銀

飲罷即徹以持贈可稱豪舉郭頻迦論書有不見堂堂望海樓之句即指此

事

白玉蟾墨迹紙本手卷國初馮文安銓藏有自跋四段卷中多道家言又宋高宗杜詩真迹堂上不合生楓樹一篇字大寸許藏經牋墨色如漆以上兩種均在申江見之時壬戌之秋四郊多壘無心購藏作雲煙過眼觀耳

蔣湘帆衡金壇人書十三經李松雲堯棟書十四經蔣書裝潢於邗上高制

府晉經進得旨以冊頒入國學刻石陷壁賜蔣以國子監學正銜士林榮之
李後官至滇撫

萊陽姜如農塚崇禎辛未進士壬午擢禮科以言事觸首輔怒謫戍宣城自稱宣州老兵又自號敬亭山人滄桑之後吳子與購得宣州老兵牙印即姜氏故物也方其戍宣城時彙名流歌咏贈行諸作合刻一本約百有餘葉名

荷戈集其長嗣實節當鼎革後不居藝圃在虎阜築室起樓名諫草後有鶴
澗澗水常流飼鶴種花不入城市善畫山水絕似雲林子兼工詩有鶴澗詩

一卷集與詩二種世不多見余先後購有二書因綴錄

標曾爲福山王廉
生前輩懿榮題宣

城荷戈圖摹本青帕首
坐石上一戈橫石間

繡象書籍以宋槧列女傳爲最精顧抱冲得而翻刻上截圖象下截爲傳仿
佛武梁造象人物車馬極古拙相傳爲顧虎頭繪元槧則未之見明代最爲
工細曾見人鏡陽秋及鄭世子載堦樂書隋煬豔史元人百種曲首裘水滸
傳首本隋唐演義首裘皆有繪畫

國朝則萬壽盛典南巡盛典首裘圖象係上官竹莊山水皆石谷子畫即圖
書集成中有圖數十册悉名手所繪鐫工絕等自兵劫以來此種珍本均不

得見矣

石濤山水名聞畫林以顧氏所藏長卷爲壯觀卷有三丈餘長高二尺餘吳荷屋中丞擊節歎賞且云是同鄉里以他書畫易去惜幅式過大不便展玩眞州尤貢父蔭一字水邨嘗得宋周種石鈔後入慎邸未幾歸於天府水邨每憶此鈔即寫一圖媵以花卉題句貽友石鈔乃天生石白剝剔成鈔上有銅攀銅荷葉蓋

竹爐圖明初王孟端畫贈聽松庵僧爐在明時已焜僅存畫卷自明初至本朝題者不少康熙乾隆兩朝六飛南幸山僧持以乞題親灑宸翰賜之永爲鎮山至寶當時扈從宗潢貴胃及文學侍從之臣皆有題咏山僧曾彙集刻成一書名竹爐題咏皇六子奉純廟命手摹此卷并錄一詩題句乾隆某年

山僧報寺遭火災卷亦遺失中丞某遂據以入告旋奉命取皇六子摹本付寺僧永守今越百餘年又遭兵燹未知此圖猶存否

黃鶴山樵立軸紙本思翁兩題一在書堂一在邊思翁屬臨撫之稱之曰優鉢曇花傾倒之至矣向在吳門繆文子家後爲毛一亭孝廉慶臻所購晚年歸之春暉堂劫後爲陸誠齋所得余念宋元筆墨畱於世間者日少曾假來靜觀懸之於神明鏡一日晤對之際真如觀優鉢曇花也

王石谷爲張超然名遠畫旌節圖九年始成張爲閩中名士僑居虞山工詩有集

石谷又有吳門繡谷圖滄浪亭圖曾藏藝海廬還山圖手卷在澄江陳以和家卷中題咏有一二百家誠鉅觀也余家舊藏周忠介公遇仙記今亦在陳

以和處

嘉慶初年蒲快亭先生任吳郡教授公爲淮陰名士品端學粹著作等身
先祖爲刻南園吏隱詩存一編其及門弟子最盛先君年甫二十有奇亦從
之游見壁間懸李香君小影神采如生屢瞻顧焉公疑有欲得之意卽命以
李象輟贈先君未敢冒昧攜歸越兩年公捐館於任而無嗣其壻茅孝廉贅
居學署深知其事卷此畫軸以付先君辭曰心喪方切且師之嗣君未立門
弟子豈可將遺物分取亟以原物璧返此象未知歸於何人後數年竟有人
攜侯公子小象求售者深悔二象不能合璧以成佳話故侯象亦未購標按

象爲舅氏華筵秋先生所得贈
馮卓儒觀察今不知尙在否

五同會畫卷見於韓履丈處畫李賢吳寬王鏊吳從陳璠明史皆有傳

吳江汪宜秋女士題郭頻迦水邨圖云深閨未識詩人宅昨夜分明夢水邨
卻與圖中渾不似萬梅花擁一柴門頻迦因之更請叔美畫萬梅花擁一柴
門圖名家題辭甚衆同時閨秀著名者吳門有金纖纖王梅卿曹墨琴梨里
有吳珊珊常熟有席佩蘭歸佩珊上海有趙韞玉淞江有方芳佩孫令儀毗
陵有錢澆青皆卓卓可傳者相傳乾嘉之間文昌星掃牛女度故閨秀詩詞
極一時之選

唐末貫休和尚精於畫理余嘗見紙本十六應真像立軸墨筆所繪法相光
怪其衣褶如作書懸鍼垂露力透紙背裝潢用景泰法琅軸頭此軸向藏紫
翁處劫後歸於沈均初

先二叔父得先大夫醫學真傳室中懸紙本墨筆呂祖像一軸約八尺高道

貌清嚴長髯連鬢精神充足得未曾有衣褶亦粗壯朱津里翁昂之山水名家見之拜倒云此軸雖無款然的係宋元法派惜焜於庚申之劫

王孤雲大明宮圖卷墨筆界畫毫分縷析左右高下方員平直曲盡其妙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黃左田尙書 鉞得之琉璃廠宋紙所繪首尾完好惟元明人題跋盡遭割截或飛鳧狡獪臨摹別本以真跋欺人耶黃公以重直購歸自跋文有五六段庚申劫後皖南北蹂躪尤甚而此卷無恙展轉歸弇山某氏按王孤雲本名振鵬字朋梅永嘉人官至漕運千戶元仁宗眷愛之賜道號孤雲處士圖繪寶鑑道園學古錄紫姚軒雜綴皆著錄

中興瑞應圖卷六段南宋蕭照畫每段有隸書贊隔之初爲吳子與所得後歸沙于春畫士子春歿後畫又易主矣

汪秀峰先生於雍乾時富而好禮所交皆知名士凡金石書畫無不好而篤嗜者爲古今印彙集漢印曰漢銅印叢古銅印叢皆巾箱本同時諸名家所刻者曰飛鴻堂印譜五集二十巨冊又彙古今印曰集古印存字六巨冊下綴刻人姓名嘗以羅文牋精印又有秋室印萃六冊曰退齋印類四冊皆同時友朋制作其最小者曰錦囊印林小僅寸餘云嘗得宋錦被面因製爲囊盛之前序後跋下如印存之例注印質爲人參珍珠珊瑚瑪瑙水晶白玉各名色於劫前購得兩部皆四卷其一歸之朱小漚太常鈞一爲凌翁華常易去而皆無錦囊此先友黃心翁云舊有印譜十一種并續周櫟園印人傳朱太常爲海寧名士碧山先生之子家有初拓塲塔銘整幅四折爲冊前有松壺子畫賞碑圖一時題咏者皆乾嘉名流庚申大劫吳城破太常殉節於

井一輿卒糾同人舉出之腰間懸一漢玉印有司馬孚三字白文輿卒知沈均初孝廉爲太常之門生因至鶴沙歸之後嗣子郭甫至滬多方移其柩至在滬設奠均初以玉印歸於郭甫亦文房中之佳話也

許珊翁 槌權篆糧儲老友姚紫垣少尉贈以松談閣印史兩冊前後有蒙叟梅邨諸老題詩跋語皆墨蹟並賸以一漢鏡文曰許氏作竟大吉羊左龍右虎云云遍體青綠硃班文亦精湛真兩京制作珊翁得之狂喜紫垣爲柳橋翁子世愛金石文字吳氏所得承安宮鼎即其家舊藏物

劉燕庭翁 喜海金石苑六大冊又有小本金石苑皆是官私印譜中有陳友諒據湖廣江西時所鑄印

潘志萬曰江西藩庫中藏有一印曰統軍元帥府印外圓內方云是陳友諒印得於鄱陽湖中

浙西自丁蔣奚黃陳諸人以鐵筆擅名自成浙派皆得漢印精髓用切玉法

頗露鋒穎至曼翁又參以鐘鼎碑板然發泄殆盡矣後此則趙翁次閑之琛以三世家傳又得陳秋堂翁指授次閑妙在不盡守師法所以入化繼之者閭然矣次閑翁嘗云其法謹守繩墨而石印邊款空前絕後余嘗得魏稼孫手拓邊款印譜其用刀鋒卓立而以石宛轉就之所謂正鋒也分行布白不須落墨自然精整如小唐碑

曼公任溧陽時以官帑緩解爲胡果泉方伯檄取上省文極嚴厲合署皇皇謁見時方伯略問數言即款入書齋云有友人惠我五色青田石印係巨材而完善的是明時出土必得名手如君者方不辱此舊物曼公云束裝匆遽未攜刻刀徵諸幕中雖有而嫌刃薄材小乃假諸木工已而奏刀砉然頃刻即成方伯太喜慰籍云欠解款已與幕友商略撥他款填解矣

篋中舊藏汪尹子關彙集漢印一冊皆私印之精者尹子歛產家素饒以好古好客中落精於篆刻挾其技奔走南北自名卿以至山人墨客多其製印因得漢印名沙關喜與己名同乃改沙爲汪以自詫於人在林鶴田皋之前與穆倩齊名此印後在嘉興黃錫蕃處黃酷喜古印有續古印式一卷今亦不多觀

伊墨卿太守秉綬善分隸而精於鐵筆其所用印皆手製與桂未谷大令馥同不肯爲人刻印桂初爲國子監學正有文學祭酒一印後登甲科選滇令遂以此印轉贈王鐵甫學博芭孫未翁性情高簡非獨不肯爲人刻印亦輕易不肯應人求書嘗自撰楹聯云願與不解周旋人飲酒難爲未識姓名者作書囑吳穀人祭酒書之懸於齋中以示取瑟之意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董小池洵刻壽石軒印譜首有翁覃溪序所撫皆三希堂法帖名人印至元代而止後附明人諸印形模畢肖覃溪云近人賞鑒古書畫有懷疑處每視印章以定是否今鈎摹名印不爽毫髮何從辨真贋耶

道光時印紐以徐漢馬文爲最馬文之祖與沈南蘋爲友凡螭虎蛟龍走獸各形皆南蘋畫樣徐漢奏刀徐本木工之雕花者後竟以製紐擅名一時余在申江得一象牙胡盧印印紐枝葉絲蔓牽引小胡盧制作極精下刻雙紅豆館欸爲子瀟

余曾得青田凍石小印石僅五分扁方長不過三分面雕平鍤夔龍闊邊鐫朱文九章二字知爲耿庵先生故物又得艾葉綠青田小印長八分石極明澈中含綠艾絨下刻竹徑二字陽文何派刻極深知爲葉文莊故物以上二

石皆青田中絕品也

龔定庵禮曹自珍以重價得漢玉印文曰婕妤妾趙鶴頭篆白文無紐平頂
頂刻雲鳧陽文平地玉色紅白又得唐天寶銅造象面陽文佛像背如碑式
小楷陰文即張芑堂金石契中壓卷者後玉印歸之粵東潘都轉德輿今藏
海山仙館銅造象爲梁太守恭辰所得劉方伯喜海亟賞之太守即持以獻
旋奉調署台州府隱以報之爲吳中丞文鎔所劾列入彈章嗜好足以累人

即金石玩好亦被吏議不可慎歟

標見趙印在金石屑模本縋从系旁
仔从人旁趙字則从女旁文極工肖

字首作然龔定庵所云寓飛燕也余於戊子在粵
尙見潘氏藏印檀匣四面刻字幾滿印不知何屬矣

橫涇錢映江綺生有夙慧亦且神悟過人嘗造渾天儀世稱其智又著有鈍
研卮言其家舊藏大小二玉印兩面刻字大者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白文

曰迫生不若死 朱文此指盧忠肅象昇及楊武陵嗣昌高監軍起潛諸人小者曰大夫無境外之交 自文孝者揆忠而成 朱文此指袁襄愍守遼陽事同 邑幕客許德士刻時在戊寅秋冬

麀經世家趙夢白刻贈左忠毅 光斗後爲左青士購得因刻左氏雙忠集一爲忠貞懋第皆從四庫本翻刻

劫前有周櫟園詩箋册印章纍纍中有大印文曰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用趙州和尚語已奇或曾任青州道而刻此耶又見金堡尺牘下鈐一印曰軍漢出家蓋已易代後在丹霞與人書耶又武虛谷明府億博雅嗜古著有授堂金石跋及偃師金石記嘗見跋古帖鈐一印文曰打番兒漢打作杙爲偃師令時曾笞杖京營步軍統領番役上官懼觸和致齋相國怒遂嚴

劾之武雖以此罷官而直聲徧內外矣余按吾子行三十五舉及續舉皆謂古印祇有姓名與字唐宋稍著齋室名元時尙無闌入成語至明代則某科進士某官職無不屢入衡山有惟庚寅吾以降印以生年值寅文二水嘉印曰肇錫余以嘉名文三橋郡博彭印曰竊比於我老彭均按切名字運用成語然非漢印正軌也有謂文氏昆仲名皆石田翁所取起筆士字祝之作士大夫云

藝海樓藏有象牙大印二方均約一寸七八分方一則上刻法輪紐闊邊朱文曰厚載崇教之寶此印先藏嘉禾金鄂巖比部家趙味辛司馬懷玉有詩

并小序攷定爲明宣德御賜胡皇后之章一則刻雍熙世人亦朱文四周狹

邊湘舟云此乃明世宗璽湘舟最博雅其說必當有據

標藏有牙印製作與厚載之寶同陽

文曰堅修梵行印背刻宣德口年賜刺麻捨刺與竹汀日記中云所見牙印刻清淨吉祥形製皆同

田黃本福建壽山石出諸田坑者名田黃自國初耿藩駐閩始搜括山林爰有將軍洞芙蓉巖之石石具五色曝書亭集中有壽山石屏歌毛西河徵君集中有後觀石錄專論印色印紐以尙均制作爲第一楊玉璇次之皆國初名手也余在申江得一紅壽山石橢圓印合長三寸高二寸上下相等兩面陽文六龍皆五爪中刻三鳳形陰文側首空處署款尙均二字八分書

張希黃耳消息小笥一事留青陽文漁父攜一釣竿釣絲之末小魚一尾作撥刺形極生動腰間繫一捕魚笊有句曰風約約雨霏霏無數蜻蜓立釣絲下署希黃子兩小印通體去地陽文此法今失其傳按錢竹汀宮詹記周山人傳所記即芷巖刻竹云吾邑自朱松隣父子以畫法刻竹厥後有沈兼

吳之璠周乃始諸人山人以八十九歲卒族子笠字牧山兼能畫藝海虞有竹人傳一冊所記濮仲謙張希黃諸家極詳

沙神芝嘉禾名手精篆隸能於筆筒內刻書畫余曾藏紫檀香筒一事內刻陶靖節小象一古松偃臥頗得勢題曰撫孤松而盤桓其款刻於筒底青赤金填光澤可鑒僅高三寸餘徑八分餘真絕技也

道光中葉有徐某居城北用馬腦厚刀押胡盧陽文嘗見所製有三小兒鬪蟋蟀圖冊子凡蟲及牽草小兒注視狀一垂髻一作小髻一雙髻面目各異而陽文突起極句勒不見一毫斧鑿痕如天生成花文者其蓋即用本身之頂或海棠或葵花瓣刀削之稍仄捺上提攜不墜聞其性情孤僻終身不娶嗜酒不與人共飲偶製一枚成攜出即爲人購去大率一金一枚得直即沽

酒獨酌須酒盡再製室無長物囊無餘資絕不干人品亦高矣惟胡盧須北

產方佳每北客來多購備用生平不肯收徒故無門弟子得其傳惜哉

標舊藏有

胡盧大碗四乃聖祖時造辦處所製碗底有陽文康熙御賞四楷書精絕如寫前年已分贈諸好古者一在吳憲齋世丈處尤精

同時有方絜歛籍善刻人小象或臂閣或筆筒以其伎遨遊吳越間嘗見其爲釋六舟達受作廬山行腳圖象於竹臂閣須麋畢見六舟云方曾爲阮文達公作八十象更佳後歿於禾中其時適脩嘉興志因采入流寓藝術門

吳門椎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迨道光初年浙禾馬傳巖能之六舟得其傳授曾在玉佛龕爲阮文達公作百歲圖先以六尺匹巨幅外廓草書一大壽字再取金石百種椎拓或一角或上或下皆以不見全體著紙須時乾時溼易至五六次始得歲事裝池旣成攜至邗江文達公極賞之酬以百金更令

人鑄一石印曰金石僧贈之陽湖李錦鴻亦善是技乃得之六舟者曾爲吳子苾劉燕庭吳荷屋吳平齋諸老輩所賞識

透光鏡見於藝海廬有三器天氣清明以鏡面向牆背文菱花及各細花紋歷歷映於牆上顧湘舟云此藥法也先鑄菱花形與細花紋更以銅鑲成圓形用藥塗面一映日光則全體畢現非真能透光也其說備載於明何孟春餘冬序錄中此書分十二支爲十二卷加閏一卷因檢書證之良信然此法失傳已久好古家或蓄之不獨顧氏其時價每器不過八千文明郎仁寶瑛續七修類彙卷七內亦有透光鏡一說

大理石本唐之南詔洞中所產有五色紋或具山水人物草木鳥獸等形皆銅鉛之氣蘊之也其地在西南偏僻人物少而山川靈秀乃鍾於石其佳者

質色如玉細膩無疵道光年間阮文達公督滇黔伊莘農里布爲雲撫采石最多阮公歸田後築石畫書廡以度之

標按文達著
有石畫記

最巨者爲五尺屏綠蘿

藤蔓滿幅洵巨材也間有僕輩竊出者曹秋舫丈懸重直購之聞有四石約尺有咫分具四時山水之景秋丈題句於其上倩王石香師雲精刻今存閩中王氏

吳子與於劫中得彌勒佛象一尊木身高僅寸餘坐像非檀非柏非黃楊雖老於木工者亦不識爲元末名手某所雕造贈倪高士者高士有文記之予惜忘記書名矣像底有款佛坐於蓮花座花瓣長短不齊亦不知爲何木最下層爲碧玉三層皆用繩繫定未敢拆卸細閱也又項子京墨檀同心和合檀身純黑夜視有金絲隱約木工云此種細木久不至中原盒橢圓底蓋高

低相等兩面陽文刻百荔紋包以錦袱皆陽文荔之花紋各不同百荔取百利之意項子京嘗眷一伎飭工精造此盒并製銘文曰玉比德蘭齊契綰同心永勿替下款子京父項元汴墨林子京佛象與合今藏沈氏耦園

陳柏君云元明人多用水印泥此法失傳曾用蜜以意爲之終不如法然內而部院外而督撫印泥皆用紫粉亦以水調非油硃也余按格古要論云用蜜調硃最善紙素雖久色愈鮮明今內府用寶以蜜兩說合參信乎蜜調水調皆可若製以油硃則不適用於近人罕知

吳子苾先生所得紫泥封最多不下數十百種余昔在藝海廬及吳冠英翁

儻兩處見過拓本

標按近來此物出土不少
余藏有七枚文皆極細

吳白華云年希堯爲九江監督時燒窯多做尊罍古式其色青名雨過天青

壬申癸酉間在九江唐權使英幕唐所造窯色亦精著有陶說一卷所載法頗備按希堯爲堯堯之弟朱笠亭大令琰亦著陶說二冊鮑淥飲刊仿袖珍式

咸豐五年春怡公良與花公沙納隨帶司員差至江南辦理中西換約事件怡公會任粵撫道出毗陵時屏去騶從往訪某觀察舊居某曾爲粵海關道怡頗與之契合時觀察已故僅見其文孫因在書齋小坐見壓簾一銅器長方形上有銅索纒纒遂命解下細玩上有外國字三四行怡公稍解夷字轉詢其孫此器何名答曰不知以其無用始以代簾押耳怡公懷之去酬以百金爲讀書膏火之資後吳次藩與怡爲舊賓東曾面詢此器何名究有何用怡公云銅紐皆螺旋轉可開中藏小銀圓瓶一枚四面皆有外國字瓶頂螺

旋幾重瓶中滿裝西洋鼻煙帶微綠色味酸入腦此煙母也如有佳煙乾燥無味者用紙條撚如燈心稍滲水染煙母少許挿入乾煙瓶內十日味即回潤矣道光廿四年後海禁大開西洋輪舶入口有此煙母異品然器不多覯價亦珍貴公自言撫粵時與此共見過兩次云次薌轉以告余如此可爲談柄一則

秦學士承業爲中丞公承恩介弟官侍講值上書房一日召對於某暖閣奏對詳明仁廟天顏和霽授以馬腦煙壺壺係巧色名手瑯刻一面蘭亭山水景一面刻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皆陽文跪承諦眎贊瑯工之精美上曰試對此學士即以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對上極賞其敏捷即以煙壺賜之蓋鼻煙自由本朝始興暗寓頌揚之意不逾晷刻尤人所難歸田後

越數十年至同治初恩加贈閣學補諡文恪蓋追念甘盤舊學不遺在遠如此

余嘗見藏經匣匣以漆皮爲之無縫不可開相傳古羅漢寫藏經鋼其中長三寸許闊二寸許厚不盈寸正面畫佛像一尊背及四旁俱有梵書西城喇嘛僧僅識其半云此大西天字也彼中奉爲法寶流入中國者七部四部藏匣內三部藏佛腹中好事者敢昧壞其一今在人間者六部此其一也佩之水火盜賊不能傷罔兩離末不能害匣爲李州李牟山庶常家藏見敬業堂詩注初白有歌

古刺水出古刺國永樂六年進中國紫銅廓上刻分兩至乾隆時稱之分兩不少有達官曾啟之廓內有薄金帖之揭去帖金則見水色黑如漆而香滿

一室取少許和酒可飲染衣可經月香不退隨園老人家曾藏有此水說見詩話七卷第十九葉又自撰詩集中有歌末句云心腹腎腸一齊古今雖有互市而此種方物無之殆即外國香水耶顧何以越百數十年分兩不減也或謂分兩不減者由於帖金金能生水理固可信

金絲熏香煙名也見姚旅露書姚爲明末人煙草避山嵐瘴氣海濱人常吸之崇禎朝禁設煙草老友何竹香司馬士祁最博雅藏善本書浙紹籍而發解於中州者嘗示余粗竹煙管一枝銅觜銅斗甚巨一斗可容淡巴菰一兩有餘上刻直款曰崇禎四年春□□堂置想其時須坐而吸之以防頭暈云後見黃唐堂之雋集雜記典試粵東時在途曾吸淡巴菰云云可見乾隆初年吸煙者尙少

朱郎齋文藻碧溪草堂稟中有妝域長歌自序云是明神宗宮人兒戲之具於知不足齋見有人求售是雕漆所製上刻神宗年號今來沛上黃小松署齋出示所藏乃琢象牙爲之其體圓徑二寸五分面平而底稍隆起正中有臍六稜凸起臍中卓一錐長三分寸之一粗如燈心而不銳可使几上旋轉者即此錐也六稜周刻小楷字自右而左順讀曰甲寅年七月二十四日造李德仁蓋萬歷四十二年也六稜之外雲氣繚繞仙山樓閣琪花瑤草下有二鹿文顯而不深其正面則樓館山樹人物皆鏤空飛動窳處大小二艇舟子相待老翁翩然攜琴童子繼至主人謂宜作詩紀之中有句云無如大事荒於嬉玩弄江山任偃蹇傳一二世乾坤傾欲立錐無尺土踐正如此器旋轉休圓軫都付浮雲變又樊榭老人手藁亦有妝域聯近人嘉禾沈孟廬所

著孟廬札記亦有記妝域一條

宋晁无咎書鐙銘武子聚螢孫生映雪雪亦易消螢亦易滅惟此銀釭不疲其光黃簾綠幙永夕煌煌經史在右子集在左如或不勤負此鐙火

用物因時制宜亦推陳出新椰瓢產於粵東好事者製爲鼻煙盆銘文頗有

可取者如一瓣香清鼻觀芝蘭味足品玩又聞根不斷香若連瑣仙之人兮

可稱鼻祖又能以鼻飲可代喉舌又可祝噎同眉壽通聞根期不朽鳩形又飲

以鼻飡雲煙清虛境樂長年片雲式莫彈鋏歎無魚味外味通清虛魚形以上諸

銘並皆佳妙特彙錄之

余游幕新陽時見骨董家有寄售鐵箏一枝上鐫文云梅花弄鐵龍精鳳琶和入杳冥仙乎仙乎聲泠泠旁刻鐵箏道人自銘銘辭甚古惜不知爲何人

所製故未購存

甘枸杞產平番縣縣在甘肅極邊往往生於番子界內土人乘夜往竊頗不易得余曾見之大如鈕扣色鮮紅可愛

於潛久無朮今仙居縣所產天生朮大者僅如龍眼堅硬紅蔓屈曲切開有朱點不必煎已清芬滿座咸豐庚申台州土人攜之申江價銀每斤三兩六錢吾吳穹窿山天生者亦佳茅山亦有天生朮其最高處曰石門亦不能常獲先君司鐸金壇時有同年虞雲翁曾以茅山真朮見遺并示以驗之之法以紙粘窗牖嚴密隔銅板爇之煙直二三尺者方真云

曾在唐蕉庵大令翰題案頭見黑米一瓶云從江南提軍李公朝賦處乞得李在楚軍時楚人因山麓傾倒扣之爲石窖中儲米數十石色全黑其堅如

石驗是秬米以不透風日不霑雨雪故色變而質不腐且扣得石碑有東吳陸口將魯肅字傳爲魯肅所窖其地在荊州當時邸閣儲胥爲軍中要事亦有備無患意也按黑米可治膈證齊子冶所撰見聞隨筆中曾著錄法以九蒸九曬開水送下即愈余因乞得少許以備藥籠中物又同時所扣更有箭鏃上鐫肅字篆書陰識米爲魯藏則與箭鏃適相合矣余亦乞得一片今并藏之篋衍

孫淵如五松園文集中有阿井說一篇云濟水重於他水而阿井爲濟水伏流更重於濟水用黑驢皮煎膠以之入貢九州各有井今祇存青兗一井東阿縣主鑰膠良惡不同厲樊榭詩云家家門外賣阿膠其鬻者之多可想佳者必得選材精良煎至七晝夜始鎔化無滓其色渾而黃者爲小米子汁取

膏色透明者爲陳酒收膏色帶微綠者爲菊葉汁收膏去瘀生新爲女科中聖藥真無上妙品余少時游雲間晤龔素山其妹爲陳雲伯大令文述夫人中年後奉道辟穀曾服阿膠數年精神轉健面色較以前尤勝 按程魚門沈初梁夢華有阿膠聯句詩

申江鬻蜜餞鋪牌名波羅蜜莫知其出處後閱明史職官志光祿寺甜食房宦者掌之崑治饋果以供佛前名波羅蜜方悟鋪家牌名即用此典雅馴可愛

一兩黃金值五千囊空欲致坐無緣朝來忽荷盈斤贈補貼貧官俸兩年康熙壬辰年參價如是見敬業堂詩註

麥之爲蛾乃自無知爲有知邱蚓爲百合乃自有知化無知方其欲化時屈

曲土中蟠結如毬已具百合之狀語載宋鄭景雲蒙齋筆談又按明繆仲流本草經疏亦云陽羨山中白頸邱蚓至深秋則蟠結爲百合他處則否余及門許生陽羨籍其先壟在張渚以修墳住丙舍時已十一月見土人掘地得百合二斤遂購以貽余小如胡桃形則平匾瓣如黃豆色則全白其臍則邱蚓泥也余時得不寐疾以之煮粥味殊不苦疾亦頓愈聞潘辛芝客游中州亦購彼處百合帶歸其形小如盃蓋色亦微黃殊不飾觀而味頗可口亦能已痰嗽證其兄麀生曾以告余故附錄之

昔年與邛州牧神木王子芾尙錦談及在蜀時曾辦漢南金桂貢以備皇上薰單夾衣之用封以黃綾袋上印朱字漢南金桂花乾如通草不似江廣所產又曾進藏解達賴刺麻俸銀刺麻賞以白氎細巾一分泥藏佛兩尊藏香

普洱茶等物藏中銅佛最多凡窗櫺間徧處皆是取攜所不吝哈達亦作哈答皆達賴手結之而口誦經咒蜀中最貴重云可值五十金刺麻年例爲貢品云大西天僧圓寂後皆火化釋教謂之涅槃事畢取灰和泥用銅範印成繫之可解兵火瘟厲之厄又有一種丸藥用牛羊酥和青稞米粉刺麻如和圖克圖和圖什圖輩默唸經咒以手丸之如芝麻大儲於銅瓶供養佛座旁能治肝胃氣及外科諸證傾出數粒服之卽愈所可異者瓶丸傾出少許旋即長滿但不可瓶罄耳

明時賀蘭山未入版圖故玉器遠遜本朝錢塘汪師韓韓門綴學中詳載其說後與嘉禾陳子茂主簿同在虞山幕子茂爲乾嘉時詩人梅岑先生哲嗣曾官嘉峪關巡檢專管玉石稅凡上料石子色極白者內皆有璞用氈重包

橐駝負進者最爲上等次則用柳條編爲筐篚其色黑青不等皆山料賀蘭山有三河一產白玉一黑玉一青玉業此者名撈玉戶每年例應輸玉稅官爲經理稅銀頗有盈餘巡檢一年可得五六千金子茂承乏半年宦囊充實雖抱關末秩而竟作調劑美差例僅半載卽瓜代亦宦途中之異境也

少時讀田山蘊雲黔書有雞夔一物後見陳定生

貞慧

秋園雜佩及徐霞客

滇游記亦均載之刼前予游幕虞山於僧房中得嘗一鱗其形如地菌而特大色白煮熟與雞肉無異固知山靈毓秀凡山水佳處皆產之不獨滇黔絕無人跡處也惟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今歲生於此山麓明歲則無有且初出土時卽有牧童樵子採擷急售遲一日色香味俱變矣聞宜興春山亦生此物小僅如錢色如燕支經宿卽壞各竹茹余未嘗過

老友丁馥堂刺史，佛福州人，嘗餉我貢餘天生茶名水仙，活火石泉瀹之，名副其實，每瓶重一兩，直佛銀五錢，其茶纖細如繡花，鍼色香味俱備，洵上品也。又貢餘大柚子，瓢長大，祇八片子，小而少，味甜無渣滓，非今市肆中物可比。

砂壺至時，李四家尙矣。本朝鳴遠專製瓜果式，當世推爲絕作。然見千載一時，壺有觀止之歎。壺爲張叔未解元廷濟所藏，名人題咏極多，詳載順安小草。同時有吳槎客，著《有陽羨茗壺攷》、《桃溪客語》等書。

陳曼生司馬鴻壽，在嘉慶年間，官荆溪宰，適有良工楊彭年，善製砂壺，剏爲捏嘴，不用模子，雖隨意製成，亦有天然之致。一門眷屬並工，此技曼生爲之。題其居曰阿曼陀室，并畫十八壺式與之。其壺銘皆幕中友如江聽香、郭頻

迦高爽泉查梅史所作亦有曼生自爲之者銘字須乘泥半乾時用竹刀刻就然後上火雙款則倩幕中精有奏刀者加意鐫成若尋常貽人之壺每器祇二百四十文加工者價須三倍越三十年上海瞿子冶應紹欲燒沙壺倩鄧符生至陽羨監造子冶善蘭竹有詩書畫三絕之稱符生則善篆隸所製雖不逮曼壺然畱傳不多市中亦以之居奇云

砂壺既以宜興擅名銘文亦多有可取者如銚之制搏之工自我作非周種石銚苦而旨直其體公孫丞相甘如醴汲直月滿則虧置之座右以爲我規卻月此雲之腴喰之不癯橫雲勿輕襖褐其中有物傾之活活百衲蠲忿去渴眉壽無害合權宜春日彊飲吉春勝春何供供茶事誰云者兩丫髻古春光熊熊氣若虹朝闔闔乘清風飲虹井養不窮是以知汲古之功井闔以上

諸銘皆頻迦步青梅史及曼公自製曾見於彭年壺式圖中又有鈿合丁寧

改注茶經 鈿合一勺水八斗才引活活詞源來 覆斗飲之吉匏瓜無匹 瓜形

蟹眼鳴和以牛鐸清 牛鐸天茶星守東井占之吉得茗飲 井形煮白石泛綠

雲一瓢細酌邀桐君 一面畫石老曼銘頻迦書 合之則全偕壺公以延年 延年瓦笠蔭喝

茶去渴是一是二我佛無說 笠形作胡盧畫悅親戚之情話 胡盧 鴻漸於槃

飲食衍衍是爲桑苧翁之器垂名不刊 飛鴻延年 天雞鳴寶露盈天 雞斲天漿潤

渴墨 合斗時大彬手製砂壺余見過甚多僅記最佳者兩壺一刻黃金碾畔

綠塵飛碧玉甌中細濤起一則正面刻負耒而行道凍餒而守仁十字陰面

刻一耕夫攜一小兒長白鶴參仙藏

前塵夢影錄卷下終

